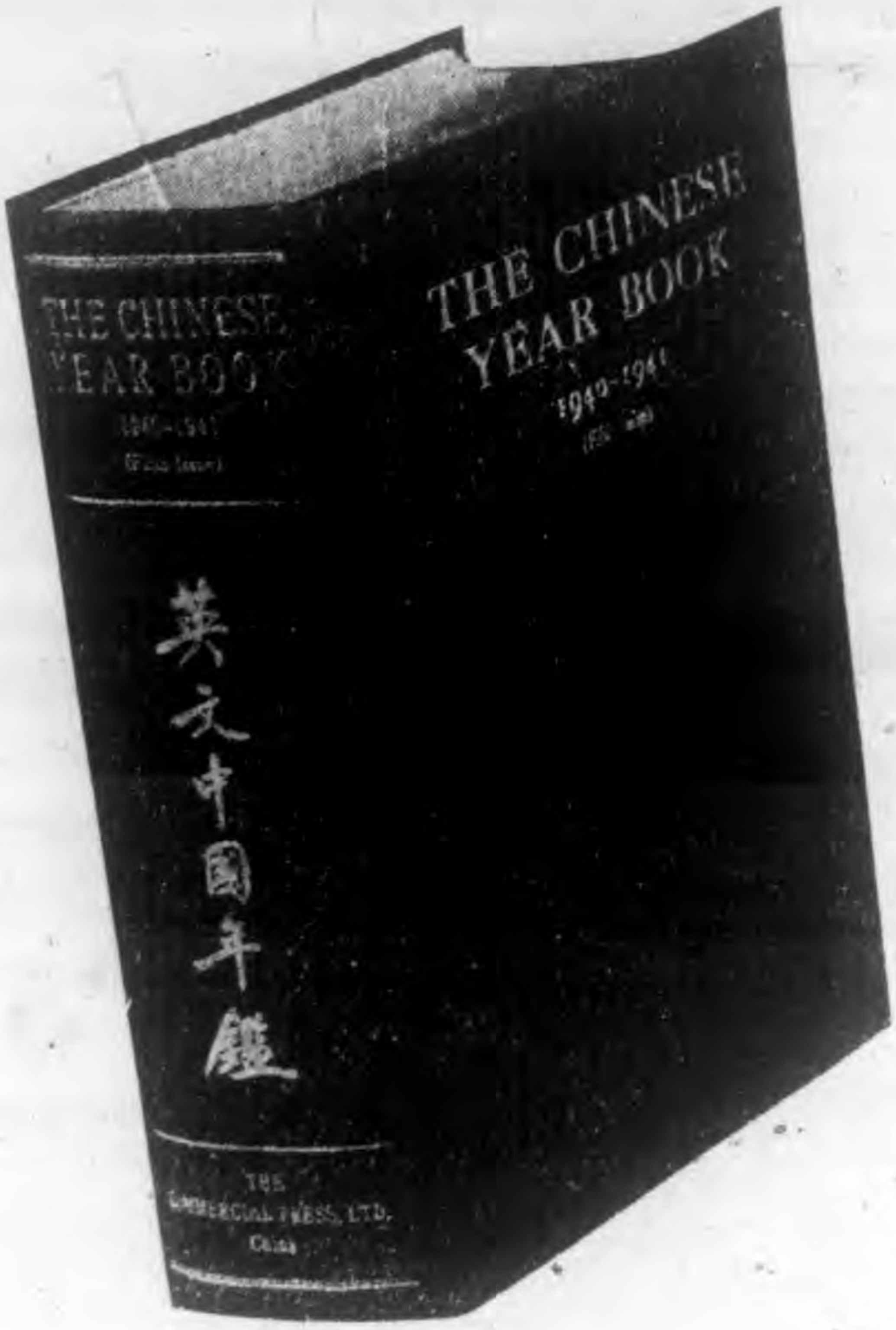
東方雜誌

第三十八卷
第六號



要目

黔北柞蠶事業的過去和現在 賀益文
廣東東江社會風俗概況 朗擎霄
美國援英與日本南進 關根郡平
近東政局中的英國和軸心 楊憶
華胄（文藝） 吳勉



英文

中國年鑑

第五回

（一九四〇—一九四一）

抗建史料之總匯

國際宣傳之利器

全書八百餘頁 精裝一厚冊 道林紙印

附英文中國地圖一大幅

正售特價每冊折實國幣三十元（六月十五日截止）

The Chinese Year Book, 1940-1941

CONTENTS

I. General Information
Geography
Astronomy
Climate
Population
History
Religion
The Chinese Entity
The Treaty Régime
The Japanese Problem
II. The Japanese War
Military Campaigns, 1937-38
Military Campaigns, 1939
Japanese Economic Offensive
Japanese Political Offensive
Conduct of Japanese as Warriors
Conduct of Japanese as Military Occupants
Conduct of Japanese as Strategists
Japanese Conduct Toward Third Powers
Japanese Conduct Towards Christian Missions
III. Wartime Government
Political Affairs
National and Local Government
Public Finance
War Economy
Foreign Trade
Communications and Transportation
Foreign Relations
Education
Public Health
War Relief
Industrial Coöperatives
General Appendix
Index

重慶邦交討論會編纂

商務印書館印行

商務印書館景印

元明善本叢書十種

全書出齊

最近出版一種列左

濟生拔粹

元杜思敬輯　元刊本

十九種十册

實售二十一元

此書爲元代杜思敬所輯。杜氏據張元素、張璧、李杲、王好古、羅天益諸氏原書，擇其尤切要者，分類節錄，以成此醫藥叢書。張氏父子精通醫術，名重當時，李杲、王好古並爲元素高弟，羅天益爲李杲晚年弟子，盡得其傳。元代大儒許衡嘗謂：「潔古之書，醫中之王道，」可知其原書在當時已極推崇。杜氏將其父子師弟所傳授及餘人之不相違戾者，加以整理去舍功夫，蒐羅藥方，引列論說，分析微細，洞達本原。杜氏固精於醫事者，其選輯大旨，謂「詳不至冗，簡不至略，不徇人言，不執己見，」可信其允愼之至。茲將此書所輯篇名列下：一、鍼經節要，二、潔古雲岐鍼法，三、竇太師先生流注賦，四、鍼經摘要，五、雲岐子脈法，六、潔古珍珠囊，七、醫學發明，八、脾胃論，九、潔古家珍，十、此事難知，十一、醫壘元戎，十二、陰證略例，十三、傷寒保命集類要，十四、癍論萃英，十五、保嬰集，十六、蘭室祕藏，十七、活法機要，十八、衛生寶鑑，十九、雜方

紀錄彙編

明沈節甫輯　陳于廷刊

一百廿二種七十六册

實售一百二十元　特價八折　三十年四月二十一日截止

節甫字以安，號錦宇，烏程人，嘉靖己未進士，官至工部左侍郎。明史藝文志雜家類，沈節甫紀錄彙編二百十六卷，與此合。是書刊於萬曆丁巳，所輯凡一百二十三種，均嘉靖以前明代君臣雜記，首爲明太祖至世宗之御製詩文，次爲明代諸帝政治之紀載，復次爲時賢之筆記雜著，皆足以廣見聞而怡心目。

前已出版八種列左

今獻彙言　三十九種　十册　明高鳴鳳輯刊　實售十八元

歷代小史　一百六種　三十二册　明李栻輯刊　實售五十二元五角

百陵學山　一百種　十四册　明王文祿輯刊　實售二十四元

古今逸史　五十五種　五十六册　明吳琯校刊　實售七十五元

子彙　二十四種　十二册　明周子義等輯刊　實售三十元

兩京遺編　十二種　二十二册　明胡維新輯刊　實售三十七元五角

夷門廣牘　一百七種　四十八册　明周履靖輯刊　實售一百二十元

鹽邑志林　四十一種　四十册　明樊維城輯刊　實售五十二元五角

每週新書

商務印書館發售

三十年第七週

二月十日

長生論（漢譯世界名著）

E. Metchnikoff: The Prolongation of Life. Optimistic Studies.

余小宋譯 一册 定價一元二角

特價八折 六月八日截止

著者麥奇尼可夫，係俄國著名生理學家，曾以發現生物體內白血球的抵抗細菌作用而得聲譽。晚年在巴黎巴士特學院專研究衰老問題，此書即完成於彼時。內容包含九編，詳述植物動物及人類一般衰老死亡現象，推究人類先期衰老死亡，是由於大腸太長，細菌毒害，發生腐敗作用所致；並由生理方面心理方面互相印證，說明人類在生命感覺發達完全時，總是懷抱樂觀的，其有傾向於悲觀者，是一種病理現象；更徵引許慮及其所著浮士德一書證明生命感覺的完成，必須得到相當的刺激。結論希望人類應用科學知識，講求衛生，享受應有的壽命。

十一日

廣告（實用商業叢書）

陸梅僧著 一册 定價一元

本書計分廣告的原理，廣告的製作，廣告的排列與印刷，廣告之登載，廣告的工作部份及廣告道德等六篇，凡三十四章，係根據作者歷年辦理廣告之經驗，參證歐美廣告原理，斟酌中國廣告實況及工作情形而寫成。內容趨重實際，使讀者閱後可以詳悉廣告之重要及實施之方法。

十二日

民族學研究集刊 第二期

中山文化教育館研究部民族問題研究室編 一册 定價二元

內容包含論文十五篇，其要目為張君俊著都城地位是否影響民族之盛衰，吳定良著人類面骨扁平度之研究，衛惠林著世界現代人種分類的研究，陶雲達著華歐混合血種——一個人類遺傳學的研究，潘光旦著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中的人口問題，葛君曼著我國瘧病之控制，歐陽翥著我國婚姻與優生制度之商榷，楊堃著民人學與民族學，周景俞著從人生哲學論述中國文化之形態，馬長壽著苗猺之起源神話等，末附近代我國民族學譯著目錄。

十三日

中國政府會計（立信會計叢書）

吳尊編著 一册 定價三元

特價八折 六月八日截止

本書根據現行法令並參酌最新學理編著而成，內容包含十一章，舉凡各級政府之預算、收支、會計、決算、審計事務及其程序，均有詳盡精審之論列。此外作者對於單位會計，復準諸現行法令，擬有各種不同之帳簿組織數則，以供參考，尤為本書特色。

十四日

陰離子分析法

趙廷炳著 一册 定價四角

定性分析化學，原分陽離子分析及陰離子分析兩部分。本書專述陰離子分析法，將較為普通的二十六種陰離子，依其鈣鹽、鋇鹽、鋅鹽、及銀鹽之溶解度不同，而系統地分成六組，依次詳論。所有採用各種分析方法及其相關之理論，概附註解以說明之。書中化學名詞，悉依據教育部所公布之化學命名原則。

十五日

戰時經濟問題 續集

中國經濟學社編 一册 定價三元五角

特價八折 六月八日截止

中國經濟學社所編之戰時經濟問題一書，其初集已由本館出版，此為續集，內容包含關於戰時經濟論文二十九篇，均為該社社員提交第十五屆年會宣讀者，依其性質，約分為經濟戰爭，經濟建設，農業金融，外匯統制，物價統制，地方財政，及稅務行政等七類。執筆者或為專門學者，或為各界領袖，本其研究所得，提供改進之方案，理論與實際並重。末附該社第十五屆年會紀錄。

立體幾何（中學各科綱要叢書）

陳獻生編 一册 定價三角

本書共分三章，將立體幾何學中之重要定理，一一為之說明。所載練習題除附提示外，並繪列精確之圖，使學者便於認清其間之關係。可供中學校及師範學校學生參考復習之用。

各書暫照定價加五成發售 內地另加運匯費 函購另加郵費掛號費、

每週新書

商務印書館發售

三十年第八週

中國音韻學研究（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編譯委員會特刊）

Bernhard Karlgren: É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

羅常培 趙元任 李方桂 譯　一冊　定價二十元

特價八折　六月十五日截止

二月十七日

原著是研究中國音韻的一部偉大的著作。內容共分四卷：第一卷是從中國的各種韻圖及反切來考定隋唐古音的系統，並且選擇了三千多字，列成字母表及韻母表來代表這個系統，作為調查方言的根據。第二卷是描寫現代中國各方言的音值，語音的辨審極精細，可作為普通語音學上極重要的參考書。第三卷是隋唐古音的擬測及其演變。他所擬定的音值大體上為中外學者所承認。第四卷是方言字彙，包含他自己所調查及所引用的方言上的材料（共有二十六種方言），依韻排列，每一類字在各方言中的演變，可一目瞭然。譯者趙羅李三位先生都是著名的語言學者，他們翻譯本書，不僅譯成了極其流暢極其貼切的漢文，並且改正了原有的錯誤，加入新的材料，改用國際音標注音，甚至重編了其中的一部份，前後經營，達五年之久，實為我國近年一個極有價值的譯書工作。

莉娜及其他（漢譯世界名著）

Rousseau, Froebel & Xenophon: Educational Stories

傅任敢譯　一冊　定價八角

十八日

書中包含三篇教育文藝作品。第一篇是盧騷所作 Julie 的節譯，第二篇所譯 How Lina Learned to Write and Read 是福祿貝爾所著 Pedagogics of the Kindergarten 的一章。這兩篇都是同論家庭教育的。第三篇譯自色諾芬所著 Education of Cyrus。原書是一本希臘長篇政治小說，關於教育的部份，主張用一種斯巴達式的教育去代替以前的雅典教育，在本譯中可見其理想的端倪。

因明入正理論摸象

王季同著　一冊　定價四角

簡易空氣動力學

A. Klemin: Simplified Aerodynamics

王遽新譯　一冊　定價一元五角

十九日

著者曾在蘇州覺社主講因明入正理論，此編蓋就其講稿加以補充整理而成。其見解頗有與古今諸疏不盡同處，且多就因明與西洋論理學相比較，故別稱本編為「東西洋論理學之比較研究」焉。

內容共分十九章，首論空氣與大氣之性質、流線流及白諾禮氏定律，次述飛行之基本原理、飛機性能之基本計算法、飛機力學綱要、及橫方縱方安定性，最後論變翼機之空氣動力學與飛機各部之阻力。說明力求淺顯，其目的專供一般從未學習航空而熱心航空技術及飛行事業之青年入門時閱讀之用。書內插圖二百餘幅均經譯者重新繪過，較原書所載，尤為清晰。

日出（英譯本） The Sunrise

何永佶英譯　一冊　定價二元五角

特價八折　六月十五日截止

二十日

這一部諷刺社會暗示將來的四幕劇，是曹禺先生最成功的作品之一，在中國的新劇壇上佔有崇高的地位。現經何先生譯為英文，除對原作力求忠實外，譯筆亦極流麗。從此，這一部可以看做代表作的中國新劇本不難和世人發生更廣泛的接觸了。

上海工業化研究（中山文化教育館研究叢書）

劉大鈞著　五冊　定價叁元

廿一日

民國二十年及二十二年，中國經濟學社及其他合作機關曾兩度舉辦上海工業調查。本書即據此兩度調查資料及數年研究之所得，編著而成。正文部份除緒論與結論外，分述上海工業發展之過程特點，上海之勞工，上海工業化的經濟影響與社會影響；附錄部份備載兩度上海工業調查之詳細統計及歷次調查之說明。全書就原始材料加以研究，事實與理論並重，洵為研究上海以至中國工業發展情形者最有價值之參考書。

英文中國年鑑（第五回）

The Chinese Year Book, Fifth Issue, 1940-1941

重慶邦交討論會編　一冊　定價廿五元

特價八折　六月十五日截止

物價論（文史叢書）

楊蔚著　一冊　定價七角

廿二日

本年鑑第五回和前一回（一九三八—三九）可說同是戰時專號。在取材上，這兩回是相互銜接的；而在編制上，第五回則改分為一般國勢、抗日戰爭、戰時政治三大部，更便檢閱。正文凡廿九篇，均取材於直接的來源，由各專家分別撰述。全書八百餘頁，道林紙精印，另附英文中國地圖一大幅。可以看做年來抗戰建國各方面的實錄，亦為增進國際理解的利器。

本書根據事實，追求真理，力避空泛之理論，並介紹研究物價學之簡易方法。書中羅列之材料，力求適合我國之實際情形。讀者手此一書，不但對物價一科有概略之認識，且可作為研究物價問題之津梁。

各書暫照定價加五成發售　內地另加運費匯費　函購另加郵費掛號費

東方雜誌

第三十八卷第六號
民國三十年三月十六日發行

東方論壇

泰越和平後的日本外交動向……張明養（一）
巴爾幹變局與歐戰新形勢……吳澤炎（三）
中國歷史走到了西洋歷史的前頭……羅夢冊（五）
黔北柞蠶事業的過去和現在……賀益文（一五）
廣東東江社會風俗概況……朗擎霄（二〇）
讀葛雷氏(R.Gray)法律定義後……沈玉清（二八）
法國東方學之亞洲古代地理學……顏虛心（三二）

現代史料

蔣委員長新生活運動七週年紀念廣播演詞……君珠（四一）
進退失據的松岡外交……運公（四五）
軸心兩獨裁的吼聲……璇珩（四六）
山雨欲來之巴爾幹……璇珩（四八）
美總統代表寇里來華……運公（四九）
世界小諷刺……（四二）
時事日誌……（五〇）
世界各國著名雜誌論文摘要
近東政局中的英國和軸心……楊憶（五一）
美國援英和日本南進……關根郡平（五二）

文藝

華胄……吳勉（五五）

關於戰時經濟之新著

國防經濟論　一册　定價二元四角

董問樵著　國防經濟學爲二十世紀民族生存之眞理，在目前尙係一正在長成之科學。此書由董問樵博士本其十餘年來之留歐研究及國內之實證經驗著述而成。內容於上下編中，分國防經濟爲靜態與動態二大部份：上編敍述現代戰爭與國防之方式，國防經濟之本質及其基本原則，國防經濟政策之要點，及國防經濟學之成立；下編則敍述國防經濟之四階級，卽經濟的戰爭準備，經濟動員，戰時經濟，及經濟復原。本書在方法上別尋蹊徑，在基本原則上有獨創之發現，且完成一嚴整之理論體系，有助於國防經濟學之發展。

中國戰時經濟政策　一册　定價九角

曹貫一著　本書共分十三章：首三章就戰時經濟政策的意義、必要、原則、執行機構、與我國戰時經濟政策的特徵等分別說明，爲一種原理的討究；其次十章則就財政、金融、工業、商業、農業、交通、勞動、消費節約、難民生產與淪陷區的經濟政策等詳加論述，爲一種具體的方案，以指示我國戰時應採的經濟政策。

戰時經濟建設（文史叢書）　一册　定價五角

高叔康著　本書旨在提倡建設後方經濟，爲長期抗戰的經濟基礎。並指明建設的方法，在確立計畫經濟體系，用政治力量，創造精神，完成中國工業化；尤須注重於軍需工業的建立，西南和西北的開發，工業之資本與技術問題的解決。

中日戰爭與中國經濟	任啓元著	.九〇
戰時經濟問題	中國經濟學社編	三.〇〇
戰時經濟思想（戰時經濟叢書）	陳允文編譯	.二〇
經濟動員與統制經濟（國民經濟研究所叢書）	劉大鈞著	.八〇
英國工業的戰爭經濟（戰時經濟叢書）	Nomermann著　楊樹人譯	.三五
戰時財政與統制經濟	高漢螢著	一.二〇
抗戰與財政金融（抗戰小叢書）	周震文等著	.二〇
戰爭與財政（戰時經濟叢書）	Pantlen著　楊樹人譯	.三〇
中國的新貨幣政策（國立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叢刊）	余捷瓊著	一.八〇
中國之新貨幣制度（銀行學會業務叢書）	林維英著　朱義析譯	一.二〇
穩定貨幣運動史（漢譯世界名著）	Fisher著　譚秉文譯	一.八〇
法幣講話	馬成著	.七〇
中國貨幣問題（國際時事問題叢書）	華溪光著	.三〇
中國經濟建設	高廷梓著	.八〇
合作與經濟建設（文史叢書）	章元善著	.五〇
工業合作救國論	艾黎著　黃雪樓譯	.三〇
外人在華投資論（經濟叢書）	Remer著　蔣學楷等譯	二.七〇
中國工業化的途徑（文史叢書）	吳景超著	.二五
中國工業資本問題（文史叢書）	方顯廷著	.三五
抗戰與民族工業（抗戰小叢書）	楊智著	.三〇

◆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

泰越和平恢復後的日本外交動向

張明養

在東京舉行的泰越和平談判，雖歷時數週，波折迭起，但在日本的高壓下，維希政府終於接受了割地的屈辱條件，二國和平條約不久即可簽訂，從此打了二個多月的泰越戰爭就可結束了。

泰越糾紛雖可因東京和平協定而獲得暫時解決，但是西南太平洋的局勢卻反因此而更緊張起來。當日本出面調停泰越戰爭時，對太平洋有關的各國就看出了日本的野心所在，因此美國增強遠東海空軍力量，重申去年撤退僑民勸告，英國也派澳洲軍隊增防馬來，採取各種備戰步驟。現在日本干涉泰越戰爭成功，自可進一步實行他的企圖，而引起了英美更大的戒懼。因爲在這次和平談判中，日本既用壓力迫脅越南接受調解條件，將大部土地割讓泰國，而同時河內海防以及西貢等地已早在日本軍事勢力控制之下，此後日本又必將向越南提出更多更兇的要求，法國不得不與以接受，這樣越南不久即將全在日本控制之下。至於泰國，它此次所以能夠獲得勝利，全賴日本的力量，日本人是最小氣不過的，他絕不會幫了人而不索取代價，何況他此次挑起泰越戰爭早就存了混水摸魚的念頭？在過去十年間，日本在泰國的勢力已有很大的發展，這次和平條約成立後，泰國新獲得之領土中的經濟利益，據說已經答允日本佔優先權。至於政治與軍事方面的要求，現雖沒有具體接洽，不過我們可以想像得到，日本絕不會客氣，泰國也無法吝嗇，結果泰國也必會像越南一樣的成了日本帝國主義的外府。這個形勢的發展，自然使英美在遠東的利益遭受空前嚴重的威脅，因爲日本帝國主義已獲得更重要更近便的南進根據地了。所以，泰越衝突雖然解決，而太平洋形勢卻反而更加緊張起來。

現在日本在獲得泰越的南進根據地後，必將作更進一步的南侵，進攻荷印新加坡等地，那是必然的事，不過他將在怎樣的時機發動這個攻勢呢？這有二種說法，一種是德國在歐洲發動春季攻勢時，日本也就在遠東發動，響應德國的行動，分別打擊英國的力量。另一種是說在德國發動春季攻勢並佔得很大的優勢以後，日本纔乘機下手。就目前日本的政策說，前一種的可能性很小，因爲它是不敢作這樣大的冒險的。後一種的可能性當然最大，不過現在希特勒的攻勢還不會發動，即使發動了，以後發展的形勢如何，也非一時所能決定。所以日本帝國主

義之進一步的南侵計劃雖早已決定，但是實行的時機實還沒有到臨，太平洋的形勢雖然一天天的緊張起來，但還不會在短時期內爆發正面戰爭。

在這樣的情形下，日本帝國主義目前的主要企圖還是着重於解決中國問題。蔣委員長在第二屆參政會第一次會議中曾說過「敵人因侵華失敗，天天想利用歐戰來完成侵略迷夢，最近敵人着着南進，我們更須警覺敵人的南進不過是一種手段，而滅華實在是他的目標；而且在他南進之初，必定對我們有一個最後的攻勢。所以侵華與南進是一件事，不是二件事。」近來有很多人估計日本一定向南急進，與英美發生直接衝突，而將中國事件放在後面，因此就可鬆懈了自力更生的抗戰工作，他們看了蔣委員長這段話，一定會知道過去的估計是錯了。

在日本以南進為手段以滅華為目的的認識之下，我們祇有再接再厲的抗戰下去，團結全國的力量，改進政治的機構，加強經濟的基礎，以達到蔣委員長在參政會中所說之「抗戰必須爭取最後勝利」的目的。

二月五日

巴爾幹變局和歐戰新形勢

吳澤炎

自從第一次大戰失敗以後，德國的軍部在創深痛鉅之餘，便以非常堅決的態度反對此後德國參加有兩線同時作戰可能的戰事。當自希特勒以下的國社黨人窮辭典上所有醜惡的名詞對蘇聯的當軸大肆攻擊之時，德國的軍部卻靜悄悄的布置着德蘇在軍事上可能的合作。這並非說以地主階級為骨幹的德國軍部對赤色的共產主義有什麼厚愛，它祇是為了軍事的理由準備在對西歐國家的未來大戰之時，可以取得蘇聯積極的合作，至少希望蘇聯採取善意的或嚴格的中立，唯如此然後可以把軍部視為蘊藏最大危險性的陰影——兩線同時作戰，一舉而廓清。就是希特勒自己，早在一九三三年登台以前，甚至早在一九二四年蘭茲堡要塞(Landsberg)的獄中，便大聲疾呼抨斥兩線同時作戰的非計，在他的我的奮鬪中，這類的表示不一而足。不過他與軍部所不同者，至少在一九三九年八月德蘇不侵犯協定簽訂以前，他的進攻的目標是蘇聯，並屢次以進攻蘇聯為換取西歐國家友誼合作的甘餌，反之，德國軍部從軍事的觀點認為德國的大敵在於西歐國家，而不在於蘇聯，等到西歐國家就範以後，對蘇聯便可以予取予求，為所欲為。俄國的當軸雖已由尼古拉斯沙皇而轉移至史太林『同志』，但這種政權的轉移，似乎並未曾改變以保守著名的德國軍部對俄國軍力的傳統的輕視，也未曾根本取消它重演坦能堡會戰(Battle of Tannenberg)的自信。

第二次歐戰的爆發，一時德國雖又有兩線同時作戰的危險，但由於對波蘭閃電進擊的成功，而同時聯軍統帥甘茂林(Gamelin)深信：一、防守的武器較進攻的武器優於發揮性能，二、德軍不能攻破法國的堅強陣地，和三、戰爭必為消耗性的長期戰，聯軍儘可從容不迫坐待敵

人的困敝（見美國外交季刊吉勞特著甘茂林論 Andre Geraud, Gamelin; Foreign Affairs Quarterly, Jan. 1941）按兵不進，遂使德國一舉擊潰波蘭以後，完全解除兩面同時作戰的威脅，得以全力向民主國家作正面的對壘。德國在西線戰爭中所以能實現空前的成功者，與它的集中全力在一線作戰，顯然有極密切的相關關係。

這一個事實，即集中全力在一線作戰，於德國最爲有利，可以解釋爲什麼一個素來以歐洲火藥庫著稱的巴爾幹半島，雖在戰事爆發以後，仍得在風聲鶴唳之下，勉强維持其殘缺不全的和平，而不受戰禍的荼毒。直至法國崩潰止，聯軍國家根本並無在西線以外發動攻勢的決心和意志。近東總司令魏剛 (M. Weygand) 雖在敍里亞集中五十萬左右的大軍，並且一再向統帥甘茂林條陳，要求在巴爾幹方面造成第二個戰場，以直搗德國的後背。不過所有魏剛的建議，都給甘茂林以及聯軍最高軍事會議否決了。反之德國方面，位於歐洲大陸的中心，換言之，它處於內線作戰的天然優勢，它正在以日爾曼民族特色的澈底性，準備對法國作一次閃電的有決定全局性的打擊，它不願而且唯恐巴爾幹方面有任何的騷動，以至破壞作戰的全盤計劃。所以在法國崩潰前，德國一再宣布願意保全巴爾幹的現狀，表示並無侵略意圖者，正是出於這一種深謀遠慮的結果。而意大利之所以遲遲參戰，雖則因素非常複雜，包括黑衣首相的企圖實現「廉價的和平」，意大利的貧乏和準備不足等等，但德國之不願因意大利之參戰而使整個巴爾幹發生危機，無疑是重要的因素之一。在這種種條件交流合輳之下，於是巴爾幹半島纔算得苟延殘喘，倖免於迫在眉睫的戰禍的波及。

但自從意大利加入戰局和法國崩潰以後，這種形勢漸漸的發生變化了。就大體而言，德國是仍願意保持巴爾幹的現局的，它需要以全力來應付英國，同時在英國方面，雖已深切認識開闢第二個戰場在戰略上有極大的優點，但在英國本部有受侵略的威脅之虞之時，在飛機的生產尚未能迎頭趕出德國以前，要組織龐大的遠征軍，擔負敵前登陸的艱難工作，至少在目前是英國所不願的事。去年那維克(Narvik)之役英軍遠征隊的失敗，已經給了英國軍事當局以嚴重的教訓了。可是這一種巴爾幹半島的夾縫形勢，卻成了墨索里尼心目中意大利乘機漁利的黃金機會，於是他發動了去年十月二十八日向希臘進攻一事，這是使巴爾幹半島趨向戰爭的第一步。可是墨索里尼所不會考慮到的，是希臘居然敢挺身起來抵抗，而且抵抗得異常英勇，不特使意大利全無便宜可占，而且損兵折馬，損失重大；同時英國卻劍及履及，即刻予希臘以經濟上及軍事上的支持，尤其是英軍在希臘克里特島 (Crete) 的建立海軍根據地，更使英國在東地中海取得絕對的優勢。這一種因意大利侵略希臘而起的戰局的劇變，就對德國的影響而言，德國既不能坐視其軸心夥伴的崩潰，它就不能不在軍事上加緊援助意大利；爲了達到這一點，就不能不放棄過去一線作戰的優越地位，而在巴爾幹方面展開新的攻勢。等到德國有意擴張戰事以後，於是巴爾幹半島便無可避免的牽入戰事的漩渦了，或者說不免於爲德國所「和平佔領」，羅馬尼亞和布加里亞的相繼而被迫加入軸心，正是德國在巴爾幹半島發動攻勢的一貫表現。

巴爾幹半島目前碩果僅存的國家，現在祇剩了南斯拉夫、希臘和與巴爾幹國家關係綦切的土耳其三國了。這些國家的前途將如何呢？大體而言，他們也正如那些在這次歐戰之中遭淪亡之痛的各小國一樣，完全受恐怖和自私兩種心理動機的支配。除了希臘以外，所有這些小國，爲了恐怖，或爲了貪求目前苟安殘局的自利心，所以墨守着虛僞的中立，主觀上雖祈求民主國家的勝利，但在客觀上，他們的中立不啻直接幫助、至少便利了軸心國家勢力的擴張。軸心國家勢力愈擴張，他們的恐怖程度愈增加，而抵抗的勇氣愈消失，結果遂爲軸心所乘，不費大力，一一擊破。要是在歐戰一爆發，所有目前這些已淪亡的國家，包括丹麥、諾威、荷蘭、比利時、羅馬尼亞、和布加里亞和目前正處於岌岌形勢之下的南斯拉夫、土耳其、希臘能夠聯合爲一條堅強的陣線，和英法比肩作戰，那麼戰爭的結果當然決不會與目前的悲慘狀況相同。合則強，分則弱，這是物理，也是政理，各小國的政治當局，未始見不及此，但爲了那種獨善其身的自私心，把憑常識和邏輯歸納而能得的眞理，輕輕的放過了。目前的南斯拉夫、土耳其以至於希臘，是否能認識過去慘痛的經驗，能加緊團結，作合力的抵抗，由這一個答案可以決定巴爾幹今後局勢的演變。不過從目前各方面的跡象看來，尤其是在南斯拉夫，接受『和平佔領』的可能性要遠超過武裝的抵抗。一個長期處於侵略者陰影下的國家，要挺立起來抵抗強敵，原是不容易的，它需要最偉大、最高潔、最剛毅的精神力量。從歐洲的事例中，也可以看出中國的抗戰，在古今中外的歷史上是何等的難能可貴。

巴爾幹的新局勢，尤其是如果南斯拉夫亦將繼羅馬尼亞、布加里亞而俯首帖耳聽任德國的和平佔領；或者希臘將因軸心的高度壓力，也如同英勇抗戰的芬蘭一樣，不得不接受爲國內志士仁人所椎心泣血的屈辱和平，那麼至少在表面上，在短時間內是有利於德國的。不過從另一方面看來，在東地中海受英國支配的現狀之下，德國勢力的向巴爾幹半島的突進，就軍略上言，德國無異接受了它所深爲不願的兩面作戰的陰影，也就是等於由內線作戰的天然優勢轉至於戰線遼長的，處處有受攻擊之虞的外線作戰。我們固然不必如美國名女記者湯柏森女士那樣的樂觀，認爲德國新秩序的失敗早已命定，而且自戰事爆發以來，德國已經着着失敗（見 Dorothy Thompson, Hitler's Lost War, The Hongkong Sunday Herald, Mar. 2, 1941）但至少這一類的進展，並不足改變目前戰局的基本形勢，卻是一件很明白的事實。這一個基本形勢便是一個以大陸爲根據的陸權國家和一個以海洋爲根據的海權國家的正面決戰。巴爾幹的新變局，與其說爲德國錦上添花，毋寧說是畫蛇添足；而這一種蛇足，說不定會成爲第三帝國的致命弱點，好像希臘神話中的阿基利士的足踵一樣 (Achilles' Heel)。

中國歷史走到了西洋歷史的前頭

羅夢册

約在一年以前，也就是一九三九年行將告盡，一九四〇年就要開始的時候，筆者曾深切地感觸到久經雌伏之東方，或可說雌伏百年之東方國際政治，在當時，（中國之抗日解放戰爭行進到三十個月的當頭）已開始顯現出有點異樣，有點動有點要動的傾向。因而就寫了一篇題爲中國勝利就是東方歷史和文化的勝利的文章，（載在去年東方雜誌的第五期）以提示並迎接這個嶄新的東方新形勢的到來。經過一年的時光，當一九四〇年行將告盡，一九四一年就要開始的時候，也就是中國之抗日解放戰爭滿達四十又二月的當頭，一個代表東方歷史和文化之新時代動態的動，或可說代表東方諸民族之政治的新時代動態之動的東方文化協會，就正式的成立於中國之戰時的首都重慶。東方文化協會今日之正式的成立於重慶，自然不全是由於筆者之一篇文章的倡導之功，或者是和該文並無什麼關係？但是由於東方文化協會之由今日中韓越緬等東方諸民族之共同的時代意志和要求而活潑生動的出現於中國之戰時首都，已可正確的說明筆者在一年以前所感到和所說到的，的確是眞實事實之前兆。

在拙著中國勝利就是東方歷史和文化的勝利一文中，筆者曾鄭重的提出「東方世界與中國之世界主義」「東方世界和西方世界的相遇」等歷史事實，並根據此等歷史事實，說明在中國之傳統的世界主義的執行下，古代的中國，中古的中國和近古的中國同東方諸民族所發生之提攜扶助與息息相關的休戚關係，因而得到中國勝利就是東方歷史和文化的勝利，東方歷史和文化的勝利就是東方諸兄弟之國的共同勝利的結論。也自然無怪東方諸兄弟之國，如韓鮮、緬甸、越南、印度甚至土耳其之懇切的關懷着中國的抗戰和中國的勝利了。

該文發表之後，意有未盡，很想再跟蹤下去，進而更深一層地去研究中國何以會不同西方的古今大國和現世列強一樣，不採取狹隘的民族主義，不走侵略和征服的路線，反而「遺世而獨立」地採取了寬大的世界主義，堅持着「四海爲家」的傳統和「世界大同」的懷抱，因而又寫成了這篇題爲中國歷史走到了西洋歷史的前頭的論文。我企求在這一篇學術論文中，能夠力避政治的偏見和感情，純以學術的討論作立場，對於以上所提出的問題，作一個純學術性的解答。今爲祝賀東方文化協會在重慶之正式成立，謹將此文寫出，我希望愛好學術和愛好眞理的東方學者和西方學者們能給我以補充和指教。

一　東方是東方與西方是西方

中國和中國史在政治方面所獨特具有的世界性，是已經由我們在拙著中國勝利就是東方歷史和文化的勝利的論文中鄭重地提出和客觀的討論了；在此間不再重述。如果我們能夠進而把中國史同西洋史放在一起，作一個高空的瞰眺和全面地研讀的話，不但我們將會爲中國和中國史在政治方面所獨特具有的世界性找到豐富而有力的傍證，而且我們也將會更擴大而廣泛地發現中西兩大人羣所營的生活方式，社會形態和文化情調，亦在在地表現着截然不同的風習和內容。然後，再從這種截然不同之風格和內容的深處反而求之，很容易地省悟到分別推動中西歷史車輪前進者的人格根本不同。

中西兩大人羣所營的生活方式，社會形態，和文化情調之截然不同的風格和內容，是隨便舉幾個眼前的實例，就可將她們加以說明的。

例如先就文學和藝術來講吧。中國詩歌之初期的成就，即是抒寫性靈

和抒洩情感的抒情詩歌的匯流;以後更是如此,且於有意無意間流露着非戰的思想。西洋詩歌的初作,大部是崇拜英雄和詠歌戰爭的敘事的史詩;且代代有此類的作品,有意無意地頌歌戰爭。同時,中國的藝術,似是起源於山水風情的鑑賞和對於大自然的愛慕。而西洋的藝術,卻似起源於英雄美人的肉體的崇拜,和戰爭的描寫。

他若在日常生活方面,亦各表現其不同的旨趣;當西洋人正在啖生肉,飲乳酪,狂舞高歌的時候;中國人卻相反的偏愛食蔬食,品淡茶,緩步清歌以自享。同時,當西洋人著短裝,登革履,斷髮短鬚,表現精神的時候,中國人卻又相反地披長袍,踏絲履,長髮修髯,以示風雅和安閒。西洋人講鍛鍊,泅泳滑冰度冬夏;中國人講攝生,種菜澆花樂春秋。西洋人的日常生活以動為本位,以靜為例外;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以靜為本位,以動為例外。就生活的大範疇講,中國人愛大陸,以大陸為生息的天地;西洋人愛海洋,以海洋為活動的世界。同時,就生活的小範疇講,中國人愛田園,以田園為身心休暇的處所,西洋人喜都市,以都市為智勇競爭的場所。

講到哲學,政治和宗教,中國人和西洋人更是各自走着各自的方向:中國的哲學,可以說是「維情」的哲學,哲學的最高境界,是「物我相忘,人我相安;」西洋的哲學,可以說是「維理」的哲學,哲學的最後成就是「物我對立,真理發現。」中國的政治,可以說是「靜態」的政治,政治的終極理想,是「無為而治」「與民休息;」西洋的政治,可以說是「動態」的政治,政治的最高目標,是「國家萬能,」逼人效命。同時,中國人,可以說是輕宗教的人民,中國人的宗教觀念極淡薄,宗教生活也極自由;流行於中土的宗教是解脫的宗教,中國人接受了東方教主的告誡,了悟到「生之苦,」從事於從生活中求得解脫。西洋人,可以說是重宗教的人民,西洋人的宗教觀念極濃厚,宗教生活也極嚴格;盛大於西方的宗教是生活的宗教,西洋人接受西方教主的啟示,憧憬着「生之樂,」努力於從生活中獲得生命。

最後,說到中國人所營之倫理的,社會的和政治的組織,是以家族為中心和起點,跨過了國家,而達於天下,也正可以和西洋人所營之倫理的,社會的和政治的組織,是以個人為中心和起點,走到了國家,而且終止於國家作對照。

諸如上述的實例,真是俯拾皆是,取用不盡。因之,就有人提出歸納的結論:有人說,西方的文化,是「力」的文化,是征服自然的文化;中國的或東方的文化是「情」的文化,是和自然融洽,或放任自然的文化。也有人說,西方的文化是「動」的文化;中國的或東方的文化是「靜」的文化。因之,也就有人更肯定的釋說:「東方是東方;西方是西方」了。固然,當英國的反動詩人吉布林(Kipling)說這話的時候,含有輕蔑東方的意識,是應該譴責的。但若拋開了吉布林之反動的優越感,「東方是東方」與「西方是西方」等兩句話之所以能夠成為世界的名語,也自有他可以成立的道理。

我們現在拿中國和西方作對比,無疑地是含有以中國代表了東方,以歐洲代表了西方的涵義。這當然不是僅僅地為了中國所佔有的人口與方域和歐洲相等之故,而是因為中國和歐洲乃兩個各自具有其完整的文化體系和完整的歷史體系的世界。同時她們又是兩個完整無缺而且互相獨立的文化區域。從大處着眼,自然韓國、泰國、緬甸、越南和日本都包括在大中國之文化區內。我們決不是故意地認為西亞無人,土耳其無人,印度無人,阿拉伯無人,也決不是故意地忽視近東古文明的老家,那一個歐亞非三陸相會之地。關於這一方地區在促進世界文明之政治,宗教和科學上的成就與貢獻,自不應隨便掩抹,得功夫當另為專論一論。但不幸建立在這一坐地帶之上的古今不同的王國和帝國的興亡來去太大了,也太頻繁了。一部近東史和一部印度史,只是一串大小毀滅和大小被征服的故事。她們所經由的毀滅和破壞,多於她們所成就的建設和發展。她們既不能夠成色十足的代表東方,也不夠成色十足地代表西方,更沒有一個獨立而永續的歷史體系環顧全世,如欲將一切不同體系的不同人羣之歷史的,政治的和文化的活動作一個有系統的對比的話,也只有來請教中國和歐洲這兩戶人家了。

西洋人把她們自己的歐洲稱為一個世界,另外把她們向東來的路上的不同的地區分作為近東中東和遠東,自是一個很牽強的稱呼。嚴格的講,如果歐洲是一個世界,東亞大陸更是一個世界。以中國代表東方,也是西洋學者們所公認的事實。

二　東方何以是東方與西方何以是西方

講過了中國和中國史在政治方面所獨特具有的世界性，講過了中國和西方之生活方式，社會形態，以及文化情調的不同，也可以說是講過了「東方是東方與西方是西方」以後，問題似乎是仍然不算完；不但不算完，她偏要逼迫着我們不能不進而去探求「東方何以是東方與西方何以是西方」的所在了。

要說明這一樁「東方何以是東方與西方何以是西方」之重要而複雜的歷史公案，自然不是一件不經嚴密的思考或不加審慎的研究，即可提供出答案的易事。一般的東西學者，多喜歡談說東方和西方是如何的不同：從東西文化的不同，說到東西哲學的不同；或者是從東西哲學的不同，說到東西政治的不同。縱然他們所說的全對了，他們所說的，也不過如我們在前節所已講過的一樣，只是說到了一個如何不同的 How，而未曾說到一個為什麼不同的 Why。為追求這一個為什麼的 Why 字的所在，也可以說是為了速求這個重大的歷史課題之能獲得一個完徹的解答或解決，我們自不能不再作進一步兩步或三步的思考和研究。

根據我們進一步兩步或三步的思考和研究的結果，我卻覺得這樁重大的歷史公案的核心的解釋之所在，是：東西兩大人羣因自然環境的不同和他們的歷史的遭遇的各異，以致東西兩大社會之所由締造的社會動力的所在，或可說那創造，支配和推動東西歷史的中心力量的所在，亦即隨之而不同。除了他們在人類社會之一般的歷史之發展上還能守着共同之大的步趨外，他們在文化上，哲學上和政治上所作之個別的活動，表現與成就，也就隨之而各異了。我們固不同意單純的地理史觀論，然而卻不能不承認地理環境對於人類社會的發展有絕大的影響。蘇聯的社會學學者柯金(M. Kokmh)先生說得好：「人類共同和自然界鬪爭的過程就是社會生活之基本內容；地理環境對於人類社會的發展有絕大的影響。固然不是直接發生影響，而是『通過在她的影響之下發生的經濟關係』。」站在學術研究的立場上來說話，我們固不應太任我們的思想跑野馬，但卻不妨大膽地打破一切傳統的束縛，從上述的論據的據點深入，發掘到所謂 Why 字的所在，來一個賦有建設性的理論或學說之建設的嘗試。自然，這一個賦有建設性的理論或學說之建設工程的第一步，即是我們必須直接了當地指出並說明在不同之「經濟關係」的反映下，那創造與促進東西文化者和組織與支配東西社會者的「人格」根本不同。

在中國，我們可以說，創造文化者是農夫 (Farmers)，促進文化者是農夫 (Farmers)，傳播文化者是農夫 (Farmers)，而支配文化者仍是農夫 (Farmers)。同時，中國社會之組成者是農夫 (Farmers)，中國社會之管理和保衛者是農夫 (Farmers)，而中國社會之破壞和改革者還是農夫 (Farmers)。反之，在西洋，我們可以說，創造文化者雖是農夫 (Farmers)，但促進文化者是水手 (Sailors)，傳播文化者是水手 (Sailors)，而支配文化者更是水手 (Sailors)。同時，西洋社會之下級組成者雖是農夫 (Farmers)，而西洋社會之上中級的統治者卻是水手 (Sailors)，西洋社會的保衛者是水手 (Sailors)，西洋社會之破壞和改革者更是水手 (Sailors)。——自然，在這裏，我們所使用的水手 (Sailors) 這個名詞，不是極狹義地專指那生於舟中，死於舟中，來自海洋，去向海洋之古海盜式的族氏而言，而是廣泛地將那一些大規模的來自海洋，侵入陸島或來自陸島，侵入海洋或水陸兩侵而兩棲的野蠻部族都包括在內。所以 Sailors 一字實含有 Sailor-Hunter-Nomades 之複合的涵義。

根據以上的論列，如果我們不嫌來一個新創立的學術語對於一般人太生冷的話，我們似已不妨即於此地更直接了當地向世人宣告：「一部中國史是一部農夫 (Farmers) 的活動史；一部西洋史是一部水手 (Sailors) 的活動史。」假如我們願意把辭句修飾得更週到一點的話，我們不妨說：「一部中國史是一部由內在的改革和革命走向自我循序發展的歷史；一部西洋史是一部由外來的壞破和征服，屢退步而屢躍進的歷史。」

明白了「一部中國史是一部農夫的活動史；一部西洋史是一部水手的活動史。」或可說明白了「一部中國史是一部由內在的改革和革命走

向自我循序發展的歷史；一部西洋史是一部由外來的破壞和征服，屢退步而屢躍進的歷史。」我們似已把握了中西歷史的鎖鑰，體認到中西歷史的神髓，自不難左右逢源似地了解了西洋文化爲什麼會被人稱爲「力」的文化或「動」的文化，中國的或東方的文化又爲什麼會被人稱爲「情」的文化或「靜」的文化。中西文化及其哲學和中西哲學及其政治何以會呈現着截然不同的風格與內容的道理。同時，我們也自可輕而易舉地來說明在中國的政治哲學和政治實踐的領域內何以會呈現着強烈的世界主義的意向了。

卽在下一章，我們就先來一個上述理論或學說之實踐應用的嘗試。

三　中西歷史與大陸海洋

一個農夫所採用的求生手段和一個水手所採用的求生手段是適然不同的。這是我們所熟知的事實。但除此之外，我們要應擴大地了解和進而知悉：由於一般的求生手段之適然的不同，他們所反映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意識也就因之而不同。換句話說，在不同的「經濟生活」的反映下，農夫和水手在文化的、哲學的、和政治的等廣大領域內所作的活動，表現和成就也就因彼此「人格」的不同而隨之各異了。

農夫是以自然爲友的，是和自然相安的，是重情的，是和平的，是泛愛的，是保守的，是好靜而不好動的。中國人之所以無往而不反映出農夫人格之趣味和本色者，正是因爲中國人的身心浸透於「田園經濟生活」之情調和色調之中的緣故。農夫的詩歌，自然是要喜愛性靈的抒寫和情感的抒洩，而不喜戰爭史詩的製作。農夫的藝術，也自然是很容易地會從那些和他們最接近之大自然的山水風情中獲得生命，而不會從那些和他們距離遙遠之英雄和美人的肉體上感到啓示。同時，中國人之喜歡食蔬食，飲淡茶，緩步淸歌以自享。自是道地的農夫之日常生活形態，當然他不喜啖生肉，飲乳酪，狂舞高歌之水手情調。田園爲農夫出沒的家鄉，中國人無怪愛田園。大陸爲農夫生息的天地，也無怪中國人愛大陸，農村和田野是寂靜的，和平的，自無怪生息於農村田野間的中國人，形成恬靜而和平的生活範疇。

基於「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和「推己及人」的農夫修養，當然要產生出「物我相忘，人我相安」的忠恕哲學。基於「敬鬼神而遠之」和「未知生，焉知死？」之農夫的現世主義，自然會產生輕宗教的習性。基於「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的農夫意識，自然是要產生出「無爲而治」的靜態政治。同時，基於「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和「四海之內，皆我兄弟」之農夫胸襟，也自然要產生出一個超部族，超國家的世界主義。

狹義的國家，對於農夫似是一個無利而有害的組織。國家可能給予人民以幸運逐求之海外冒險的機會，但農夫是安土重遷的；國家可能給予人民以掠奪財物之對外戰爭，但農夫於除卻必不得已之革命戰爭和自衞戰爭外，是反對戰爭的；國家可能給予人民以國外市場之取得和對外貿易與投資之安全，但農夫是輕視商業的；然而國家也可能的要給人民以重稅和兵役，這是農夫所最感頭痛的。所以在中國，人民之狹義的國家意識極薄弱，因而狹義的國家機構也極不完備。反之，農夫雖不需要一個狹義的國家，但卻需要一個比國家小的家族組織和一個比國家大的天下政治。家族制度能給他們一個社會生活，社會秩序和社會保險。天下政治能給他們一個充滿着廣泛的和平與自由之空氣的天地，讓他們自由的開發和耕耘。因而在中國，不獨人民的家族觀念極濃厚，而且以天下作對象的政治組織也早已具備規模。以致在中國之政治哲學和政治實踐的領域內，自然而然地要呈現着強烈的世界主義的意向。

剛剛相反的，水手是以自然爲敵的，是要征服自然的。是尙智的，是鬭爭的，是自私的，是進取的，是好動而不好靜的。西洋人之所以無往而不反映出水手人格之趣味和風格者，正因爲西洋人的身心浸透於「海洋經濟生活」之情調和色調之中的緣故。水手的詩歌，自然是喜愛冒險的和戰爭的史詩的描寫，而不喜抒洩性靈的感傷。水手的藝術，自然是很容易起源同他們聯最切的戰爭的寫狀，對於領袖人物，英雄美人之肉體的崇拜，而無意於田園風景的啟示。同時，西洋人之愛好啖生肉，飲乳酪，狂舞和高歌，自是道地的

水手式之日常生活形態，當然他們不喜歡食蔬食品，淡茶緩步，清歌以自享之農夫情調。都市是水手們獵獲滿足的過路驛站，無怪西洋人之喜都市。海洋爲水手們追求幸運的有爲世界，也無怪西洋人之喜海洋。都市和海洋是緊張的，鬬爭的，自無怪來往於都市和海洋之上的西洋人，形成了緊張而鬬爭的生活範疇。

基於「天演淘汰，適者生存」的水手體驗，自然是要產生出「物我對立」之維埋哲學。基於「天堂卽在身邊」和「上帝可以赦罪賜福」的水手希冀，自然會產生出重宗教，敬上帝的風習。同時，基於「人類是政治的動物」和「天賦人權」之手水的警覺，當然是要產生出「政治鬬爭」之動態政治。最後的，也或者是最大的區別，基於「優勝劣敗」和「弱肉強食」之水手胸臆，也自然要產生出偏狹的排他的國家主義，而昧於世界大同。

天下政治和家族制度，對於水手似乎是一個累贅，迂闊而無利的組織；天下政治可能給人民以廣泛的和平，但水手是不喜歡和平的；天下政治可能給人類以普遍的自由，但水手是只喜自己自由而不喜他人自由的；天下政治也可能要給人類一個利他主義之自我犧牲的要求，這是和水手部族的小我利益相衝突的。同時，家族制度可能給人類以社會生活，社會秩序和社會保險，但這是水手們可能於國家機構中求得滿足的；家族制度可能給予人類以家族義務和拘束，這是水手們之個人主義的負擔和累贅。所以在西洋，一般人不但對於天下政治示漠然，就是對於家族制度，也總是乏興趣。因而，天下政治和家族制度之在西洋的政治社會領域內，一向是缺乏着存在和發展的潛力。反之，水手們雖不需要大的天下政治和小的家族制度，但卻需要一個比家族組織大比天下組織小之國家機構。國家雖可能給人民以重稅和兵役，這是水手習以爲常的；但國家可能給人民以幸運逐求之海外冒險，可能給人民以掠奪財貨之對外戰爭，還可能給人民以國外市場之取得和對外貿易與投資之安全，這是水手所日夜祈求的東西。自然我們不必再多說，國家機構在對內方面，還可給人民以社會生活，社會秩序和社會保險了。所以在西洋，不但狹義的國家的機構特別健壯，而且一般人對於國家的權威懷有迷信般的崇拜。所以他們永遠地防守於國家界線之內，走不出國家主義之外。

中國人並非是生而就是農夫，也非是先天地選定了要建造起一個和平的，統一的，終古永存的大陸「天下國」；同時，西洋人並非是生而就是水手，也非是先天地選定了要製造出一些戰爭的，分裂的，興亡相繼的各色各樣之海上征服或帝國。只因爲在不同的「自然環境之影響下」所發生之不同的「經濟關係」的偉大，才於人類社會之史的發展的大的統一中，又復決定了中西兩大人羣所營的文化生活和政治生活之各別的不同；我們知道，橫陳在西洋人面前的世界，是四達的海洋，海洋就是西洋人之經濟的和政治的出路；同時，相反的，橫陳在中國人面前的世界，卻是一個完整的大陸，大陸乃是中國人之經濟的和政治的前途。

波濤逐波濤的海洋，所能給予和所要給予人類的刺激是冒險，是征服。在進行冒險和征服的過程中，所有有效的手段是戰爭；而在進行戰爭的過程中，所有必要發揮的力量是智慧和勇敢。智慧，勇敢和戰爭，鑄成了水手式的政治的內容和外型。由於戰爭的結果，是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對立的出現，被征服者屈服於勝利者之下，被征服者的人民和土地也就變成了勝利者的戰利品，淪爲壓榨和剝削的對象。接近海洋的優秀水手們，每會在海洋之上建立起各色各樣的政治征服。但是每一次的勝利者確定了在海洋上的征服之日，也就是鋪下了下一次他自己在海洋上被人征服之命運之時。因而，形成了水手式之「以暴易暴」的狹隘的部族政治。或可說，這就是西洋之過去的政治的特徵。反之，阡陌連阡陌的大陸，所能給予和所要給予人類的刺激是開闢，是耕耘。在進行開闢和耕耘的過程中，所有有效的手段是和平；而在和平發展的過程中，所有必須發揮的力量是寬容和懃懇。寬容懃懇與和平，鑄成了農夫式之政治的內容和外型。由於和平開發的結果，是先進者開化後進者的關係的成立，是後進者同化於先進者之中，後進者的人民和土地化成了先進者週身血肉的一部，後進者也進化爲先進者。生息於大陸之上的前進的農夫們，自會專心致志於一個和平的，協調的，統一的「天下國」的建造。每經一次大的變動，這個「天下國」的內容和形式要一度的充實和鞏固。因而，形成了農夫式之以四海爲家之寬大的王道政治。

或可說,這就是中國之過去的政治的特徵。

現在,我們可以這樣的說:波濤連天的海洋,迫誘了西洋人賦形爲親爆海洋的水手,採取了水手式的求生手段,而賦予西洋人以水手式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意識。同時,平疇萬里的大陸,迫誘中國人賦形爲農夫,採取了農夫式的求生手段,而賦予中國人以農夫式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意識。反過來講,現在,截至現在爲止,我們更可以這樣的說:只有具有水手人格的西洋人,才能了解海洋,才能控制海洋,才能在海洋之上完成了各色各樣的政治征服和統治創造出一個戰鬪姿態的海洋文化。同時,也只有具有農夫人格的中國人,才能了解大陸,才能開闢大陸,才能在大陸之上完成了一個協調而統一的政治耕耘和收獲:創造出一個和平內容的大陸文化,或田園文化。

從今日往前走,西洋人於控制海洋之外,似仍然昧於大陸的特性,或田園的特性,不懂大陸或田園。但反是,中國人於大陸或田園開發之外,痛切的感受到近百年來海洋給她的威脅,已開始去研究海洋,去了解海洋,並進而去控制海洋。海洋同大陸之結婚,似卽是中國新文化,東方新文化,中國新政治和東方新政治之前途的所在。

四　中國史是一部農夫活動史

應用「一部中國史是一部農夫的活動史;一部西洋史是一部水手的活動史」的理論或學說,去解釋中西文化及其哲學和中西哲學及其政治之所以走向不同之道的道理,或會獲得東西學者們的承認和同意,也或者會被他們所稱道,認爲是一點學術上的開發?但是一開首,我們就提出來「一部中國史是一部農夫的活動史;一部西洋史是一部水手的活動史」之理論或學說(一個嚴重而陌生的理論和·學說)的結論和應用,而不談由研究,經思考,始獲到達構成此等理論或學說的經過,自然是不易使得一般人士就信服,且易使得他們表驚駭,最好我們在此間拿出系統的歷史事實,給上述之理論或學說來一個邏輯的說明和證明。

在中國,自有史時代起,每當一個大的時代變革之到來,不是一個農業部族和另一個或數個農業部族因相遇而融合成爲一個大的農業部族集團,加強了並擴大了農業開發的力量和範圍,從部族範圍的農業擴大到國家規模的農業,便是在這一個大的農業部族集團中,由一個新興的,優秀的,最了解農業生產,也最努力農業開發的政治單位,起來代替了舊有的統治,利用封建的體制,將一個國家規模的農業迅速地向天下擴張。再不然,就是這個寬鬆的封建的天下農業組織沒落了,這個封建天下內含的有力份子,卽起而另從這個寬鬆的封建天下的,建立起一個中央集權,全宇統一之緊農而進步的郡縣「天下國。」她一方面在經濟上,充實了並擴大了田園農業之天下開發,另一方面在政治上確立了並鞏固了這一個以天下作範圍之新型國家的農夫統治。從此以後,這一個以天下作範圍之新型國家(最好稱她爲天下國。所持理由,當另立專論以論。)的政權的轉移,就永遠地由內在的改革和革命的方式相更替。她也就永遠地被這個「天下國」的主人們自己(郡縣天下國的組成者農夫大衆們)管理着和保衛着。這中間,雖然有過兩三次的例外:這個爲中國農夫大衆們自己所創造,所改革,所管理和所保衛的天下國同一個(與一羣)不懂農業不解開發的兇悍的遊獵蠻族相遇了;但結果,一個是一無所獲地被驅逐,另外的兩個卻全部地消失於這個偉大的農夫天下國家中。

以上就是中國有史以來的政治變改的大略形勢。我們卽在以後的段節中進而分別討論。

因爲史前史料的不充分,我們對於中國史前史的政治變革,還不便多下判斷。但就現有的史料加以研究,已可約略地窺知夏殷之際的情狀。當新興的殷部族和夏部族在中原相遇的時候,夏部族固然是一個久已進入了農業社會的部族,殷部族也同樣是一個踏進了農業階段的部族了。結果,在名義上,雖似是殷部族把夏部族征服了;實際呢,卻是一個農業文化較低的殷部族混化於一個農業文化較高的夏部族之中,而形成了一個更大的農業部族集團。她一方面加強了並擴大了黃河流域的農業開發,另一方面又充實了中原文化之自我創造;鞏固了夏部族所已樹立之超部族規模的農業經濟,和政治基礎,奠定中國歷史政治之可能發展的基石。

隨後，周部族起來代替殷部族執政之時，不能看做是外來的征服，只能看做是內部的改革，等於在一個老大的農業部族集團中，起來了一個優秀的，健全的，新興的政治單位。她不但把一個超部族規模的農業開發由黃河流域擴張到大江以南，化為天下範圍，而且以大陸農業為依據，以封建制度為手段，並驚人的以天下為對象，將夏殷以來所創具之以農業開發作背景的社會機構，政治組織和文化生活，向前推進了一步兩步和三步。結果，周部族不但創建出了一個在當時很進步之封建的社會制度和寬鬆的天下政治，而且把這個當時已知之文明世界和半文明世界都統統包括在這個寬鬆天下之內的封建天下，維持到四五百年之久。同時她不但在古典文化的創造領域內達到了「嘆觀止」的境地，而且為一個由寬鬆的天下政治或天下組織脫胎而成之緊嚴而生動之新型的郡縣天下國的世界體系的政治組織預立規模。

待至周部族所營之封建的社會制度和寬鬆的天下政治不足以適應時代的要求，自告沒落之後，一個嶄新的秦天下，一個新型的郡縣天下國，即脫胎而出。她起來創制了並確定了一個嶄新的中央集權的中央政府，一個嶄新的分部治事的部會政治，和一個以郡縣作單位，以四海作疆界之嶄新而緊嚴的世界體系的經濟機構和政治組織。她讓天下（在當時已知的文明世界和半文明世界）的全部在同一之經濟的，政治的，和文化的水準下，浸潤着，凝結着，發展着，既無地域的界限，又無種族的區別，更無征服者與被征服者階級的對立。秦之代周自然是更不能看做是外來的征服；這一次，卻應看做是一個劇烈而偉大的內部革命。

這個革命所作的破壞工作固然巨大；她所作的建設工作更是駭人。但我們卻應切記而深知的：這個革命的破壞，無論是如何的巨大，她所摧毀者，只是一個違背了時代的封建體制，卻並未摧毀到那組成中國社會和創造中國文化之農夫階層的實力，反而將她們的苦難解放了，將她們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提高了。同時，無論這個革命的建設是如何的駭人，不外是她所建立的部會治事的政治，中央集權的政府，和一個世界體系的政治組織與天下範圍的經濟機構之運用和撐持，都統統的放在廣大的農夫階層之優秀的份子的肩膀上。

從此以後，直到現在還未休止，中國的政治，可以說是完全地落到了中國農夫的手中。不但秦以後的朝代興革，每每是崩潰於農夫的發難，重建於農夫的革命，而且秦以後的諸朝代的開國皇帝，十之七八是直接或間接從農夫的行列中躍出。此外，眞正操縱中國政治，支配中國文化的士大夫，可以說是全部的來自田間，而且還要歸回田間。如果我們願意仿效西洋稱中國的士大夫為中間階級的話，這個中間階級，不僅比西洋的中間階級早出現了兩千年，而且他們所代表的，不是少數的金融資本和產業資本階級的利益，而是代表着廣大的農夫階層的利益。他們反對和農夫利害衝突的商人剝削和官府聚斂；他們不但輕視商人的活動，並控制商人的活動，而且反對官府的聚斂和重賦。截至今日向上數，我們可以說：在中國農夫階層之上無階層，在中國農夫階層之下也無階層。我們固不應否認在中國農夫階層之內仍有階級的存在；但是，這個階級是流動的，循環的，不固定的，不是為某些家族所專有，而是隨時可以倒置的。在資本主義尚未侵入中國之前，在中國農夫階層之內的地主，自耕農和佃農等對立關係之升沈興衰，大部是沿着勤儉和荒惰的工作曲線，而互相更替地在他們自己的圈子內兜圈子。「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這四句在過去民間流行的舊詩詞，不僅是表現出中國有一個進步的考試制度，也不僅是舊日勸誘兒童們讀書的煽動語，而實是中國社會階級可以隨時倒置的寫照。

至於說到晉隋之五胡亂華和元滅宋清滅明等故事，好像是為中國農夫所創造，所改革，所管理和所捍衛之農夫「天下國」已為北方的遊獵蠻族所征服，所毀滅？實際呢，卻完全不是那回事。不惟為中國農夫所創造，所改革，所管理和所捍衛之農夫「天下國」仍然健在，反而又感受了一些新鮮的刺激，使得她的內容更見豐富了。晉隋間之五胡亂華，固然造成了南北朝之對立；但與其說是南北大分裂，勿寧說是民族大混合。因為一度擾亂的結果，不但物歸故主，而且還增添了不少的新東西。其次，說到元清的入侵，在她們更是得不償失了，如果僅就狹隘的部族觀點看。拙於學習，不耐學習的蒙古騎士們，不懂農業，不解開發，不但不幸地沒得從中國學習到些什麼，將她

們的自己的生活改善改善,不到九十年,也就失掉了統治的皇座,而復回歸於極北方荒寒之草原。長於學習的滿清弓弩手,雖是怠於農耕,懶於開發,卻於不知不覺中學會了中國的一切,更於不知不覺中消失到這個農夫天下國的鎔鑪中。(七)

直至最近一世紀,中國和西洋正面相遇的以前,中國的農夫,不但堅定地管理着而且捍衛着爲他們自己所締造,爲他們自己所改革,爲他們自己所享有之大一統的中國天下,而且更溫和更積極地將這一個大一統的中國天下的四門大開,歡迎着住居於四境之外的一些大大小小的後進的民族,一些大大小小之四鄰兄弟之國。她(中國農夫)不但對於四週之大小兄弟之國,「交之以道,接之以禮,」處之以寬大和容忍,而且教之以農業的開發和耕耘,文化的開發和耕耘,甚至政治的開發和耕耘。結果,在寬大與容忍之感化下,和開發與耕耘之扶助中,遙遠之東北的三韓,西南的越南,暹邏與緬甸,也都自動地加入了中國農夫大家庭,作爲中華大家庭中諸成員之一員。待到中國史經秦漢,過隋、唐、宗、明,到達了清中葉,爲中國農夫所開發之中國天下的南疆和北界,已早從河、漢、江、淮流域擴展到北太平洋和南太平洋。

近百年來,中國和西洋之突然相遇,或可說中國農夫和西洋水手之突然相遇,在海上,在邊境,中國雖是吃了不小的虧,也失了不少的土,但是中國的本部,中國天下的核心,仍然是完整的掌握於中國的農夫手中。西洋的水手,雖然是用暴力迫使四鄰兄弟之國和他們的老大哥分家徙居,但無人能吞下這一個不可分解之大一統的中國天下國。

當中國的農夫爲捍衛中國天下之存在和安全,被迫對西洋水手作戰的時候,在邊境之上作戰的時候,他們也已自覺地在中國天下的內部發動了劃時代的大革命。他雖堅決地維持着她原有之農夫的和平和寬大的傳統,但卻也珍惜着她一向之農夫的頑強而不可征服的精神。她雖重視她自足自給的保守,但也力行她「保守而進步」的進步。她遲疑了一會,徘徊了一會,終於加緊地促進了她自己之必要的進步和改革。不過一百年,不過六七十年,或可說不過三十年,她,這個老大的農夫,已在嶄新的裝備下,以新的姿態和世界相見了。在不久的將來,待到她戰敗了她的強敵之後,她不但仍要本着農夫的本色,和平而親熱地和她的舊兄弟回復親近,而且還要準備着和她的新鄰人握手,仍舊本着農夫的本色,爲人類的和平和世界的大同,作更大的開發和耕耘。

五 西洋史是一部水手活動史

政治變革之在西洋呢,剛剛是和中國異趣而行。

自從有史時代起,西洋之第一次的政治變革的到來,就是一個由古海掠奪轉化爲島國耕耘的農業部族和一個由山地獵人化身爲荒海水手的北方蠻族相遇了。結果是後來的水手蠻族毀滅了前者的城廓田園,擄掠了前者的妻奴牲畜,竊取了前者的文化,而復歸回於北方之半島,另行建立起一羣水手部族支配下的諸城邦,和一個小規模的水上殖民帝國。接着是一個新興的北方蠻族由北方南下,一方面蹂躪着這個半島上互相戰爭的諸城邦,一方面臨海化身,也變成了和她的先進部族一樣機敏的水手。於是在水陸並進之下,建立起一個獵人水手混合式的狄克推多支配下的水陸大帝國。不久,這個大帝國分裂了。另一個新興的西方蠻族(不知她的原始是來自海上,抑是半島的土著?)開始了她自己身邊的領土的征服。待她完成了她身邊半島的內陸的征服,也就轉而面向大海,(或可說是她回頭復面大海)了解了她面對的大海,(或可說回復了她幼時對於大海的記憶)很快地變成了與海水相親的水手。她破壞了一個海上秩序,又建立了一個海上秩序,完成了一個更加擴大的海上征服,建立起一個包括地中海的大帝國。最後,另由「一波逐一波」之野蠻的北海水手之羣的大舉侵入,瓦解了這個帝國;久經混亂,而另行建立起一羣新興的水手部族支配下的民族王國。她們各自佔有一塊陸地,也各自領有一片海水。爲了海的誘惑,她們發現了東來中(中國)印(印度)的新航路,又發現了美洲新大陸。爲了海的誘惑,她們在海上爭霸,一國代替一國地建立起新式的海上殖民大帝國。仍是爲了海的誘惑,她們發明了生產之機器工具,創設了工廠制度,促成了

一對時代之產業革命的到來,將一個中古的歐洲迅速的過渡到現代。

以上就是西洋有史以來之政治變革的大略形勢。我們也即在以後的段節中再加以較詳的論述。

由於西洋歷史的指示,我們知道,自從東部地中海之島國海民以克來特與邁錫尼等地作據點,或受了近東古文化的賑流,進而孕育了一個農業階段的古愛琴文化後,第一次的歷史變革,就是來自北方古巴爾幹半島之上的蠻族棄馬乘舟,來一個古海盜式之荒海冒險的侵入。侵入者無情地毀滅了被侵者的城廓田園,殺其男夫,擄其妻奴,並竊其文物,棄其廢墟而北去。於是被征服者,或可說被毀滅者之文化的餘燼,乃隨其勝利的主人,移地植根,而另開希臘城邦之花。希臘城邦新文化之代表人,也就是「以海爲家」的雅典城的水手們,開始以海水作她們之政治的和經濟的工具,來一個海上殖民帝國的建造嘗試。

不久,北方新興的山地蠻族馬其頓,也同樣學步地由北方的山中南下,征服了互相戰爭的希臘諸城邦,奪其政權,竊其文化。同時,又發現了希臘人控制海水的祕密,於是水陸並進,在她們的鼙聲和馬蹄的交響下,很快地建立起了一個掠奪式的陸海大帝國,確立了一個東部地中海的海上統治。但可惜,這一個視作個人和部族之征服采邑的大帝國的經營和統治,是無可避免的走不出狹隘的部族政治的範疇。征服者與被征服者之間,只有利害的對立,沒有共同的聯繫。在鎮壓和剿撫的關係上,一個世界體系的政治組織,自然是無從建立;一個內在的改革和革命之新陳代謝的政治活動,也自然是無從產生。所以,一旦亞力山大像秦始皇暴卒之後,後繼者不是一個大一統的漢天下,而是互相排擠的三王國,各走各的道路。

正當希臘世界內的三王國互相排斥爭吵的時候,一個來路不明之新興的西方蠻族羅馬,以拉丁姆的小平原作據點,並以泰伯河上的七丘作堡壘,組織軍團,已開始向意大利半島之北方,東方和南方進行着侵略的征服戰爭。同時,也開始在她們之征服地的邊緣上面對着大海,從事海水的了解,並從事於海上的活動。待她以三次的大海戰擊潰了她的海上勁敵迦太基之後,就確立了一個新羅馬水手的海上統治。利用了她的海上統治,很快地又征服了一個半沒落的希臘半島和一個半希臘化的近東諸王國,眼看着一個完整的天下已爲海洋之介紹而實地出現了。但是仍可惜,羅馬水手們同馬其頓水手們犯了同樣的病症;她不但同樣地突不破狹隘的部族政治的束縛,而且過分地相信她們之控制海水的力量,更變本加厲地將這個帝國的政治基礎赤裸裸地建築在征服,鎮壓,榨取和迫害的關係上。這個掠奪帝國的組戌,自然是地域等差的隸屬,是本國和屬地的對立,根本談不到什麼平等與協調,更談不到什麼平等與協調的發展。所謂羅馬世界,是一個充滿着不平和仇恨的世界。所謂羅馬統治,自不是一個四海爲家之世界體系的政治組織。所謂羅馬主義,也自不是像中國之超部族超國家的世界主義,而是道地的基於侵略和征服的帝國主義。所以這個帝國的政治前途,仍不能遵由內部之改革和革命的推動,走向自我循序發展的道路,反而坐待外面之新的征服和破壞之伴同着一個退步時代的到來。

果不其然,待至羅馬水手對於海濤的控制力漸見衰退之時,就另有一羣後起的北海水手之羣的大舉入侵。不但這個龐大的帝國瓦解無遺,不能夠像中國一樣地將這些後來的野蠻部族吞融消化,而且在政治的領域內,苦於無內在的「大一統」的潛熱可以作憑藉,只知征服,不知開發,任何的優秀民族在這個瓦解之後的大帝國的廢墟上,再也不能使過往的羅馬帝國再度復活。經過了幾百年的黑暗時代,結果在可能建立起一個像中國之大一統的天下國的世界上,卻走出了一羣大大小小的民族王國;互相排擠,互相戰爭,於是在歐洲世界之自己的圈內,更形成了紛爭戰亂之局,再也走不出無政府的時代。

仍是爲了水手和海洋的姻緣,待至歐洲的新主人開始發現了大西洋,而且企圖控制大西洋的時候,西洋的政治重心,即漸由地中海的北岸移至大西洋的左岸。同時,西洋的歷史也就脫離了以地中海爲舞臺之冗長的中古生活,踏進了以大西洋爲活動基地之近代。在西歐新興國家之羣中,接近海洋的葡萄牙、西班牙、荷蘭和法蘭西,即起而發現東來中(中國)印(印度)的航路,又發現了美洲新大陸,以及荷印和印度,並征服了美洲,東印和西印。最後,後起的英吉利,可以說是一個最接近海而且最了解海洋的國。她

雖未能像希臘、羅馬一樣完成了全歐洲世界的征服，但卻利用她海上的優勢，在海上一敗西班牙，再敗荷蘭，三敗法蘭西，而另於歐洲之外，製造出了一個新式的海上大帝國，確立了一個最新式的海上統治。同時，爲了她的海上帝國，爲了她的海上統制，爲了她的海上貿易，迫誘得英國人發明了機器的應用，創建了工場體制的生產，促成了一個產業革命的到來，將歐洲迅速地過渡到現代。但是更可惜，盎哥羅薩克遜式之經濟壓榨的殖民帝國，不過是西洋之古舊的掠奪方式的新花樣。盎哥羅薩克遜水手們之世界統治，自然是仍然走不出希臘水手和羅馬水手們之狹隘的部族政治的範疇。

一直到今日，我們可以說，西洋的世界歷史和世界政治她終是爲古今的水手所創造，所支配。新興的水手部族征服了或毀滅了舊水手部族統治下的城邦和帝國，而另行建立起新的城邦或帝國。新水手的新統治也就代替了舊水手的舊統治。因之，西洋歷史上每一個建設的，進步的，或躍進的歷史時代之到來，總是在一個大的毀滅和一個長期的退步時代的尾後。這樣一個毀滅合建設，退步合躍進之起伏循環的更迭，支配着西洋過去之幾千年的歷史。原始的農夫大衆，在新舊的水手主人的更迭剝削和迫害之下，卻永沉於社會的最下層；變成了同牛馬一樣身份的農奴，過着同牛馬一樣的生活。

但如果我們從西洋之世界歷史和世界政治的大範圍內縮小視線，進而去觀察西洋新興之各個民族國家的內政變革，我們自會覺察到，隨着時代之不同，古舊的變革方式已發生了相當的變動。到了產業革命的前後，尤其是產業革命之後，西洋各個民族國家內的政治變革和政權轉移，纔於由外來征服和破壞之傳統方式的並存之外，漸漸地走到了由內部改革和革命的階段。不過，待由水手部族之自由民化身的中間階級起來發動革命，從統治者之水手貴族的手中奪到了政權之後，並將擴大的農奴宣告解放之時，已經是比中國的農業革命晚了兩千年。同時，這個新興的中間級階，一轉身間，又復變成了資本家的財閥統治，剛剛解放了的農奴，未待喘息，就又被經濟的權策驅進了萬惡的工廠，淪入悲慘之工奴的命運。於是，所謂階級鬬爭的勞資戰爭，即出現於各國的國內；所謂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與爭霸戰爭，也就頻臨於國際之間了。

在這種新時代之更嚴重的毀滅威脅下，西洋的歷史動向纔驟現急轉直下之勢，纔有意擺脫狹隘的部族政治的束縛，在社會主義者之經濟的世界主義的指導原則之下，開始向人類政治之大統一的「合」處轉進。然而在這種轉進剛剛開動之時，已復招致到很強烈之時代的反動。由於納粹，法西斯等時代逆流的湧現，中古式的水手征服已再度地復活於歐洲世界。現行歐洲大戰的表現，可以說正是納粹德國和法西斯意大利，企圖以空軍的優勢，取代英國海軍的優勢，代英國控制海洋。

六　中國歷史走到了西洋歷史的前頭

前邊所已講到的歷史事實，雖是一個簡略的對照和陳述，但似已很清楚的速寫出了中西兩大人羣或中西兩大世界所已走過的政治路線之顯然不同的步調和輪廓。站在全人類的福利上看歷史，誰都承認，人類的總動向，歷史的總歸宿，是應向着大統一的「合」處走，而且是要向着大統一的「合」處走。向此方向走的是正常，是健康；反此方向走的是反常，是病態。因爲「合」的背後是「和平」，是「太平」；「分」的背後是「戰爭」了。

中國的歷史，是一部農夫的活動史，是一部由內在之改革和革命而趨向自我循序發展的政治活動史，以致在中國之政治哲學和政治實踐之廣泛的政治領域內，都在在的反映着強烈的世界傾向。在此等強烈的世界傾向的指導和反映下，中國的歷史動向是自然而然地向着大統一之「合」的方向走。因爲中國的歷史動向是向着大統一之「合」的方向走，所以中國歷史上的「戰爭」少，「和平」多。中國有五百年的「和平」，有四百年的「和平」，有三百年的「和平」，有二百年的「和平」，有百年的「和平」。（如欲正確地了解「和平」一詞在中國歷史上和政治上所含的意義，最好將「和平」二字改爲「太平」二字，因爲中國人所追求的不僅是反戰之「和平」，而是無戰之「太平」了。關於「戰爭，和平與太平」等問題，當另立專篇討論。）反之，剛才說過了，西洋史的現代史之現階段的新動向雖

是顯示出要向大統一之「合」的方向走去的兆徵，但在昨日以前的過去，代表着水手活動的西洋史，始終是起伏循環地走着外來侵襲和外來征服之政治衝突的道路。因之，西洋的政治哲學和政治實踐，總是向着反世界主義傾向之狹隘的部族主義，民族主義，國家主義和帝國主義之另一極端處發展。在這種極端的部族主義的控制和反映下，西洋的歷史動向，也就很自然地向此反方向之「分」處邁進。由於西洋的歷史動向是向着反統一之「分」的方向走，以致西洋歷史上的「和平」少，「戰爭」多。西洋無三百年的「和平，」無二百年的「和平，」或可說無百年的「和平。」（在西洋，可以說是從未出現過像中國歷史上所稱道之「太平」的政治境界。西洋的進步人士們雖早在追求着初級和平的「和平，」但她們至今還不理解高級和平的「太平。」）但她們卻有數百年的「混戰，」有百年的「戰爭」，有三十年的「戰爭，」有十年戰爭；在不滿二十五年的短時間之內，也就會爆發了兩個全歐洲的全面「戰爭。」根據此類的歷史事實來檢討，我們現在還可以回顧到我們在本篇第二章節內所下之「一部中國史是一部農夫的活動史；一部西洋史是一部水手的活動史」的斷語，進而更堅定地宣稱：「一部中國史是一部和平的歷史；一部西洋史是一部戰爭的歷史」了。

當我們心平氣和，不帶一絲的民族感情和地域偏見，去將「一部和平的歷史」和「一部戰爭的歷史」作一個全面的對照的時候，無可諱言地，我們或會感覺到：在人類純智能活動領域內的某一些活動，「一部和平的歷史」所曾經表現的歷史活動，較之於「一部戰爭的歷史」所曾經表現的歷史活動，或不無失之太保守，太妥協，或太消極。例如，對於科學精神的忽視，和對於征服自然之活動的冷遇，自是中國史「一部和平的歷史」之應當痛切地來一個自我批判的所在。但如果我們轉回頭來，回到政治活動的領域，或可說回到「高級的」政治活動的領域，在人類的總動向是應向和要向大統一之「合」的方向走之大的前題下，在人類趨向「世界大同」之漫長的大路上，充滿着和平慈祥內容的中國史，已是無可否認地走到了那彌漫着戰爭屠殺氣氛的西洋史的前邊了。

「和平」二字，本來是人類社會和人類歷史上一件極名貴而崇高的東西，她指示着人類歷史的總動向和人類社會的總歸宿。然而不幸，時至今日，她已屢屢地被一些國際強盜和民族敗類等妖物們曲解着，奸污着。此間，我們所說的「和平，」自然是和平發展的「和平，」是不侵略，反侵略的「和平；」不是日本人「殺人放火」之「屠夫的和平，」更不是汪逆漢奸等「賣國求榮」之「奴隸的和平。」相反的，中國的歷史，可以說是一部在充分自衛之下的和平發展的和平史。酷愛和平的中國農夫大衆們，固不喜毀滅他人的家鄉和祖國，但她們卻更摯切地熱愛着他們自己的家鄉和祖國。大難來時，他們從來是英勇地捍衛着他們自己的家鄉和祖國，無情地消滅了他們的敵人。

黔北柞蠶事業的過去和現在

賀益文

蠶有家蠶與山蠶之別，柞蠶是山蠶之一種，因其飼育在山野，又稱為野蠶，柞蠶在動物學上屬節肢動物門、昆蟲綱、鱗翅目、蠶蛾科、天蠶蛾屬、柞蠶種；學名安奏拉白依（Antheraea Pernyi）若然產地區別，則有中國柞蠶與外國柞蠶之分，後者又分有印度、意大利、法蘭西等種類，尤以印度種類最繁。印度飼養柞蠶，早於意法兩國，但尚遠在我國之後。

我國柞蠶生產，首推遼寧；次為魯豫；再次為川黔。在抗戰以前，每年出口總數為三萬擔，價值約在三千萬元以上，柞蠶絲的用途，除充作絲綢原料外，在軍用上亦頗有地位，如作飛機的翅膀，飛船和氣球的氣囊，大礮的礮衣，運

輪車的布罩，軍用帳蓬和雨衣，以及降落傘等，近年歐美各國，多將柞蠶絲與羊毛或其他纖維交織，作爲特種用途（如電線之包皮，）因此用途日益擴大。

飼育柞蠶比家蠶來得簡單，因爲柞蠶放養山野，自求柞葉，不費多大人力，又不似家蠶要合理的蠶室和複雜的蠶具，設備亦可節省，而且飼料就是山坡上天然生長的柞葉；培養柞林，不比桑田要佔去肥沃的稻田；也無須大量的肥料與資本。所以經營起來，簡單易行；本小利大，確是農村最好的副產。無論是就生民，軍用，或出口貿易而論，都有值得切實提倡的必要。

一　黔北柞蠶事業的發軔

黔北柞蠶事業，以遵義爲中心。而遵義柞蠶則肇始於山東歷城人陳公玉璧，公於乾隆三年（西元一七三八年，）來爲遵義知府。據遵義府志所載：「……郡故多㮶（按即指柞樹，）以不中屋材，新炭而外，無所取。玉璧巡行往來，見之曰：「此靑萊間樹也；吾得以富吾民矣！」四年冬，遣人歸歷城售山蠶種，兼以蠶師來，至湘沅間，蛹出，不克就。六年冬，復遣歸售種，且以織師來，期歲前到，蛹得不出。明年，布之於郡治側西小邱上，春繭大獲。遂諭村里，教以放養繅絲之法，令轉相教告，授以種，給以工作之資，經緯之具。民爭趨若取異寶，八年秋，會報民間所獲繭至八百萬……」註中有云『嘗聞鄉老言，陳公遣人歸售山蠶種者，凡三往返……又於城東三里許白田壩，誅茅築廬，命織師二人教人繅繭絡導牽織之事。公餘親往視之，有不解，口講指畫，雖風雨不倦。』其勤懇之意，於此可見。

後來人民因感其恩德，乃築祠祀公。據續遵義府志所載；『陳公祠，祀知府陳玉璧，一在鳳朝關蠶神廟內；一在雙鷹山山麓。爲乾絲綢幫所特建』又陳公祠堂碑記有云：『……機杼聲聞，達於四野，民用大和。及公得代以去，民被澤者，走送百里，頌不絕聲，猶謂報薄，乃即白田之宇，建廟祀西陵氏，而公像設，儼然在焉。』陳公愛民勤政，首倡育蠶，遺惠二百年，至今遵義人民仍感其功德。祠廟猶存，惜因軍隊駐紮，祭祀久廢。這段歷史，是我們研究黔北柞蠶事業的人，所不能忽略的。至於記載柞蠶事業的緣起和利病，則有鄭子尹所著樗繭譜，最爲詳盡，頗有研究的價值。

二　柞蠶事業的興衰

遵義蠶業在前淸嘉道間，盛極一時；銷達秦晉閩粵諸省，歲值約千萬元，樗繭譜所謂『遵綢之名，竟與吳綾蜀錦，爭價中州。』因此遵義家給人足，富甲全省，文風日盛，據程恩澤橡繭詩所云：『遵義自有山繭以來，寡者日以衆，貧者日以富；數十萬戶，罔不含哺鼓腹，怡然於㮶陰絲籠之間。而秀者所憑以優游乎文林義府；爭閑雅都麗，以與吳越齊秦人士相軒輊。』有淸一代，遵義文人輩出，爲全省之冠，未始非蠶絲發達，經濟充裕的結果。

可惜自光緒以後，蠶業日益寖衰，民國以來，頓形衰落。計民元至民十，每年產量，約值五百萬元。絲值每斤合現幣三元五角，民十一至民二十，每年產量約值五十萬元，絲價每斤七元。民二十一至二十六，每年產量，僅值十萬元左右。絲價每斤五元，蠶業既一蹶不振，絲綢業亦因而銷沈，蠶農絲商及機戶交相困躓。農村經濟，更形凋敝，影響人民福利，至爲重大。

考遵義蠶業，近年衰落之原因，約有數端：（1）黔省在中央政治力量未達到以前，軍閥割據；兵匪蹂躪；荒旱頻仍；農民不能安居樂業，更不暇從事蠶業。（2）自鴉片流行以後，罌粟遍地。烟民偸惰，遂任置蠶林荒廢。（3）平地蠶種，飼育一二年，種即變劣；而豫川良種，時因戰亂，交通阻塞，無法輸入。（4）育蠶之㮶，又產銀耳（按即市上之白木耳，）利亦豐厚，人爭趨之。蠶業因而日衰。（5）奸黠之徒，或膠米汁，或樓豆粉，令與絲化，以欺買販，希圖微末之利；信用喪失。（6）外國絲織品侵入，色麗值賤。遵綢囿於陳法，不知改進。以上六端，均爲直接間接促成柞蠶業衰落之主因。

三　復興柞蠶事業的種種設施

柞蠶既屬農村主要的副義，與國民經濟關係最切。抗戰以來，後方各項

生產事業,均在發展推進中,加以政府嚴禁種植罌粟,欲謀生產抵補,繁榮農村,當以復興蠶業最爲有利,且收效最速。

自民國二十七年以來,黔省府暨遵義縣府,即着手辦理貸款購種,散發黔北各縣農民。二十八年度,貴州省農業改進所指導改進黔北各縣柞蠶事業,劃定遵義一縣爲柞蠶示範區。並成立黔北之桐梓、正安、綏陽、湄潭四縣柞蠶指導區,派定人員,負責指導。茲將貴州第五專員公署調查黔北各縣柞蠶業概況分述於下:

(1)遵義　全縣共有烘房十餘所,年烘種繭約五百萬枚。近年來疊由省府撥款,交該縣絲綢公所經辦,作爲購種基金。即派員赴川省綦江採購種繭。運縣後,分招各烘房承辦,將蠶卵貸放蠶戶,收獲後,如數歸還,備作下年購種之用。

(2)桐梓　蠶業集於松坎以北,而以羊𠙶爲其中心。計全縣共有烘房七所,年烘種繭五十餘萬枚。種繭來源,除小部份由縣府貸放外。大都由私人採自綦江;或自留土種,惟因烘房人員經驗不足。每萬繭僅得母蛾一千六七百枚。產卵率及孵化率均低。故造種烘繭,尚待改進。

(3)正安　昔日蠶業最爲發達,每年柞蠶絲產業,曾達四百餘石。家蠶絲亦然。嗣後蠶林稍見荒廢,產量減退。目前全縣共有烘房二十四五處。烘種繭達一百五十餘萬。所得母蛾,平均每萬繭約在三千以上,全縣槲林亦多適於飼蠶。

(4)綏陽　蠶業比較落後。二十八年縣府貸放七萬種繭,於牛心山大壩地方設烘房一所,惟因烘師技術太差。結果僅得母蛾萬餘。附近共有蠶戶二十七家,連同自遵義購種約共育母蛾四萬三千有奇。且全縣槲林亦欠繁茂,雜草叢生,故蠶林尚有提倡與保護之必要。

(5)湄潭　以隨陽山一帶最爲發達,且蠶林廣袤平坦,實爲最適於飼蠶之區域,該處烘房共七家,烘種繭六十餘萬。

除上述五縣外,尙有仁懷、后坪等縣,亦均飼育柞蠶,不過蠶林及蠶戶較少,不甚發達。目下政府方面對於黔北蠶業,非常重視。因此自二十八年以來,各項蠶絲機關,紛紛設立,茲爲便於說明起見,列表如后:

名稱	所屬機關	事業性質	地址
遵師附設蠶桑科	貴州省立遵義師範學校	培養蠶桑人材	遵義老城
柞蠶試驗場	貴州建設廳農業改進所	製種及研究	遵義老蒲場
柞蠶指導區	同右	推廣工作	桐梓、正安等縣
貴州絲織廠	貴州企業公司	繅絲織綢	遵義城郊
中國蠶桑研究所	中英庚款董事會	研究工作	遵義城郊

上列各機關任務雖不相同,但均以改良黔北蠶業爲目的。例如遵師蠶桑科,目的在培養蠶業幹部人材,學理與實習並重,兩年畢業,訓練頗爲嚴格。又農業改進所亦曾設立柞蠶指導員訓練班,由各縣選派學員受訓,爲短期性質。受訓完畢,分派各縣指導區擔任指導工作,至中國蠶桑研究所,專門從事柞蠶及家蠶品種及飼育方法研究。據研究結果,將來黔北家蠶事業,亦頗有發展希望。因黔北氣候及土壤,均合於飼育家蠶之條件。該所經費亦頗充裕。年可十萬元,又貴州絲織廠,投資已達四五十萬元,目前繅絲織綢,均用改良木機,該廠去年已在滬訂購鐵機六部,正在運黔途中,不久當可安置應用。

由以上種種設施看來,可見政府提倡獎勵,不遺餘力;而人民對於蠶業的復興,期望亦極殷切。因此黔北柞蠶事業的前途,是很可樂觀的。

四　今後柞蠶事業應行改進的各點

欲謀柞蠶事業的復興,則關於製種、防病、飼育、造林及製絲等方法,尙有改進之必要。茲將各項改進工作,分述如后:

(1)製種:

黔省蠶種,多來自豫省之南陽及魯山;或川省之綦江及江津。亦有來自魯省之牟平及棲霞者。魯種爲二化性,但一化性之蠶種,亦可利用稀鹽酸。刺激其卵子,使變爲二化性或多化性。因本地蠶種,飼育一二年,種即變劣。故每年必向外省,大量採購。既不經濟,而運輸困難,時有乏絕之虞。

考本地繭種變劣，與日光氣候，雖不無關係；但最大原因，乃爲病害所致。據柞蠶試驗地檢驗遵義各地柞蠶種之病毒，率均在百分之三十三以上，竟有高至百分之六十一者。因此必須以顯微鏡，檢驗母蛾。如有微粒子等病，即將卵子燒棄，以免貽害。

鄉民採購種繭，多憑眼法及手法。常在全部種繭中，抽取一小部份；剖繭切蛹，察看體內液汁之濃濁，鑑別有無病毒。濁而混者爲有毒種。或用舌尖驗其甜苦之味，甜味爲無毒種；有苦及酸味爲有毒種。此外尚可搖繭以試蛹之死活，如果聲音特別響亮者，蛹必死；聲音覺爲樸響者，必是活。又放繭手中，覺其輕者必死，重者活。如果死蛹多，繭種必壞。並可精查繭量絲層，以斷好歹。此類全憑經驗，技術熟練者，雖亦頗爲可靠，但終不及科學研究之精確。

製種工作，除檢驗病毒外；改良烘種，亦頗重要。本來種繭及蠶卵，在天然溫度下，亦能發出。但爲使出蛾孵化齊一，而便飼育起見，不能不有設備完全而合理之烘房。

本地舊式烘房之構築設備，大都因陋就簡；不合科學條件。所有烘師，盡屬鄉人，對於火候強弱，全憑一已之經驗。常有蠶卵因受熱成蟲後，患微粒子病；或火弱患寒吊頸病者。合理之烘房，長應爲二丈至二丈五尺；寬爲一丈五尺至二丈；高一丈至一丈二尺，方爲合度，中間或兩邊設走廊，寬三四尺。如此不但能保持溫度平衡，而工作上亦頗便利。

改用之烘房，大小頗不一致，但不宜過於高大，以免溫度不易保持。總之，烘房必備之條件爲（A）要能保持溫度及濕度。（B）要換氣良好。（C）光線適中。（D）要地勢高燥。（E）要週圍清潔。（F）要向東南面。（G）要作業方便。至烘房設備，屋頂應設天花板；天花板中央要設換氣筒；作長形木桶，通出屋頂，以便排濕換氣。桶蓋梓板，以防雨水，更在空口四圍，設鉾板車輪，隨風轉動，使空氣充分流通。本地烘房，多用竹簾以代天花板，未置氣桶。竹簾雖有空隙，但空氣流通，仍甚困難。亟應改良。

此外要在東南面開設門窗，上面加裝沙布或竹簾。以防蛾子外飛。烘房中央設火盆，用灰埋蓋木炭燃燒，使火力平均。盆上加鐵絲網，以免蛾子落火燒死。烘房四壁應掛濕布，以增加溫度而防乾燥。且必須有寒暑表及乾濕計之設備。

近年來黔北蠶種，大都採自綦江，貴州絲織廠附設製種場，正在利用科學方法，培育本地品種。一時難望大量供給。最近爲使工作專一，且避免工作重複起見，已將製種場併入農業改進所範圍矣！

（2）防病：

蠶體健康與品種，血統，體質有關，這是屬於先天的遺傳。而後天的環境，如光線、空氣、溫度、濕度、飼料等，也是促進蠶體健康必要的條件。柞蠶病徵與家蠶大致相類似。其共通徵狀爲（A）食慾減退。（B）舉動不活潑。（C）脈搏減少。（D）體溫下降。（E）吐瀉及斑點。（F）發育不完全。

柞蠶病害，可分爲傳染性蠶病與寄生性蠶病兩種；前者之病原體爲單細胞，後者之病原體爲複細胞。茲爲便於研究起見，列表如后：

柞蠶病害
- 傳染性蠶病
  - 原生動物之寄生者：微粒子病、膿病
  - 細菌之寄生者：軟化病、硬化病（殭病）
- 寄生性蠶病
  - 寄生蠅
  - 寄生蜂

微粒子病在柞蠶最爲普遍。俗稱斑病，又名斑狗、麻子等。此病不僅能傳染，且能由母體遺傳於後代，其特徵爲蠶體上現出黑褐色之大小斑點；體軀疲瘠；食慾減退。病輕尚能結繭、成蛹、化蛾、產卵。重者不至結繭而中途斃死。

預防方法，如檢驗母蛾，發現有橢圓透明體，即爲病原菌，應將蛾及卵子全部燒棄。凡發蛾及烘種室之用具等，必須消毒並須更新飼育林，以除去殘留枝上病原菌。此皆有效之預防方法。

患膿病之蠶體，用指頭一觸，皮膚立即破裂，流出白色膿汁。故名曰膿病。或在眠時不能脫皮而出水，本地俗稱水眼子。柞蠶患此病者特多，我國東三省柞蠶區尤甚，竟高至百分之八十。原因係由蠶種保護不良；如飼育中氣候冷濕，或高溫過乾，均易發生。又本病傳染性大，一蠶犯病，其附近各蠶順次序相傳，發病後二三日即死亡。不如微粒子病之緩慢性。其病原菌如多角結晶

體，作蠶膿病之病原菌，多呈三角形或六角形；家蠶則如多角形小體。彼此不相傳染。預防法與微粒子病相同。

軟化病之病原菌成桿狀，多由高溫多濕，氣候劇變而來。或食嫩葉太多，在消化管中發酵所致。患病後食慾減退，舉動少活潑，靜匐在一定枝葉上。體內組織排泄殆盡，軟瘦而黃，俗名黃瓜皮。用腹足或尾足攀附樹枝懸頭而死。此病有遺傳性，且傳染性大，往往波及全林。

硬化病之病原菌，為桿狀胞子，上有菌絲無數。蠶患此病，身體殭直，內充水分。凡欲預防此二病者，除檢驗母蛾及實行消毒外，最好將健壯之蠶移走，以防波及。

寄生蠅則產卵於柞葉上，蠶把蠶卵與柞葉共嚥而下，經二三十分鐘即孵化。寄生蜂種類不一，多產卵於蠶體表皮內。二者之幼蟲，即生長在蠶體中，吸取血液，侵害組織而發育成長。蠶遂斃死。或能結繭而不成蛹；或成蛹而不能化蛾。其預防法有三（A）受寄生之蠶體，埋在地下一尺五寸以上之深度。（B）製絲之繭，在結繭後十日內殺蛹並殺其幼蟲。（C）盛繭器用金器製，並糊其隙，不使幼蛆出脫。

（3）飼育：

『最憐小雨初晴後，一路春山毿毿中。』『蠶戶山中無甲子，繭圓如月是中秋。』此橡繭詞中描寫春秋兩季飼育柞蠶之詩句。依照蠶戶慣例，春蠶在清明後十日上樹；夏至收繭。秋蠶夏至前後上樹；白露收繭。自卵孵成蟻至成熟結繭為止，共四眠，需時四十八天左右。通常母蛾產卵，約十二天前後，即可孵化。但為使其孵化齊一起見，另有催青室之設備。加火生溫，升至華氏表六十度以後，即行孵化。再將蠶蟻移入柞林，謂之收蟻。本地人多將柏樹枝葉置蠶蟻筐中，蠶蟻聞香上爬，再將柏枝移入柞林，聽蠶自行移食柞葉生育。或將蟻筐攜至林間，將柞枝攀入筐中，引蠶上樹。亦有在孵化前數日，用礁勒之紙，塗以蕨漿，粘蠶卵二十粒左右，將紙條栓於柞樹枝上；俟其孵化後，自生於葉上者。

但稚蠶孵出，即行上樹，每因氣候驟變，易致病害死亡。損失極大，最好採用稚蠶戶育法，以竹筒盛水，插入柞枝，引上稚蠶。待其一眠後稍稍成長，再送上樹，抵抗力增強，病害可以減少。不致遭受意外的犧牲。但亦有因戶育遠反自然性，恐蠶種變弱而持反對論者。故戶育時對於空氣日光之調節，新枝葉之更換，宜特別注意。

在蠶上山之前，必將山上雜木枯草腐朽石礫等物，悉數剷除。謂之掃山。但淺草不必盡去，遇蠶下墜時不致受傷。據府志云：『柞蠶性忌油桐，經其樹，上其葉必死，又烘室中燃桐油，或誤以桐木燃燒亦死，食白楊者死；食其他雜木致病。惟嫩楓葉食之無害。婦林時可以不去。』

自然氣候如狂風、暴雨、霖雨、烈日、旱霜、冰雹、瘴霧等，均可為害。但此種天然災害，幾乎無法調節。但可用科學方法培育健壯之蠶種，使其可以抵抗氣候之侵襲。此外如蟻蟲蛇鳥，均為蠶害。故掃山時，遇蟻巢必掘而燒盡。鳥雀在薄暮及黎明，尤須護防。可以洪聲或銃礮驚走。蟲則有枇杷蟲、山蚱蜢、牛角蜂、馬蜂之屬，多破蠶皮、吸其肉汁，蠶即死。故必驅除。遇蜂巢則燒之。又蛙能食矮枝之蠶，蛇能升木。野猪拔樹，守者宜加意預防。

凡一樹之葉將盡，則將附有多數蠶之樹枝剪下，裝黃荊條編成之蠶筐內，移於他樹。移後待其爬上新枝，即須將舊枝取去，以免蠶食乾葉致病。遇蠶正眠，不可移動枝條。且不可斷其絆足之絲，否則不能脫皮而死。又剪枝時，必先微敲樹莖，使蠶發生恐怖，緊攀枝葉；然後下剪。以免用力過猛，蠶墜地受傷。又移蠶時，往往一樹大小雜置，眠食不一。且發生病害，起自一樹，傳及全林，為害尤大，應採區分移食法，以免上述弊端。

（4）造林：

柞蠶食槲，即柞樹；黔省俗呼青㭎，又有水青㭎與扶櫟之別，均屬殼斗科，櫟之子實名橡，故柞繭亦名橡繭。又槲類有樗，或名樗繭。黔北一帶，樹叢生山坵，成為自然蠶林。但一林之間，往往雜樹蔓草，行列交錯，未加整理。山戶放蠶，翻青及管理，頗感不便。每場最多可放三四千蛾，規模稍大，即無法管理。故欲大量飼蠶，尚有造林之必要。

造林有利用原有樹木下種，或萌芽之力，保育野生樹苗者；稱為天然造林。其法雖較經濟，且簡單易行。但往往不能達到造林者所期之目的。若以人工播種植樹，施肥灌溉，則太不經濟。故人工造林，亦多困難。最好利用天然林

場,加以疏伐修整;稀者填補新樹;或伐老樹,利用椏蘗,以圖增殖。稱爲混交林,其法比較經濟可用。

裁種　樹可於舊歷九十月間,待實老自墜,拾其堅好者,掘潤土覆之。翌年生芽,然後分植之。據府志云:「㭎子入土,多爲田鼠所食。分植時塗以猪血,可免此患,且生葉豐美。」兩㭎相距約需三尺,不可太密;密則不透日光,且不通空氣,枝葉不茂,蠶事不便循行。若過稀又曠土可惜。㭎生一二年,其行間可種菽麥三年;仍可利用,至四五年即可放蠶。

凡今年飼蠶之林,明年必不飼,謂之歇樹。不歇樹則枝葉不茂,蠶亦瘠瘦。新樹成長,經三次歇樹,則已高大。應伐之,留其根,次年之蘗,可飼稚蠶;二三年後可飼壯蠶。亦須歇樹,已高再伐之。一樹可十餘伐,俗稱種㭎爲一年之勞,百年之利,誠哉可信。

種㭎宜沙質壤土。種在山間稱爲蠶山或蠶坡。如在平原稱爲蠶場,飼育時選擇山場,關係收穫豐歉至大,不可忽略,最應注意下列各條件:(A)柞蠶性喜高燥溫暖,忌過分潮濕。故蠶坡以向東南方面者爲宜。(B)春蠶山場宜向陽,秋場宜向陰。(C)蠶坡要日光充分透射,並須空氣流通。(D)㭎葉太硬或太軟,均不宜育蠶;又葉過於繁茂者,宜伐其枝,使疏密適度。(E)放蠶不可集合一處行之。但蠶坡亦不可分隔太遠,以便管理。(F)蠶坡附近不宜有森林雜樹,以防鳥雀棲息,時來侵害。(G)蠶坡不宜鄰近馬路工廠,以防煤烟泥灰飛揚葉上,蠶食致病。(H)山地不可過高或過傾斜,以便工作。此外如在飼育前整理山場;剷除廢物;開闢路徑;區分林地;亦頗重要,不可忽略。

(5)製絲:

製絲工作,包括繅絲、織綢、染色三部份。過去純屬農村副業,現已進爲專營事業;其方法與組織,亦須成爲工業化,生產率方可提高,出品乃可精益求精,倘仍停滯在家庭手工業階段,則永無發展希望。

自表面觀之,製絲與蠶業,純爲兩端,無大關聯。但同一繭質,用舊式機械繅織,雖技術精良者,亦不免有絲經粗細,條紋不勻之弊。如改用新式機器,則絲經條紋,勻淨劃一,光澤鮮麗,利於推銷。故製絲工業,必須配合蠶絲生產。然後整個蠶絲業方有發展之希望。

本地出產之絲綢,共分爲四品,府綢爲上品;其績絲織成而有皺者曰雞皮,居於次位。再次爲毛綢,而以水綢爲最下,但因製絲機械,均係舊式;織工墨守陳法,不知改進;生產遲滯,貨品不精。且幅面太窄,不合特式裁剪。土法染色,費工耗時,又僅限於黃鹽灰黑諸色,配色單純。推銷困難,市場日狹。

自貴州絲織廠成立以來,大量收買各蠶戶之原料繭,採用新式方法繅絲織綢,或織斜紋,或與棉紗交織,幅面甚寬,用途推廣。並採德國化學染料,染着各種彩色,花樣翻新。將來鐵機運到後,品質與產量,尚有增進之希望。

目下該廠業務,日益擴充。而生產成本則儘量設法減低。例如過去繅織,均用湯繅,木炭耗費至鉅。且技工煮繭,往往因久煮而絲膠溶化太多,抱合不良,絲量減退,色彩轉劣。絲品絲量,俱受影響。該廠乃漸致爲乾繅,成本可以減低。又設法利用已出蛾之種繭,俗名蛾口繭。其價格僅及原料繭三分之一。本地人均以爲蛾口繭之絲條已斷,不能繅絲,只可利用製爲絲棉。實則蛾出繭時,僅吐水潤濕繭端,頭部分絲層而出,絲條仍完好如初。利用繅絲,成本可以減低。將來如果完全試驗成功,能提高品質,減低成本,則黔北絲織業前途,正未可以限量也。

三十年元月於遵義

廣東東江社會風俗概觀

郎擎霄

廣東嶺海輿區,西北負山,東南臨海,河流交錯,最著者有三:即東西北三江是也。且氣候燠熱,而民族亦甚複雜:有粵族、有客家、有福佬、有蜑存黎有猺

除蜑黎猺間有同化外，然大都各能保持其固有特性及風俗。客家、福佬則多居於東江，（註一）猺族則北江有之，黎族則海南島有之，至粵族、蜑族則三江流域俱有之。

東江之發源及流佈，據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一三二五卷惠州府部彙考載：「龍江，今謂之東江。其源一出安遠東一百六十里之尋鄔保，一出安遠南四十里之三百坑，各流一百餘里，合於赤石渡。西南流百五十里，西河水入焉，又至何明潭，則雙溪之水入焉；又西南五十里至東水，浰溪之水入焉。南流龍川縣，雷江之水入焉；至藍口，能溪之水入焉。東南流至河源縣，義合新豐之水入焉。南流經歸善、博羅、永安之境，有神江水、義容水、秋鄉水、上下嵐水、橫瀝之水入焉。北流至金鷄瀝，羅溪之水入焉。西流至博羅縣，榕溪之水入焉；又西流二十里，同湖之水入焉，又西流六十里，羅陽沙河龍池之水入焉。又西至石灣之西南，合增城東莞諸水，經虎門入於海。」然而今所稱東江，大抵指惠陽、博羅、海豐、陸豐、揭陽、豐順、龍川、河源、紫金、連平、和平、五華、興寧、梅縣及潮汕等地而言，因居粵之東，故亦稱粵東云。

作者皖籍，弱冠負笈南來，居粵二十載，嘗遊三江，去年春由順德赴東莞下南，居三閱月，七月初轉赴寶安沙井，勾留月餘，旋即隨軍東上，（舍弟擎天所統率之軍）取道惠陽，經海陸豐、揭陽、豐順，而抵達興寧，沿途所經，並考察社會狀況，民情風俗，輒筆而錄之；近翻檢志乘，足資參證，爰排比而董理之，以成是篇，藉供留心粵東社會者之參考。

一 東莞——下南

下南位居東莞之東北，離縣五十餘里，東距惠陽約二日程，由石龍乘蜑艇，四小時可達，水淺舟膠，蜑女以長蠅牽舟而行，可與北方以驢牽舟互相輝映。山岡起伏，面臨東江，北望羅浮，為東江交通孔道，曩昔設釐金分卡於此，並有糖廠，今俱無有焉。

該地向為陳劉兩族居住，民國十八年間因爭田界釀鬬，焚燬商鋪屋宇百餘間，傷亡數十人。在未械鬬時，陳姓曾建礮樓四座；息鬬後，陳姓一部遷居對江之田寮，並豎碑紀念。作者居此僅三閱月，而鄰鄉械鬬已有數起，礮聲隆隆，不絕於耳，亦可見粵人怯於公戰而勇於私鬬者矣。

現有人口千餘，商店十餘間，人民大都業農。

俗病不藥石，信巫覡，鳴鑼咒鬼，雖至死不悔。

二 寶安——沙井

沙井位於寶安之西北，距縣城約三十五里，西南臨海，由雲林佛子坳往香港約一日程。全村人口達二萬餘，以陳姓為鉅族，其他關李諸姓不過三五家而已。曩昔其地有沙處，甘泉湧出，鑿以為井，故名沙井，後人復以井名其村云。（註二）

沙井有商店二百餘間，人民大都以養蠔為生，緣沙井沿海一帶有蠔塘十七，（每塘自數十頃至百餘頃）各有塘主，蠔民於每年農曆二三月間放蠔，所謂放蠔，即將蠔殼放入蠔塘，海中有該類微生蟲浸入蠔殼，自然長成為蠔，待至第三年農曆十、十一月間蠔始成熟，則往取之，名曰取蠔。惟種蠔者同時分放三個塘內，則每年必有一塘之蠔成熟，周而復始，是每年不斷有收成也。又沙井沿海平時係鹹淡水，故能養蠔，惟每年在農曆五月至八月間，海水全變為鹹，不能養蠔，故於此時須將蠔取出，以艇載往南頭，放入淡水之海，迨八月間復運回沙井。至蠔之收成，亦視鹹淡水平均與否，如屬豐年，蠔塘一畝約有千元之收入，人民幾特此以為生，副業則為捕取魚蝦蟹之類。又蠔有乾溼兩種，乾蠔曰蠔豉，運出沙井以外者均為乾蠔。總計沙井一地每年產蠔約達百餘萬元，至多則二百萬元。以太平鎮為交易樞紐，設有蠔棧多間，沙井出產之蠔，俱由此運銷省港云。至蠔油每年出產少則三數千元，多則萬元。蠔殼可為建屋之用，本省沿海鄉村，多以蠔殼為牆，名曰蠔牆，不特堅固，而且可以防盜竊，蓋若鑿穿一孔，則全幅傾塌故也。蠔灰除建屋外，又可作為肥田之用。

沙井屋少人稠，每年夏初蠔塘公司乃於河邊建搭茅蓬涼亭多間，甚為壯觀，而蠔民除納涼外，亦每以此為煙賭娛樂之窟。

俗病不服藥而僱道士驅邪。又有叫驚之俗，凡孩童患病，則老婦一人擊

愚布之罩前導，而後一婦則跟隨呼叫，大意叫孩童魂魄歸來，并燒香燭，其愚誠不可及。（東寶一帶風俗類此）

三　惠陽——永湖

永湖在惠陽之東北，離縣城三十餘里，由淡水鯊魚涌往港兩日程。環湖皆山，山峯秀峭，碧水涓涓，迤邐五六十里，上通淡水，下達惠陽，誠山水秀區也。

全鎭及附近村莊人口共達三萬餘，均屬客家，商鋪三百餘間。自抗戰後，此地陡爲港韶交通樞紐，惠韶一帶出產之煤、鎢、鷄鴨、猪、牛、米穀等均由此出口運往香港，故貨販不絕，伕價奇昂。（由淡水至鯊魚涌每名挑力約十餘元）

惠陽、大埔、豐順一帶俱吹角買肉，順德陳村亦有此風，其故實備載屈大均廣東新語。

四　海陸豐

海陸豐原名陸安，後析爲二縣，位居東江沿海，爲福佬所居，相傳該族自東晉之亂，由河南光固縣遷移福建，再由福建遷此，故名。亦曰河佬。俗名學老，因其語音鴂舌不易學也。除海陸豐外，並散布潮汕一帶。

福佬既爲中原民族，故其裝飾仍具古代遺風，如婦女所着之衫，係對襟式，乃屬明裝。而其所梳旋螺髻，髻頂束以銀圈。亦有梳團龍髻者，則自民元後港妓到汕尾時始盛行。近則時髦婦女亦多剪髮。昔日男女俱着木屐，自民元二年間陳炯明主粵政時，見廣府人多穿鞋，故令其鄉人仿效之。

俗信道教，城鎭道館林立。又有招夫贅壻之俗，凡已嫁婦女，如丈夫遠出不歸，三載無信息者，則多招夫入門，先訂明條件，（如負擔生活費用，視其家人口之多寡而定，）宴請族中耆老，經其贊同，然後拜祖先，並更易姓名，（例如張某被李姓招去，則改爲李張某，）始能入贅。如被招者違約，則即行逐出，另招別人。若原夫已返則亦拒絕之。至寡婦再醮亦如上所述。又家中僅有女而無子者，則多贅壻，將來則以壻所生之子爲承繼。但入贅者亦僅限於戚友，入贅後，亦須更易姓名。然最奇者一人可同時入贅兩家，但並無發生爭夫怪劇。（潮汕亦有此俗）

又俗大便不用紙而代以竹籤，仍有秦漢遺風焉。嘗考吾國之有紙，始自西漢蔡倫，且初出時亦甚名貴，僅供書寫之用而已。故當時上至高官貴人，下至販夫走卒，其潔大便或用綢布或用竹籤，用後以水洗滌。聞今東莞、欽廉高州潮汕亦有此風云。

節序亦與廣州同。惟農曆正月初九日爲天地父母誕，極形熱鬧。（註三）出產除夏布爲名貴外，則以海產，鹽爲大宗，自抗戰後，沿海被倭寇封鎖，蜑民不能出海網捕，謀生維艱，海濱叫號無虛日矣。

五　揭陽——河婆

河婆居揭陽之西，離縣城五十餘里，爲該縣第二區，人口約二萬餘，商店約三百餘間，爲揭陽富庶之區。出產以海產爲大宗。又潮汕橋樑建造爲粵省冠，河婆橋樑大都堅固而且美觀。

嶺南謂邨市爲墟，柳子厚詩：「靑箬裹鹽歸洞客，綠荷包飯趁墟人」即此也。揭陽各鄉鎭市場有五日一墟者，或一六或二七或三八或四九或五十；有三日一墟者，或一四七或二五八或三六九，鄰近各墟多不同日，彼此可以往來貿易也。河婆墟期牽豬論値，謂之豬市，而與寧坭坡復有牛市，互相媲美。

由河婆到南山約四十餘里，商店三四十間，作者到達時，適値曾楊兩姓械鬬，墟場罷市、家家閉戶，惟雙方頻放冷槍，鄉民驚惶之狀，若大禍之將臨者。

再由南山到五金富約三十餘里，時天尚未曙而兒童已上學攻讀，燃燈照書，咕嗶之聲，不絕於耳。

六　興甯

興邑啓疆東晉，（析龍川縣地置）是時屬東官，唐宋元以來，或屬循州、或屬惠州，至明惠州改府隸轄以定，淸因之，雍正十一年陞潮之程鄉縣爲直

錄嘉應州，附以興寧、長樂、平遠、鎮平四區。迨至民國，廣州直隸省府。

邑地連汀贛，水接潮漳；寶山成六十餘丈之奇，屏開嶂水口，據上中下堡之隘，喉扼鄰封。惟地與贛接，氣候較寒，每至孟春雖常有雪降，然花木不因之而凋枯也。

全邑人口淸「順治十四年一八三六丁，康熙元年一九〇二丁，康熙十一年一九〇八丁」（見圖書集成職方典一三二七卷）迨至民國驟增，抗戰後，已達四十餘萬，俱屬客家。縣城有商店六七百間，以布、扇、紙等店爲多，蓋皆爲本地所出產也。

邑民生活，大都一日三餐，近來米價昂貴，多粥食或代以雜糧；茶館僅城內有之，而鄉鎮則有茶攤，（東江一帶俱如是）牛肉豆腐館攤則城鎮街巷俱有之，專售牛腩、牛圓、豆腐（羮煎兩種）等，蓋東江一帶俗好食豆腐，而興邑尤甚，按黃豆以之作豆腐爲佳，無煙火氣。謝綽拾遺：『豆腐之術，三代後未聞，此物至漢淮南王安始傳其術於世。製成方塊，曬之使乾，名豆干。』惟自當局限制屠牛後，則此類攤販業已改售別物矣。男女所着衣服，與廣州無稍異，惟婦女出入城市，則以黑巾一方蓋頭髻，此俗出自潮陽。潮陽婦女出路必冒首一帕，長數尺，兩手左右持之，云昌黎在潮遺製，曰「韓公帕。」又惠陽婦女多戴涼帽，劈竹絲織圓笠，四垂葛布爲簷，則謂坡老始造，曰「蘇公笠」云。邑村婦亦戴涼帽，但無蘇公之名。又婦女出門擎烏油繖傘，形如鸚鵡垂翼，曰鸚哥傘。又俗聚族而居，建屋於田間或墓旁，屋名某園或某樓，『宮室皆極高敞，規制雖與他郡異同，然結體方正，不尙蕭散，牆壁率用石灰攙小石和築而成，歷年彌深，其質愈固，鄉富民築室，大者深廣四五十弓，小亦一二十弓，大抵砌墀，繚以短垣，背負郭如城垣狀，旁夾兩室，或前後峙兩樓中夾室。故諺有轉城四角樓之目。』（興寧縣志卷十風俗志）

至於男子職業，除在本邑作商賈外，間有貿易於川、廣、湖、湘間，亦有遠航南洋經商者。自抗戰後，本籍商賈官吏，多經營運輸事業，貿易港、韶間，囤積居奇，投機操縱，因而發抗戰財者總計逾一萬，萬元之鉅，忍心害理，孰甚如此！

鄉村男子多逸，而婦女則俱刻苦耐勞。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引寰宇記言：「龍川風俗云，婦人爲市，男子坐家」蓋龍興接境，浸染此風久矣。婦嫗少女短裳跣足，任田園諸務，亦勤於紡績，每家均有一二架機，日夜紡織，故興寧土布出產甚夥，謂之家機布。其近山諸鄉婦女上山樵採，負薪入市，求售以謀升斗者，尤爲勤苦，然習之而安。

邑娶婦，媒氏最重，昔有盧茅二大姓，攔路索新人錢，今無此風，錢歸媒仍曰盧茅錢；婚畢後，媒者友必索飲，曰剪鵝尾。淸胡曦詩云：『冰上人尋月裏娥，彩輿先導簇笙歌；盧茅定例錢多少，媒雉調完合剪鵝。』（枌榆紀事 新婚次日於洞房設筵，新婦與郎君對飲，曰吃團圓。

『俗尙童婚，齔齒未生，鳴雁已奠，是有女者得釋其三載恩勤之苦，無婦者得省百兩聘問之資。』（興寧縣志卷十一）今此風仍盛，而其弊害則不可勝言，往往因性情不投而離異，甚至拋棄子女而淫奔者，亦數見不解。淸邑令仲振履有詩詠其事（十誡詩之一枝上花）云：『枝上花，唯一蔕；閨中婦，無二夫；貧賤富貴各有命，一與之醮終身俱。爾夫勤儉持家計，家道雖貧終有餘。夫也不良命所值，命不猶人難改圖。此夫不良逐人去，彼亦未卜必何如？倘若轉徙遇凶暴，孤貧異地誰相扶？命窮到處無安樂，垢面蓬頭仍故無，不如安分守貴賤，生兒長女光門閭。種粟一斗舂作飯，織布五丈縫作襦；寒有布衣飢有粟，長成兒女孝翁姑。』

俗生子彌月命名，設筵飮客，曰滿月觴，襁負行室中，呼曰鷄遝鶵鷹，不解取義。淸胡曦詩云：『喜醉生兒滿月觴，瑜環繡葆出華堂，不將蓬矢桑弧射，呼鷄呼鷹笑阿娘。』

俗多溺女，究其原因，『或謂生男可資奉養，生女終適他姓，因而溺之；或又謂興俗最計奩，奩薄則遺笑鄉鄰，厚又中人難辦，因而溺之。』（註四）梅縣亦有此風，嘉應州志卷十四云：『嘉應民情馴良，……惟溺女一事，最爲惡習。』今已稍戢矣。

又俗尙堪輿，蓋興贛接壤故也。興寧縣志卷十風俗志云：『俗信堪輿，延地師備資斧，越十百里以求吉壤，甚有停櫬在家數十年不葬者。』『且死者之慘，莫過於檢驗，謂將已葬之尸復剖棺剔骨而顚倒其遺骸也。……俗於父母死一二年後必毀其棺，暴其骨，置諸罐中，而血肉未盡，復棄於澗壑，速其消化，甚有迫不及待者，竟用指剔括，以火炮炙，雅其名曰洗骸。』（見同上書卷

十一仲振履戒爭墳洗骸文）往往因爭一穴之地，搆訟興獄，產破人亡，猶不知悔。

又俗信巫尚鬼，病者倩巫築臺咒禳曰跳茅山。興寧縣志卷十云：「病鮮服藥，信巫覡，鳴鑼吹角，咒鬼，令他適，名曰跳茅山。」更有倩巫祈禱，謂贖魂者，名曰送錢。巫預截竹一竿，上繫刀尺，使病者祈親持之而搖，曰搖魂竹，若頻呼哥哥，其轉音卽魂兮歸來意也。「新遷以後，或一月或半月延道士於家終夕誦經，謂之妥龍神。」（興寧縣志卷十）亢旱祈雨，鄉里兒童數千，烈日中扛佛，擊鉦鼓，圈楊柳帽，跣足走數十里，五步一拜，呼聲殷天，至城內寶成寺拜禱焉。俗好設醮，有拜二十四諸天菩薩名色，齋醮畢，迎佛出遊，曰解醮。俗以三六九月十九日婦女多入齋宮禮佛吃齋飯。邑北五里米寨橋，有九子母神廟，婦女求子者往禱焉。清胡曦詩云：「米寨橋頭春草長，個儂結伴去燒香，舉頭合掌低頭祝，九子須同阿媽娘。」（枌榆紀事）

邑有蜑戶舟居水宿，網捕爲生，語言微異，所奉蜑家宮，（在縣西）肖神像，傍爲蛇，每五月五日享神，而載之競渡以爲禮。其稱神云：明山漢帝，有感大王，不省何說，大率荒猥耳。其姓麥濮何蘇吳顧曾。明洪武四年於水口置河泊所，轄之，正統六年知縣朱孟德奏革，以其人附貫下六都籍，每歲納魚課米若干，蜑民儳區，其後除派於各里甲。舊有船隻四百餘隻，與民船同，崇禎初僅存四十餘隻，清康熙十八年查點蜑船僅十餘隻。二十年後始復舊業，今有蜑船七八百隻，除網捕外，大都載客客渡云。

邑之「西河，一謂之通海河，其源有二：一出羅岡，一出龍歸洞，至合水而二流始合焉。」（圖書集成職方典一三二六卷）西河多青樓，沿岸皆六篷花艇，簫鼓喧闐。清胡曦詩云：「六篷船好四絃哀，花柳河西歲月催；老去秋娘風貌減，琵琶愁唱到春來。」（到春來，琵琶曲譜也）兵燹後風景大非昔比。

至於節序，正月初三日家掃塵士，盛以箕，焚香送郭外，謂之送窮。上元夕，婦女設筵圍坐賞燈，曰暖燈，蓋取添丁之兆，並燃歡喜炭，俗呼花蝴，以水梨花一種爲巧製。又是夕婦女出摘菜，曰偸青，亦取生子兆也。龍岡，邑東十五里，祀石古神，上元十六夜，烟火以數千計。俗祀社曰做社，春社祈穀，（入春祈穀，以楮挂竹插田，曰挂田錢）城中醵錢市酒肴祀神，鄉落椎牛釃酒聚而羣飲，乃罷，秋社亦如之。天妃俗呼阿母，三月二十三日去游，曰迎鑾，傾城士女縱觀，是月天妃宮婦女給百子社，鬮拈麟兒餅，得者有喜。桃李諸果，多出北廂大龍田墟，三六九日爲果市，村姑結隊趁墟。四月朔，近城卽打龍船鼓，以鉦爲節，鼓三發間以鉦三，又鼓四而鉦三應之。其意曰救屈子汨羅江，同救屈子，汨羅江云云。明時端午競渡，清末則無，惟鐃鼓迎神，以楮摺繪小龍舟放江中，亦循其名曰觀競渡。是日家家以雄黃蘸酒，令小兒飲之，云走百病。七夕拜星姑，幷以糯飯拋撒瓦上。「八月初一日謂之大清明，往往攜其夭折子女，列薪焚之，其焚而未盡者，皆棄諸山麓，以爲必如是其輪迴始速。」（興寧縣志卷十一）至今此風仍未稍戢焉。中秋「食螺肉謂之挑鬼眼」（見圖書集成一三二九卷引興寧志）剝芋曰剝鬼皮。閨中多不寐，云待月華，見者有喜。重陽登高神光山，山在「邑南十里，形如展旗，爲邑之挂榜山，昔羅孟郊讀書於此，見五色光氣。」（圖書集成職方典一三二六卷）是日賽會，祀石古神者幾萬人。山麓有宋學士羅公祠，並墨池古寺，寺側飛泉一泓甚清冽。「十月朔，城中作粉食薦祖，鄉落以粉食掛牛角，云以報其勞。」「冬至具米丸肴核薦祖。」（圖書職成職方典一三二九卷）除夕聽鏡，俗曰聽夜卦。

邑出產土紙，產量較多，品質亦極優良，大都運銷韶港，雖運費較昂，仍屬有利可圖，自抗戰後，增設紙廠不少，且對於土紙質地，並謀盡力改善，將來銷路必更暢利。

邑士產摺扇最饒，而製雙開尤巧，多刊畫魏武銅雀臺校射圖，或畫過牆梅，婦女多能之者，行銷以湘楚爲多。

羅姓崇道堂通書銷售甚廣，其創始在於清乾隆間，邑中有陳德碧者精天文七政，凡三角八綫中西合一之旨，靡不剖元析奧，所選通書，取證欽曆無不符合，死後其法轉傳羅姓，至今歷代必有數人，歷年刊造通書，往售各路。

興邑山多田少，生齒浩繁，所產之米，多有不敷，每遇歉收，專望龍川一帶餘米接濟，否則飢口嗷嗷，奸邪竊發。查清初穀價賤時每石二錢或三錢，若米貴斗米二三錢，則爲荒歲，然最貴斗米不過五六百錢，以至千錢則爲大歉。（註五）自抗戰後，外米來源斷絕，加以奸商囤積居奇，糧價飛價，現每石已達九十一二元，人不聊生，當局亟應依照法令切實檢察投機操縱之不逞分子，

一經查覺，嚴爲法辦。然治本之方，仍在改良農具，振興水利，開闢荒地等。明祝允明有言：『唯茲邑之水，無小無大，靡不有善無害。』見（興寧水利記）惟開發水源，必須廣事造林，況全境彌望童山，其河塘常涸良有以也。考旱乾之故，總由草木稀少，蓋樹木多則地面空氣常濕而能生雲，雲中之水不爲乾空氣所收，乃能降雨。且多植樹木可備造船築室之材，即無用之木亦可備薪蒸。（或者謂興邑土壤不宜植果樹，但其他如松柏榛杉竹等均可種植）此外並須參考山西成法，組織打井隊，從事鑿井，以利灌溉。

七 梅縣

梅縣秦漢爲南海郡揭陽地，晉宋則屬義安郡海陽縣，迨南齊始置程鄉，唐平蕭銑復屬潮州，唐末五代僞漢劉氏昇爲敬州，後避宋諱改稱恭州，宋元豐十四年改爲梅州，紹興中爲程鄉縣，隸潮州，後復爲梅州，元至元中改置梅州路，後復爲梅州，治程鄉縣，明洪武二年省州入縣，淸雍正十一年又昇爲直隸嘉應州，轄興寧、長樂、平遠、鎭平四縣。迨至民國始廢州改爲梅縣。地界江閩，壤接平興，「其道路皆一二日可至，山環水匯，以藩屏州治，天然一提封也。」（見王吉人程鄉縣志）

該地峻嶺巨嶂，四圍阻隔，唐宋爲瘴癘遷謫之鄉，宋楊誠齋入程鄉縣界詩云：『長樂昏嵐着地凝，程鄉毒霧噴人腥，吾詩不是南征集，只合標題作瘴經。』明黃宗羲宋元學案引道護錄：『嶺南人言：春循梅新，以死爲鄰，高竇雷化，說着也怕。』今者開闢，瘴霧全消，合一歲計之，燠多寒少，故以燠爲常，以寒爲變也。

客家爲中原民族，淸林達泉客說謂：『客家多中原衣冠之遺，或避漢末之亂，或隨東晉南宋渡江而來，凡膏腴之地，先爲土著占據，故客家所居地多境瘠，其語言多合中原之音韻。』（詳見茶陵三家文鈔）陳澧亦謂：『嘉應之話，多隋唐以前古音。』其說皆有所考據。又長寧縣志云：『方言有二：一客家音，一水源音，相傳建邑時人自福建來此者爲客家，自江右來者爲水源。』永安縣志云：『有自江閩潮惠遷至者名曰客家。』蓋惠梅接境，多由江閩遷來，而淸溫仲和嘉應州志卷七方言亦云：『今之土著多來自元末明初，以余耳目所接之人，詢其所自來，大抵多由汀州之寧化，其間亦由贛州來者，其言語聲音皆與汀贛爲近。』足資證明。淸黃釗石窟一徵云：『邑無北宋以前土著，唐元和郡縣志所載戶口不分主客，主客之名，擬始於宋初戶口册，故宋樂史太平寰宇記載：「梅州戶主一千二百一，客三百六十七，」而元豐九域志載：「梅州戶主五千八百二十四，客六千五百四十八，」則是宋初至元豐不及百年客戶頓增數倍。而較之於主且浮十之一二矣。至元史地理志載「梅州戶僅二千四百七十八，人口一萬四千八百六十五。」主客之數已無可稽。而較之九域志所載主客戶共一萬二千餘者所存已不及十之二矣。明淸以還，戶口復有漸增之勢，淸葛三陽程鄉縣志載，『明嘉靖十一年人戶三千零九十九戶，人口三萬八千三百六十六口。崇禎五年人戶二千一百零二戶，人口二萬一千八百一十八丁口。八年本縣人戶一千八百一十七戶，人口一萬九千六百七十四丁口，國朝順治八年人戶一千八百一十四戶，人口一萬五千七百六十四丁口。』迨至民國人口漸有增加，確數待考。自抗戰後，沿海居民多向內地移入，東江各地人口驟增：如惠陽增三十餘萬，揭陽二十餘萬，豐順十餘萬。據最近調查梅縣人口約達六十餘萬云。

本邑商業甚形發達，城內有商店千餘間，近益恃南洋爲外府，經商致富者甚爲夥夥，自抗戰後，一般奸商乘機漁利，因而發抗戰財者亦屢見不鮮。聞淸初邑中士紳有置產暴富者，（註六）是投機攫利爲該邑紳商一脈相承之慣技矣。

圖書集成職方典一三三七卷云：『程鄉縣民謹愿，重本薄末，其依山負海之民，恃其獷悍，往往聚黨爲官府患。』大淸一統志亦云：『民俗質實，尙勤儉，重本薄末，地狹民瘠，尙氣輕生，君子質木，小人悍蔽，俗稱謹愿，……其民敎樸力田，終歲勞苦以食力。』按所述揆諸現狀頗有出入，如云重本薄末，則今邑人經商者甚衆。至好勇鬬狠之風，則潮梅仍盛，淸咸豐間知州文晟云：『近來各鄉匪徒漸染潮郡惡習，出入身藏利刃，私置槍礮藤牌，一有不合，即統衆械鬬。』（註七）是斯俗由來久矣。吉年秋潮陽縣仙門城鄉與深溪鄉因爭割山草釀鬬，死傷數十年，田園荒蕪，損失財產達六十餘萬元。丁茲強敵壓境之

秋，挽救危亡爲全國上下應盡之責，而該鄉村民不但不一致禦侮而反勇於私戰，若非自外生成，何至如斯？惟所謂輕生，蓋服斷腸草。南方草木狀：「名冶葛，又名胡蔓草。」南州異物志名鈎吻。嶺表錄異作野葛。至解毒之方，圖書集成職方典一三三○卷云：『愚民悍塞而輕死，一語不當取草服之，須臾腸斷矣。所幸有活羊血灌之即甦。』嘉應州志卷六物產亦載：『其中毒者以路旁垂鞭草搗爛和糯米泔，或以卵中雞子細研和淸油，或以生羊血解之。……凡茶湯皆不宜熱服。』

客家婦女刻苦耐勞，爲世人所認爲美德，黃釗石窟一徵云：『村莊男子多逸，婦女則井臼、耕織、樵採、畜牧、灌種、紉縫、炊爨無所不爲，天下婦女之勤者莫此若也。』唐劉夢得連州竹枝詞「銀釧金釵來負水，長刀短笠去燒畬。」差堪彷彿矣。

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其於梅州引圖經有云：『郡土曠民惰，而業農者鮮，悉藉汀贛僑寓者耕焉，故人不患無田，而田每以工力不給廢。』由今言之，梅縣山多田少，人不易得田，且所產穀不敷一歲之食，故多行賈於四方（如閩西、香港、汕頭、海口等地）自海禁大開，客人之趨南洋者如鶩。（註八）始至爲人僱傭，遲之又久，襄橐稍有餘積，始能自爲經紀，其近者或三四年五七年始一歸家，其遠者或十餘年二十餘年始一歸家，甚有童年而往皓首而歸者，當其出門之始，或上有衰親，下有弱子，用園廬墓，概責婦人爲之經理，或妻爲童養媳未及成婚，迫於飢寒遠出謀生者，往往有之，然而婦人在家，出則任田園樵蘇之役，入則任中饋縫紉之事。其或番銀常來，（註九）則爲之立產業、營新居、謀婚嫁、送子入學，莫不井井有條，凡邑人之所以能遠遊謀生，親故相依，而出門不作惘惘之狀者，皆賴婦人爲之內助也。惟自抗戰後，倭寇封鎖沿海，以致物價騰漲，而僑眷消費亦隨之增加，近海峽殖民地當局一再限制僑匯，(註一○)則僑眷生活益感困苦矣。

邑俗婚嫁最早，有生僅匝月即抱養過門者，故童養媳爲多。石窟一徵云：『俗童養媳已長成者，多以歲除圓房，或其夫貿易遠方歸者，即以歸之日圓房。』

宋王象之輿地紀勝云：『郡俗信巫尚鬼，捨醫即神，勸以藥石伐病，則慢不之信。』今邑中庵廟寺觀林立，而所祀之神，除城隍關岳外，在他處多不經見者，如漢帝宮（南漢高祖劉龑）安濟侯廟（梅溪水神）晏公廟（註一一）等。僧道齋婦甚夥，多藉廟產爲生，或則勾引婦女修齋斂錢，甚有齋堂，形同秘密窟者，蓋斯種惡習由來久矣。如嘉應州志卷十九周士俊傳所載：『州俗信神好鬼，每耗有用之財，爲無益之費，松口建醮，叢靡數千金。』又同書卷十七祠祀云：『……有所謂城隍誕者……吾州近來亦頗染此習，鄉村婦女尤甚，往往離家百里之遙，斂錢聚會，兼引少年婦女，百十成羣，聚集州城，弊端百種，由此而生。』而依附寺廟生存者，尙有販賣迷信物品商店，全邑約達數百家之多云。

清王吉人程鄉縣志：『富家大族建祠立祀，春秋分及冬至設享，而墓祭尤盛，宰牲列俎，祭畢聚飲塚旁，八月初一謂之大淸明，或淸明不祭，必祭於大淸明。』

又俗酷迷風水，葬數年必啓視洗骸，貯以瓦罐，至數百年遠祖猶爲洗視，因求吉壤，屢遷屢葬。

蜑謂之水欄，辨水色則知有龍，又云龍戶，晉常璩華陽國志巴志載有獽蜑，是晉時四川始有蜑族，而張說之集亦言嘉陵江有蜑，則該族至唐仍存在，又晉書載有天門蜑（見康熙字典蜑字條）是晉時湖南亦有蜑族之遺留，惟自唐宋以後則俱不存矣。至嶺南蜑族之最早紀載者爲韓柳文集，豈唐以前嶺南無有蜑族耶？考史記云：『秦始皇使尉屠睢統五軍，監祿殺西甌王，越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處，莫肯爲秦。』意今之蜑戶即秦時入叢薄中之遺民歟？宋王象之輿地紀勝梅州景物有「蜑家」注：「即江淮所謂魚蠻子也。」考王象之爲北宋以，則梅之有蜑戶則在宋以前矣。梅之蜑戶有僕麥蘇吳李等姓，世舟居，性情音語別爲一種，不通婚姻，操魚船，施網罟取魚。邑有漢帝宮多處，爲蛋家所祀，或謂祀前漢高祖，或謂祀僞漢陳友諒，然二人與梅無涉，考南漢高祖劉龑於乾亨六年四月用術者言遊梅口鎭避災，是其所祀爲南漢高祖無疑矣。宋明曾籍梅州蜑丁爲水軍，蓋以其嫺習海上技術故也。清劉廣聰程鄉縣志云：『顏槦、開禧間知梅州，贛賊陳三槍率衆迫梅城四十二日，槦分隅拒守，激厲將士，又合蜑船布水陣攢矢射之，賊遁去。』又宋史兵志梅州

有靖江軍，所謂靖江軍者，蓋亦籍蜑丁而用之也。明彙典云：『洪武十五年三月命南雄侯趙庸籍廣東蜑戶萬人爲水軍，時蜑人附海島無定居或寇盜，故籍而用之。』蓋所籍亦有梅蜑丁之成分也。圖書集成職方典一三四二卷云：『程鄉舊立一戶，明初置河泊所轄之，歲輸魚課米，洪武二十四年籍其戶爲南廂里甲，輸糧之外，惟供船差，不事他役。』清葛三陽程陽縣志亦云：『洪武十四年立程邑河泊所，以榷魚利，遣校尉於各產魚之處點視，遂以所點額設課米。』自河泊所裁革後，而蜑戶更受勢豪大家魚肉削剝。清王吉人程鄉縣志云：『宏治七年御史吳一貫奏准，每石不分本折、通征銀三錢五分，蜑戶甚便之，計折銀七十兩零。自裁革河泊所，其銀歸縣帶征，而蜑戶人賤且蠢，勢豪往往魚肉之，則投諸大家求庇，各里大家乃以夏秋稅糧寄南廂，日久弊生，所寄糧悉蜑人完納，於是蜑人受代賠之累，本朝康熙十年知縣王仕雲清還大家糧，而蜑戶止辦魚課。』

邑之程江百花洲花舫，往來如梭，蜑妓嬌嬈，笙歌盈耳。清胡曦詩云：『一程來往百花洲，柳月蘋風畫舫遊；蝴蝶推篷蝴蝶會，簫聲吹落倚雲樓。』蓋花舫時來與邑河西蝴蝶篷前推篷也。俗以壺碟小飲曰蝴蝶會，倚雲西河酒樓名。浮浪子弗有蕩產傾家者，當局曾一度禁之，嘉應州志卷十九王元樞傳：『……會改程鄉爲直隸嘉應州，領四邑，列憲交薦，遂蒞州治事。……州故有蜑家船，浮浪子弟往往傾家，自蒞任無敢登舟者。』清李琛程江舟行寓目詩云：『數年夢想水雲鄉，景物蕭蕭五月涼，岸夾人家藏密竹，村留野艇繫垂楊。平田穀秀農夫喜，細雨魚多蜑女忙，獨有沙禽無一事，呼羣飲啄立蒼茫。』是當時江上情景不難由此覘之矣。

節序與他處同，其稍異者，清張眉叔談梅云：『畬坑堡土俗，正月五日趁墟者不貿易，凡僱倩春作傭役者，於是日訂議，謂之春哥墟。』『上元婦女度橋投塊，謂之度厄。』（見圖書集成職方典一三三七卷）『七夕酒席多用龍眼，謂之結星。』（同上書同卷）王吉人程鄉縣志：『立秋日不操作，婦女不採園蔬，謂之歇秋。秋收也，不歇忌觸秋則無收云。』『冬至祭用米員，或用以粘焉，謂之飼耗。』（圖書集成同上卷）

至於本邑教育，宋有州學，有小學。宋教授林淘置小學記云：『宋寧宗時知梅州軍事劉煥置有小學，並置田租爲小學糧，亦所以課督童稚也。』（嘉應州志卷十六）王象之輿地紀勝載：『方漸知梅州嘗謂梅人無植產，恃以爲生者，讀書一事耳。』可見梅士之喜讀書，自宋已然。明時設雙忠、培風、錦江等書院。又立社學，嘉應州志卷十六云：『明嘉靖元年廣東督學魏校毀坊村淫祠立社學，延師朔望考課，次日習禮習射，此程鄉社學所由來也。時社學有四：曰東社、西社、南社、北社，此小子之學也，貧富貴賤才不才共之，無所擇焉。』大抵有類於今之平民義學也。清時書院林立，有七賢、程江、先賢、立誠、東山、崇實等書院，大都指定的款，延師課士。至崇實書院爲光緒五年紳士黃鸞藻等創建，規制頗備，課士章程倣省城學海堂菊坡精舍成規，課分四季，體別六門：考古之學曰經、曰史、曰詞章；通今之學，曰輿地，曰掌故，曰天文算法。嘉慶間廣東學政彭邦疇重修梅州試院記有云『州之應童子試者不下萬餘人』。（見嘉應州志卷八）故梅之文學以冠於嶺南特聞。迨至民國邑之教育，更形發達，計有大學一（南華學院）中學八九間，小學千數，而留學歐美者盈來，是梅之一地幾無人不知書者。除本省之文昌、福建之永定外，莫之與京焉。

清林達泉謂客語多合中原之音韻，而陳澧所論亦同，黃釗石窟一徵，溫仲和嘉應州志卷七方言及近人羅香林客方言，對於客話考證，靡不窮源盡委，讀者不妨一瀏覽之。茲略舉客話如下：父母統稱曰爺孃，亦曰爺哀；父曰阿爸、阿爹，母曰阿姆、阿媽、阿嬭；祖父曰阿公，祖母曰阿婆；曾祖父曰公大，曾祖母曰婆大；婦人稱君舅曰家官，君姑曰家姑；夫之兄曰阿伯，曰大郎，夫之弟曰阿叔，曰小郎；夫之姊曰姊，夫之女弟曰小娘姑，子之妻曰新婦，親家翁曰且公，親家母曰且姆，親家兄弟曰且伯，且叔；男子曰賴子，女子曰妹子；妻父謂之丈人老，妻母謂之丈尾哀，亦曰大尾婆；子女之最小者曰滿子，婦人統稱曰姑娘子；曾孫曰塞子，赤子曰犽獶，夫謂妻曰老婆，妻謂夫曰老公，亦曰夫主，妾謂之小，亦曰阿姆支；愛子曰吾子，年老無子者謂之孤老；和尚曰禾上，又曰秃子；娠謂之有身；富謂之發，貧謂之括；美謂之產，奢侈謂之爽；吝嗇謂之澀，智謂之精，愚謂之戇，歡喜謂之颯，憂謂之切；婦人與人私通曰甲人，相親昵謂之黏。總之，惠梅等地，其土音大致皆可相通，然各用水土之異，聲音高下，亦隨之而變，其間稱謂亦多所異同焉。

(註一)東江民族之分布:惠陽則城內多爲土著,而鄉村則爲客家,海陸豐潮汕爲福佬所居,河源博和新揭豐華興梅等縣,則爲客家所居。而蜑家則分布沿江沿海一帶也。

(註二)據父老相傳:金人入寇,宋室偏安時,嶺外平靖,中原民族遂同南播遷,陳之祖某亦避亂來此,先陳而來者爲關姓。惟陳祖惑於日者言,謂若居於此,族必繁衍,乃婉商關姓,租爲養鴨山,適所居旁有沙塊,掘之泉甘而冽,秋冬不涸,故鑿爲井,名爲沙井,其後子孫繁昌,建祠於其上,(陳昂積公祠)後人又以井名其村,誌不忘也。

(註三)相傳宋皇祐間狄武襄公青率左右先鋒孟良焦贊等往廣西征儂智高,滅之,及班師,道經海陸豐,二將頗曉各地方言,良聞福佬稱人是猴,怪之,遂書一「人」字示之,則仍讀爲人,良以其文語各異,甚涨之,乃大戮福佬,殺止正月初九,福佬呼搶天地父母,哀告求饒,始止殺,故後人以是日不實爲該族重生之期,顏曰天地父母誕,蓋誌不忘云爾。按此傳說殊爲荒謬,宜正月初九日爲玉皇誕,宋王逵蠡海集云:「玉帝生於正月初九日者陽數,始於一而極於九,原始要終也。」

(註四)見興邑知縣仲振履戒溺女樊嬙文,載興寧縣志卷十一藝文志。

(註五)興寧縣志卷十二外志所載:「明嘉靖七年戊子秋七月城南災民饑,至有茹柿葉者。崇禎十七年饑,斗米三錢,民多轉死道路。清順治五年戊子春大旱穀貴,斗米四錢。康熙五十二年癸巳饑,穀每石一兩。雍正四年丙午春旱穀貴,斗米三錢,時潮州大饑,惠潮道方願瑛請於上,借縣倉穀七千石,舳艫相繼,沿途奸民倡衆搶掠,當事懼激變,乃將爲首者置之法,亂始息。乾隆五十二年丁未饑,知縣方元倡賑,嘗聚粥飢,時擠擁踏死者五十七人。六十年乙卯大饑,斗米千錢。道光六年丙戌春饑,斗米六百餘錢……」

(註六)清黃釗石窟一徵:「國朝康熙間邑中士紳有暴富者,相傳民間憚於征徭,因以產其產歸之士紳,故士紳皆坐獲連阡廣陌之利。」

(註七)見嘉應州志卷十五兵防載州畫文晶奉撫體練訂定章程。

(註八)民國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一日星島日報載:「南洋客僑爲數約二百萬。」而梅籍客僑雖未另列,然爲數諒亦不少。

(註九)俗謂往南洋者爲番客,故信曰番信,銀曰番銀。

(註一〇)民國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星島日報載馬來亞僑匯的再限制一文曰:「自去年歐戰爆發後,海峽殖民地當局爲防止資金逃避,開始頒布關於僑民匯款限制條例,規定家用匯款每月不得超過五百元(星幣)至今年春又減到二百五十元,近來因歐局變化,又有減縮之說。」

(註一一)明周憲王(朱有燉)國獻家猷云:「明初豬婆龍爲害,江岸常崩,朝命捕之,其四足爬土石爲力,以炙豬餌釣不能起,有老漁教衆以甕通底貫釣繩下之,龍食餌,甕罩其頂,乃用前二足推拒,乘此併力擊之而起,衆問老漁姓,曰晏,姓,倏忽不見。及築岸成,報上,太祖曰:昔數晉於覆舟山是云晏公。遂封爲神宵玉府晏公都督大元帥,命有司祀之。」又提眉叔談薈云:「洪亮吉外家紀聞:陽湖雲溪北岸爲晏公祠,內有明萬曆間碑,晏公諱溪,元時爲浣布局大使,歿爲水神。又引續通考云:臨江府、清江鎮、晏公廟神名戎仔,明初封平浪侯。」

民國三十年一月十二日於興縣。

讀「葛雷(R. Gray)氏法律定義」後

沈玉清

「法律」(Lex, Loi, Law)這個名詞,看起來很簡單,可是歷來學者給它的定義,卻很不一致。他們聚訟紛紜,不知筆戰了幾許時日,但到了今天,依然找不出一個可以使人滿意的定義來,這似乎是一個令人百思不解的謎!

法律定義之所以這樣既多且異,除因時間和領域不同的原因外,泰半由於學者的互相歧視所致。他們好「標奇立異」,揭櫫其「與衆不同」的學說,所以有些定義,缺點太多,就不免被人唾棄,但具有相當價值的也着實不少。美國的法學大家葛雷氏將其中的「犖犖大者」歸納起來,約有三說,追三說雖已「明日黃花」,但在今日學術上猶盤踞着相當的勢力,今請略述三說於後。

第一爲法律命令說,此說係奧斯汀(J. Austin)等所主唱,他們認爲法律是主權者的命令(Law as the command of sovereign),不是命令便不能稱爲法律(但稍有例外,)法律的本身並沒有甚麼力量,唯國家的政治權威是已。第二爲法律民族精神說,此說係薩維尼(F. Savigny)等所創導,他們認爲法律是民族精神(Law as the spirit of the nation)或人民之共同信念(Common conviction),人民不能加以選擇,所以也不是幾個立法者所能左右。第三爲法律固有說,此說係卡德(C. Carter)等所服膺,他們以爲法律既不是主權者的命令,又不是人民的共同信念或民

族精神，而

過是法律

他們對於

而僅爲代

葛雷

敢輕易贊

的法律，卽

律上的權

body of

is, the ju

nation o

淵源(The

大施抨擊，

已所下的法

先就第

他舉了一個

建築。某乙將

種樣式，因爲

爲這樣裝置

工作上的許

置是否與某

梯豎直起來。

這裏我

某甲也許不

種樓梯，或是

審理每件案

希望去思想

Lord Coke

有時雖爲立法者所採取的，但決不能認爲是人民的共同信念的產物……」

再薩氏認法律爲民族精神的表現，依此推論，那末甲民族的民族精神自與乙民族的民族精神不同，德國應研究她固有的德國法，但事實上德國繼承了許多羅馬法，難道羅馬的民族精神就是德國的民族精神了嗎？不但此也，德國人民對於羅馬法不僅不表歡迎，並且非常厭惡它，所以薩氏的法律是人民共同信念的產物，於此轉不免有「法律非人民共同信念說」之譏了。

最後，就第三說言，卡德等以爲法律是固有之物，這種規則之所以被採用而成爲法律，因爲它們原來就是法律；法律並不是因爲法官的採用而卽變爲法律。(……those rules are laid down by judges because they are the law; they are not the law because they are laid down by the judges.) 葛氏以爲這種說法，簡直是空中樓閣，於是他又故技重演，立刻舉了一個例來駁它，他說 Henry Pitt 建造一個蓄水池，池中放滿了水。這位 Pitt 先生在這只蓄水池的建築上和必要的注意上，都沒有過失，但是這只蓄水池忽然破裂了，這樣他的鄰居 Thomas Underhill 因此就遭了水災。現在問題的關鍵，是不是 Thomas Underhill 就有向 Henry Pitt 請求損害賠償的權利？英國從前的判例如 Ryland V. Fletcher 一案，法院判決被害人可以向 Pitt 請求損害賠償，並且這個判例後來美國的 Massachusetts 州的地方法院也曾採用，但是在 New Jersey 地方就恰巧相反了。現在我們假定 Pitt 蓄水池案件在一個新的州裏面發生，譬如在 Utah 州或更遠的地方，以前這種案件是從來沒有發生過的，那邊既無法規與判例，又沒有這種習慣，法院對於這種案件，或許就採用英國的 Ryland V. Fletcher 的先例，而規定被受損害之一方當事人可以向他方請求損害賠償。因之，R. V. F. 的判例無疑的就成了現在 Utah 地方的法律。假若同樣的事件，在鄰近的 Navada 地方發生了，那個地方對於這種案件的發生，也是破題兒第一遭，Navada 地方的法院判案時既無法規和先例可據，而在民間又找不出這種習慣來，倘若 Navada 地方的法院，不採用英國 R. V. F. 的先例，而判決受損之一方當事人，無向他方請求損害賠償之權，這無疑的就成爲現在 Navada 地方的法律了，卽受損之一方當事人，於此情形下，無向他方當事人請求損害賠償之權。

我們看了上面這個例子，就可以明白二個相鄰而風俗習慣的差異的程度又不甚遠，但是二州對於同樣案件所得的判決，卻成其反。誠然一個聰明而優良的人，依照眞正的道德標準去考慮這個問題時，便以爲學說中的一個是對的，另一個是不對的。但問題的關鍵並不是學說本身的對否，而在與某地方外界的權利原則 (The external principle of right) 相符與否而定的，所以這種判決，在英國或美國的 Massachusetts 州等地方看來是對的，但是同樣的判決若要適用於 Navada，那末就要和它的權利原則相反了，所以 Navada 法院就不能這樣判決。若然說法律是固有存在的，法官不過是它的發現者而不是創造者 (The judges are the discovers, not the creators of the law.) 那末各地的法律都應相同，但事實上卻並非如此。

葛雷氏傾其全力，將上述三說，先後施以「各個擊破」，使得他們啞口無言，如是便可以表彰他的法律定義是千眞萬確了。平心而論，葛氏的法律定義，確是較之上述三說爲高明，至少可以說他的定義，沒有像奧斯汀和薩維尼等的那種缺點，但是我們仔細的把葛氏的法律定義探討一下，就覺得他的定義缺點仍然很多，葛氏也不過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值得我們批評的地方着實不尠：

第一，葛氏以爲法院採用或實施的法規，才是法律。這種說法在英美法系的國家，大體上還能講得過去，因爲英美法系的國家是崇尚判例法主義，法院審理案件時，乃參酌民間的風俗習慣而予以判決，判例具有一般的羈束力。但是大陸法系的國家就不是這樣了，她們沿襲羅馬法，純然採用法典主義，所以大陸法系的國家，其最高法院所發表的法律上的見解，雖爲有權解釋，於該事件羈束下級法院，但這種法律上的羈束力，僅限於辦理該訴的下級法院，此外並無一般的羈束下級法院判決的效力，德國的法律且有明文規定：「法學者的見解與舊判例 (Ältere ansprüche der Richter) 對於將來的裁判不必顧慮，」這就是說，判例是沒有多大羈束力的。不惟德

國，從前的奧國民法第十二條，也有同樣的規定。我國也是服膺法典主義，民刑法開宗明義的第一條就有如下的規定：「民事法律所未規定者，依習慣，無習慣者，依法理」又「行為之處罰，以行為時之法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其中卻找不出「判例」二個字來，照葛氏的說法，那末大陸法系的法律便不是法律了。

第二，葛氏的法律定義，實在和奧斯汀氏的法律定義，犯了同樣的毛病，他們俱着重形式而忽略實質。葛氏說「法院實施用以決定人民在法律上之權利義務的法規」叫做法律，其實所謂「法院實施」和「用以決定人民在法律上之權利義務」云云，二者都不過是推行法律的「手段」而已，正如我們不能說德國佔領「波蘭」時，「調兵遣將」和「大舉犯攻」，就是她侵略主義的定義一樣，因二者僅是她實施侵略主義的一種手段罷了。法律的要素很多，愛爾賓(Ulpian)說法律是「正義」(Justitia)，保羅斯(Paulus)說法律是「正直」，勃拉克斯頓(Blackstone)說法律是禁非善者，魏格麻爾(Wigmore)說法律是表示人之行為關係的規則，奧斯汀說法律是主權者的命令，荷蘭(Holland)說法律是人類外表的行為規則，斯坦穆勒(Stammler)說法律是含有不能取消性與有強制性之一種聯合意志(Das Recht ist das Unverletzbar, Selbstherreich, Verbindende Wollen.)，狄冀(Réon Duquit)說法律是為大衆人民認為有強制性且為維持社會聯繫與發展社會聯繫之重要條件(The term "rules of law" is given to imperatives which seems to the mass of men essential conditions of the maintenance and development of solidarity.)……等等都是法律的根本要素，但是葛氏都緘默不說，所以有許多法學者說，葛氏的法律定義太偏重形式，等於我們問「書」是什麼東西？而回答說「書是給我們閱讀的東西」；等於我們問「藥」是什麼東西？而回答說「藥」是醫生醫病所要的東西一樣。

第三，葛氏把法律完全看作法官所手創的東西(laid down by courts)，未免過於輕視立法者了，老實說世界上恐怕找不出一國的法律是完全由法官制定的，英美的普通法固然是因法官的採用而成為法律，但是國會所頒布的法律或方案 (Documents, Statutes, Acts, Bills)，都須經過立法機關的三讀通過，法國和意大利亦須經過二讀通過，再經公布而成為正式的法律，但是照葛氏的定義看來，這些便不能包括進去，所以他的法律定義，不僅不能說明大陸法系的法律，就是他自己本國（英美法）的法系的法律也難相符。

總之，法學家給法律的定義，亦不過為對其所經心的特殊現象有所說明而已，其中尚有時間與空間的不同，和社會的種種變遷，以一普偏的說法去統括法律的全體大用，實在是古今法學家易犯的最大通病，願我今日法曹諸君子注意及之！

二十九、十一、十四，於嘉定武大。

本文主要參考書：

R. Gray: The Nature and Sources of Law (1927)
C. Allen: Law in the Making (1927)
R. Pound: Interpretations of Legal History (1923)
P. Vinogradoff: Common Sense in Law (1927)
N. Cardozo: The Nature of the Judicial Process (1925)
E. J. Schuster: The Principles of German Civil Law
Lowell: The Government of England, 2 Vols. (1914)
(Oxford): Modern Theories of Law (1933)

法國東方學之亞洲古代地理學

顏虛心

法國為歐洲東方學最盛之國家，夫人皆知之矣。余獨謂歐人之所謂東方學，只以其歷史、地理、語言、文字之學為最可觀，此外實不足多也。其中尤足以補國人之所不及者，厥為其東方古代地理之學，而法國之供獻尤多。蓋其於阿剌伯、波斯以及我國古籍之探討，可謂篳路襤褸，為亞洲之沿革地理闢一新天地矣。余力 (Henry Yule) 有言，若無法國東方學者之工作，則其所編印之馬哥波羅遊記便發生困難，或至無從下手：此非虛言也。

今欲述法國亞洲古代地理學之研究，應分為阿剌伯，波斯以及我國三方面述之。惟此三方面之文獻，關於古代地理之記載，實彼此關連，有不可分者。且如印度以及土耳其之古代地理學，每多藉此三方面之文獻而後得之。則余之所謂三分而述之者，將欲派別支分，自為壁壘，知不可矣。今就行文之便，惟依此學發展之途徑約略述之，於其供獻之蘊奧，不克盡也。世之君子，進而教之，有厚望焉。

法國關於東方古代地理之學，其作系統之研究，應以東方著作叢刻 (Collection ouvrages orientaux) 之發刊為起點。一千八百五十三年，亞洲學會欲補其會報亞洲學報 (Journal asiatique) 之所不及，爰有東方著作叢刻之發刊。據當時該會祕書墨魯 (Jules Mohl) 之言，亞洲學會 (Société asiatique) 實感於責任之艱鉅，與力量之不足，而後發刊該項叢刻。墨魯之言曰：「余縱觀東方學一切之流派，隨處見出其傾向。以歷史言之，因研究範圍之擴大，與觀點之放寬，其領域幾至無所不包，使一切均成其目標。故以此最古文化之尊嚴，其精神出產，在吾人之眼中，只見其為民族過去之說明，與再造歷史之材料而已。但吾人今日之能力，未必即能達此目的。因東方之宗教，東方之詩，東方之語言，東方政治與道德之系統，均有其絕對存在之價值。當吾人於其價值認識清楚之時，吾人即欲對之作價值之判斷，並將指出其在人類精神努力中相當之位置。但在吾人未作判斷之前，應先行了解，此歷史研究所以不可緩已。而吾人今日只在此浩森無際之研究中之入門處耳。夫此浩森無際之研究，文化形式如此其多，文字語言如此其雜，宗教如此其繁，政治變故如此其亂，人類思想之表現復如此紛紜，凡此，其所為激發吾人者，何可勝道。又此浩森無際之研究，其材料本已浩森無際者，又因遺物之發現，書籍之發現，碑版之發現，其材料遂與日俱增。將欲改造東方，重建其歷史，實比西方者為更古遠，比西方者為更廣大，比西方者為更變化無窮，比西方者為更困難百倍也。故望此種作業之完成，惟有期諸學者薪火相傳，及國家之扶助已耳。凡此迫切之情緒，即為學會必在其學報之外，從事於發刊東方著作叢刻之原因也。」

東方著作叢刻，其內容實不限於東方古代地理之學。惟其發軔之始，能為此叢刻立不拔之基者，則古代地理學之名著也。此名著一為伯圖德之遊記 (Voyages d'Ibn Batoutah)，二為馬蘇迪之金草場 (Les Prairies d'or de Masoudi)。此二書者，均為阿剌伯地理學之要籍，而之二人者，亦均為阿剌伯旅行家之巨擘也。茲先述伯圖德。

伊賓納伯圖德 (Ibn Batoutah) 者，丹吉爾 (Tanger) 之法學家也。曾為印度得利 (Delhi) 之市長及馬爾代夫 (Maldives) 羣島之法官，又曾一度出使我國。當十四世紀之頃，曾遍遊東方及非洲各地。其遊記所載，極端希奇，蓋遊記之外，復可作其本人自傳觀也。阿剌伯本為富客情，善款接之民族，故吾人所見之伯圖德，一時為王公大人之高客，一時與隱士教長相游處。當其在蘇丹之馬利 (Mali) 時，馬利國王一時未暇為彼指定居停，如各地王侯之款接彼者，彼即大為發怒，當衆斥責國王，必使給與一屋而後已，可謂怪矣。其尤可怪者，伯圖德每到一地，必娶妻二次，瀕行即遺棄之。

歐人得知伯圖德之遊記，實始於李氏（Lee）其人。其後有武拉（P. Moura）氏者，有杜樂利耶爾（Dulaurier）氏者，均爲介紹此書之人。一千八百四十八年，德夫黎美利始抽譯其關於波斯及中亞細亞之兩章（Voyages d'Ibn-Batoutah dans la Perse et dans l'Asie Centrale, extraits de l'original arabe par M. Defrémery. Paris, 1848），是爲此書有計劃翻譯之始。一千八百五十年，德夫黎美利復譯其關於小亞細亞之一章（Voyages d' Ibn-Batoutah dans l'Asie Mineuse, traduits de l' arabe et accompagne's des notes historiques et géographiques par Defrémery. Paris 1851）而人始重視之矣。伯圖德在此等篇章，極力表出當時波斯土耳其斯坦以及小亞細亞之風俗習慣，政治狀況，故吾人得知是時之小亞細亞，實爲一極端混亂之時代，而德夫黎美利之譯筆，極能出之。自有德夫黎美利之翻譯，世人盼望其全書之出版，非一日矣。至是亞洲學會遂定其書爲東方著作叢刻之第一種。

伯氏遊記譯本之首二冊，出版於一千八百五十三年，由德夫黎美利與申塞納德二人合譯（Collection d'ouvrages orientaux: Voyages d' Ibn-Batoutah, texte arabe, accompagné d'une traduction par MM. C. Defrémery et le Dr. B. R. Sanguinetti. Paris, 1853）。此兩冊書，包括作者縱橫於北非洲，敍利亞，麥加（Mecque），美索不達米亞（Mésopotamie）摩蘇爾（Mossoul）以及巴格達德（Bagdad）之路線。至其回歸於麥加，以及在非洲東岸，阿剌伯之南，小亞細亞，裏海沿岸以至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等等之旅行，亦均載於此兩冊書之中。若夫由君士坦丁堡前往倉潵亥顏（Transoxiane 中亞細亞境在阿母河流域）之路線，則見於其書之第三冊。伯氏之書，其詳明處，世實無他書可與之比。當然伯氏以一十四世紀之旅行家，其所觀察，不能與吾人今日相同；一位回回教徒，其注意之點，當亦與一位基督教徒相異，彼所忽略，每爲此所重視，則常有事矣。伯氏之所記載，於各方面，均如一道祥光，不能廣博，是誠有之；惟此祥光之所照，使歐洲人得知當時東征十字軍之結果，與蒙古勢力之龐大，正在古亞細亞全部發展之狀態，實有極大之關係。蓋此狀態，實足以見土耳其帝國之所以完成，而俄羅斯之所以坐大也。

一千八百五十五年，伯氏遊記譯本第三冊出版（Collection d'ouvrages orientaux de la Société asiatique. Ibn-Batoutah, texte et traduction, par C. Defrémery et le Dr. B. R. Sanguinetti, t. III, Paris, 1855），此冊包含作者在結沙克（Kiptchak 在阿母河沿岸之北）在薄羅（Balkh 阿富汗北境）在枯拉珊（Khorassan 波斯境東北至麥什特）以及在印度之遭遇。伯圖德於此，敍述其個人之所見所聞，絲毫不抄襲，不摽竊別人之記載。其足跡所及，多爲吾人之所不到者。其所注意之事物，亦與今人所注意者有異。惟彼到底是一獨闢蹊徑之人，而非人云亦云者也。因彼之遊記，遂使吾人得與聞其途中所遭遇之事跡。在其記述之中，常使吾人感覺人類之生涯，常在奇怪光景之下。今即以伯氏之入得利朝廷一事觀之，其所遭遇之困難，其獲得得利市長所用之手段，其浪費別人之金錢，其償還此項金錢之方法，以及其突然退隱之決心，凡此種種，實當時回教徒習氣之寫真矣。此外，伯氏曾提及許多歷史上之問題，其證據至可寶貴，足以糾正本地一般歷史家之記載，此蓋因伯氏對於地方之關係較淺，其觀察事實，較能自由而無成見利害存乎其中故也。

德夫黎美利與申塞納德發表其翻譯之伯圖德遊記第四冊，亦即其最後之一冊（Collection d'ouvrages orientaux. Ibn-Batoutah, texte et traduction par C. Defrémery et le docteur B. R. Sanguinetti. t. IV, Paris, 1858），實在一千八百五十八年。此最後之一冊書，實爲全書中最重要之一冊。伯圖德之爲得利王欽差，派遣前往北京，實於此冊見之。當時伯圖德所遭無限之齟齬，蓋即當時馬拉巴角（Côte de Malabar）馬爾代夫羣島，錫蘭（Ceylon）以及歌羅曼特爾角（Côte de Colomandel）等地之實況矣。惟伯圖德最後終獲勝利，遂由蘇門答臘至廣東，取道杭州入北京。其由北京回腓斯（Fez）則經卡爾卡塔（Calcatta）馬斯卡特（Mascate）波斯巴格達德耶路撒冷以及麥加也。伯圖德既回腓斯之後，復遊西班牙，參觀直布羅陀（Gibraltar）馬拉加（Malaga）及格拉那達（Granade），乃再回腓斯。其後腓斯王復派遣伯氏前往蘇丹，伯氏遂浪跡於蘇丹無人知名之

僻地，及於東蒲部（Tombouctou）。一千三百五十八年年首，應腓斯王之招，乃回丹吉爾，二十五年之游歷生活，至此始得休息。其遊記，則歸丹吉爾後三年所成也。

東方著作叢刻之第二種，即馬蘇迪之金草場。吾人對於馬蘇迪之所知，極為有限；吾人根據彼之著作，詳細考察，知彼於回教紀元三百零四年，身在莫來丹（Moultan 印度西北境，屬旁遮普），然則其人當生於九世紀之頃耳。馬蘇迪夙昔已被人視作一傑出之權威，伊賓納卡來東（Ibn Khaldoun）且視之為第一名歷史家。歐人之得知其名者，乃由德金臬（De Guignes）所作之小傳，以及格齊密爾（Guatremère）之所記。吾人由是得知彼乃生於巴格達德，約當回教紀元三世紀之末，死於耶穌紀元九百六十五年，為漢志（Hedjaz）之望族。馬蘇迪蓋其化號，冒一祖先馬蘇（Maçou）之名而為之者也。馬蘇迪生於阿剌伯文化發皇之世，其學至博，其旅行所經至廣，其好奇之心亦至大。其為書也，依照其時學者之習慣，舉凡足以引起讀者之興趣者，無不及之；惟其關於歷史之部分，於吾人為尤見重要耳。據世所傳，馬蘇迪第一種著作名 Akhbar al-Zeman，此書非常龐大，有二十本之多；第二種名 Kitab al-Aouseth，此書為 Akhbar 之補編；金草場則其第三種也。世又言金草場乃馬氏第一二兩種著作之節本，惟馬氏之著作，獨金草場傳於世，故世又有疑馬氏舍金草場外，實未嘗著他書者。金草場之編纂，極無倫次，惟於各方面，包含有極寶貴之材料；此等材料，均為馬氏親手搜得，因與其他之東方歷史家，專以編纂現成材料為書者異也。若以馬蘇迪與愛羅多德相比，是誠不當。蓋彼既無愛羅多德無敵之天賦，亦無愛羅多德廣大之眼光，足與相比，但謂之為愛羅多德同等級之歷史家，居之末座差可耳。馬蘇迪世界史之觀念，在阿剌伯人中最為新鮮，馬氏得享無上之尊榮，實以此。吾人在其著作之中，觀其所述，得知彼曾久居於埃及，敍利亞，波斯以及印度等地，又曾遊歷錫蘭，各新支那，中國，爪哇，東非洲以及裏海等地。金草場雖似為一種節本或撮要之書，惟其數量已足驚人，蓋不下八冊之多矣。

金草場之翻譯，實始於狄郎布（Derenbourg）。狄郎布之宣言翻譯此書，蓋自一千八百五十二年於茲矣。惟彼所做之預備工作甚長，如編輯皇家圖書館所藏希伯萊文寫本目錄，以及校勘抄錄等等，故遲遲不能出版。一千八百五十八年，狄郎布請於亞洲學會委員會，加聘米拿爾（Barbier Meynard）一人，與己合譯是書。米拿爾者，乃是時新由東方歸來，其著作早已見於亞洲學報者也。一千八百五十九年，狄郎布因為別項工作所牽，再無時間兼顧此書之翻譯，遂宣言放棄對於此書之工作。一千八百六十年，金草場第一冊翻譯完畢，所未竟者，惟附註及考異。一千八百六十一年，金草場譯本第一冊出版（Maçoudi, Les Prairier d'or, texte et traduction par C. Barbier Meynard et Pavet de Courteille, t. I, Paris, 1861），包括原文與譯文兩部。自狄郎布放棄工作之後，即由米拿爾及古代以兩人合譯，至是，第一冊書出版。此乃一冊有極大價值之書，對於回教國編年史之解釋，滿紙均是希奇可貴之說明，在東方史料之中，其所得之地位，實至高無上，而米拿爾與古代以之譯文，能表出之。

一千八百六十三年，金草場譯本第二冊出版（Maçoudi, Les Prairier d'or, texte et traduction par C. Barbier de Meynard et Pavet de Courteille. Vol. II, Paris, 1863）。此冊為記載亞細亞洲西部之部分，即記載高加索、敍利亞、尼尼微、巴比崙、波斯、希臘以及埃及等國之事。此等篇章，正如吾人之所見，其價值非常之不一律；一部分非常之希奇，由於其所保存古代之史料，乃掇自口碑或今日已佚之書，或為作者個人旅行觀察所得者；別一部分，則非常之壞，滿紙均是無聊之譜牒與事實，乃當日流行於阿剌伯中者。惟即使是此最壞之部分，仍包含無限真實與有益之史料，為當時人物所不克企及者。譬如關於尼尼微之一章，此為書中最短簡及最不完備之一章，然其中之所指示者，關於尼尼微之所以沒落，早已昭然若揭。此與賴詩（Rich）啓發尼尼微之大發掘所指示者，完全相同也。馬蘇迪之報告本已完備，若其書能早日為人所知，固不待卜德（Botta）而尼尼微已發掘矣乎。

金草場譯本之第三冊，出版於一千八百六十四年（Maçoudi, Les prairier d'or, texte et traduction par MM. Barbier de Meynard et Pavet de Courteille. Troisième Volume. Paris, 1864）。作者在

此冊之中,開始其黑人國度之描寫;黑人以外,供獻數頁簡單之敍述於斯拉夫族之佛郎哥 (Eranc) 與龍各白 (Longobard) 又復回本題以至終卷。在此上面,馬氏對於伊色蘭以前阿剌伯之傳統,與吾人以不少之教訓。又如波斯對於南阿剌伯之侵略,游牧民族之流竄,古阿剌伯人宗教之信仰及其魔術,如神祕之聲,卜人與占卜術等等,均有研究。最後對於各特 (Coptes) 敍利亞,波斯,阿剌伯等曆法及其關於日子與月份之迷信,均有研究。凡此種種,其敍述不脫作者之風格,凌亂中有翔實,可稱琳琅滿目也。

又一年,金草場之第四冊出版。古代以至此,已不復與米拿爾合作矣。此冊之前半,乃關於自然地理之研究。此外,對於各宗教之教堂,特別是拜火教者,有極詳細之記載。其後半,則回回教之歷史也。此冊之所見,幾是完全出人意外者,因爲即在最尋常之事物,馬氏必以好奇之精神赴之。故彼給與吾人之消息,永不能得之於別書者也。

自此以後,金草場譯本,即不能按年出版一次;蓋自古代以既竣譯,其肯犧牲心力於此不急之務者,惟米拿爾一人而已。米拿爾以一人之力,復費十二年之光陰,至一千八百七十七年,金草場之全書始譯畢,計有九大本之多也。此九大本書,已包括馬蘇迪氏全盤之著作矣。

阿剌伯之又一地理學者,是爲輳固 (Yakout)。輳固者,阿剌伯一書賈也。約生於耶穌紀元十二世紀之末。本希臘人,童年被賣爲奴,受阿剌伯科學文學之教養,遂變成一虔誠之回回教徒,蓋無論性質或習慣,均不見有希臘之遺留矣。比長,既營書業,復從事旅行,生平著作極多,惟使彼享大名者,則其地理學大字典 (Dictionnaire géographique de Yakout) 也。輳固編此字典之動機,據云乃因時時感於在一般字典之上,欲尋求一顯著之地名而不可得,故發憤從歷代之歷史家地理家著作之中,收集其所載世界各地之名稱,而爲阿剌伯人所習知者,依字母之次第編述而爲此字典。輳固在木鹿(即今日之麥爾夫 (Merv)) 編此字典,正當 Djinguis-Khan 入寇之前,蓋自是以後,東方各大國書館之所藏,均遭燬壞,阿剌伯文學最古最佳之部分,即遭損失於是時。雖然此種人禍並未波及於回教國各地,惟其減少書籍之數量,實不可估計。其得保存不滅者,惟視其所遭之命運耳。此種摧殘,於寫本尤甚。今舉一事以爲例,如人所共知,吾國古籍所稱爲藍市或薄和 (Bactres (Balch)) 城者,城中所藏十二種書之名目,均爲 Djinguis-Khan 入寇以前之古籍,今日無復有見之者矣。今日歐洲學者所憑藉以研究阿剌伯古代文學者,特灰燼之餘耳。輳固之地理字典,既成於浩刦之先,故其所保存之古籍名目至夥,今日均不可得見,故輳固之書,實爲阿剌伯歷史地理文學之一寶藏。輳氏之書,一方面既由古籍採輯而成,他方面復加入彼個人旅行之所得,故其書所涉範圍極廣。輳氏既不復生,而古籍亦不復出,則欲完全翻譯輳氏之書,實爲夢想耳。職是之故,若能有抽譯之本出現,則世人之願亦足矣。有烏斯巔爾德 (Wüstenfeld) 者,曾翻譯一節本,獨詳阿剌伯本國部分,此本爲輳固手定之書。又有尊泊來 (Juynboll) 者,翻譯一不知作者姓名之節本,書名 Merasid。當此之時,輳氏之寫本,發現漸多,倫敦博物院得有數種,孫福爾 (Schefer) 贈與巴黎圖書館有數種,賴連生 (Rawlinson) 又由巴格達德帶回一種。因此之故,翻譯全書之願望乃起,亞洲學會翻譯委員會即宣布賴連生將翻譯此書;但賴連生爲別項急迫之事務所阻,從未着手此項翻譯。又一自波斯歸來之後,更使彼顧慮到自己多年預備之工作,恐將爲此項翻譯所誤,遂決然棄去其本來計劃。而米拿爾即乘此時機,以爲此項工作可以分部翻譯,乃決定在輳固書中,採取其關於波斯,阿富汗之部分,依照原書字母同一之次第,編輯成書,又從阿剌伯,波斯地理學家之遺文,摭拾字句,以爲之注。(Dictionnaire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et littéraire de la Perse et des contrées adjacentes, extrait du Modjem el-Bouldan de Yaqout, et complété à l'aide de documents arabes et persans, pour la plupart inédits, par C. Barbier de Meynard, Paris, 1861) 至於原書關於占星術,聖賢譜系等材料,惟回回教徒對之方感興趣者,則概行刊削不用。是誠爲一節譯之書,惟就其本身而論,誠足稱爲佳構耳。此書對於有志研究波斯之歷史以及印度河流域各地者,實有無限之幫助也。

米拿爾尚譯有一書,即鄺得濮 (Ibn Khardadbeh) 之道路行省書 (Kitab al-Masâlik Wa'l-Mamâlik) 是也。鄺得濮者,美的亞 (Médie)

之驛站長，約當回教紀元三世紀之後葉，爲阿剌伯最古之地理學家也。米拿爾翻譯此書，乃依據牛津大學一種抄本之覆抄本，而以君士坦丁堡一回教寺所發現之一抄本爲之校對。米拿爾之能得回教寺本以爲校對者，則愛藩迪 (Véfik Efendi) 之助力也。剔得濮之書，不獨爲一道路圖誌，且指出美的亞政治行省之區分，其中對於美的亞或波斯州縣所納賦稅之總額，均有指示，復加入各路市場變遷詳細目錄，於歷史地理常常極有關係。在美的亞時代，驛站長是一重要人物，其工作直轄於朝廷，而轉呈其所收受各地驛站司務關於行政及各行省狀況之奏章於朝廷者也。米拿爾發表此書，實頗爲隨便，因其手中只有兩種抄本，而此兩種抄本乃同出於一本，又既殘缺，屢經覆抄而有訛奪者矣。至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卡尼高夫 (Khanikof) 在亞洲學報發表其關於布哈爾（Bokhara 布哈拉）與康國 (Samarkand 撒馬兒罕）部分道路之備注，以及德夫黎美利復發表其關於敍利亞、美索不達美亞、波斯、小亞細亞等篇之研究，於是前此地名之游移莫決者，至此均得確定，可知古爲某地，今爲某地矣。

一千八百四十五年，比利斯耶爾 (Pellissier) 與李穆藥 (Remusat) 發表加伊羅華納（Mohammed-el-Kairowani）所著之突尼斯史譯本。(Histoire de l'Afrique, par Mohammed-ben-abi-el-Raïni-el-Kaïrowani, traduite de l'arabe par MM. E. Pellissier et Remusat. Paris, 1865) 作者在此書中所用方法，非常端正。書之秩序，第一，作突尼斯及非洲一般之描寫；其次敍述突尼斯統治下各王朝之歷史；最後則以城市之風俗習慣奇聞軼事殿之。其世代之紀元，則依照阿剌伯紀元一般之模型寫下。其錯誤及凡庸，凡阿剌伯人著書之所有者，此書亦有之。其關於回教侵入非洲以前等記載，均是神話與不眞確之事實。其敍述回教統治後第一世紀之歷史，極錯綜，惟秩然有序，雖略乾燥，亦無害耳。至於十三世紀之部分，則較有生氣矣。吾人於此書之中，可以得到突尼斯最原始之口碑與傳統，其最後研究士耳其侵略突尼斯之部分爲尤多也。

此書最大之缺點，在於表示回教歷史之特性，其觀點太狹；作者每以登記最觸目之物質事實爲滿足，在此以外，則只注意於直接與宗教有關者爲限。至於時間上所發生者，如各民族風俗習慣之變遷，商業之進步及其發達之原因，或國家之所以興盛及其衰敗之故，一切今日所稱爲社會現象者，均忽略未多及也。欲求一書足副此內容者，不能不求之於波斯及阿剌伯人中國印度方面之遊記矣。

波斯及阿剌伯關於中國印度之遊記極夥，惟有主名者不多。一千八百四十五年，黎諾 (Reinaud) 乃發表一種法譯與阿剌伯文對照本 (Relations des Voyages faits par les Arabes et les Persans dans l' Inde et à la Chine, dans la IXe siècle de l' ère Chrétienne, texte arabe impremé en 1811 par les Soins de feu Langlés, publié avec des corrections et addition, et accompagné d'une traduction française et d'éclaircissements, par M. Reinaud. Paris, 1845)，此爲耶穌紀元九世紀時阿剌伯旅行家與商人記事之書。此等商人或旅行家，常往來於中國沿海及印度羣島等地，於地方之風俗習慣與生活狀況，均有極詳細極有益之描畫；於其所經營之商業及其所受用之天然物產，亦均有詳盡之記載。有一時期，人或指此種遊記爲李諾德 (Renaudot) 所僞造，其後又有人謂爲馬孫迪之作；至是，黎諾則證明此書之底本乃由蘇利曼 (Soleiman) 之著作編輯而成，稍後，阿蒲易德 (Abou Zeid) 爲之作注及增補，再由阿蒲易德傳於馬孫迪，故馬孫迪得以加入此書之一部分於其所著之金草場中。一千八百一十一年，郎格路斯曾翻印此書之阿剌伯原文，惟因原版在皇家印務局之中，依然不克竣事；黎諾始擔任完結此項工作，並輯錄馬孫迪之著作，於其中加入附錄一篇，校讎一篇，詳注一篇及導言一篇。在此導言之中，黎諾討論此書之原本以及許多地理學上之問題，此實爲一極可珍貴之書也。

一千八百四十七年，黎諾復發表一書，則阿蒲來菲特 (Aboulféda) 之地理學也。(Géographie d' Aboulféda, traduite de l' arabe en français, par M. Reinaud. t. I. et II.) 此書譯文之外，有註解，有釋義。此位哈馬 (Hama) 王侯之書，至是爲可讀矣。惟黎諾並不以介紹原書爲滿足，彼又在譯文之前，弁一導言，在阿剌伯地理學史上言之，此爲最出色當行之作，爲關

於此問題一篇最完備之文章。黎諾在此文中，指陳阿剌伯地理學之起源；考察分析其重要地理學家與旅行家之著作；詳細討論其學說及阿剌伯之數學天文學之方法；按照其在地理學上之影響，如地圖之構造，地理知識之進步及其程度之淺深，指南針之起源及其應用；舉凡一切與地理學問題有關之材料，無不泛濫及之。復依據伊斯打克里（Istakhri）愛德里斯（Edrisi）阿爾巴德尼（Albateni）諸人之知識及其學說製圖表之，爲實證焉。

黎諾爲法國研究阿剌伯與中國印度交通最重要之人物，請詳述之。

黎諾者，一千七百九十五年生於郎壁斯克（Lambesc）；幼時學習於愛匣（Aix）之修道院，以勤勉著稱。一千八百一十五年，前往巴黎，學習東方古語言及繼續其聖教之研究，故彼遂得爲沙信（De Sacy）之學生，而注定其一生之命運。一千八百一十八年，以祕書之資格，隨波爾打利斯（Portalis）前往羅馬，在羅馬繼續其臘邦（Liban）天主教傳道之研究，又特別注意於回回教古代錢幣之學。回巴黎後，畢勒加斯（Blacas）即聘任之爲其私家所藏之回教國古物錢幣之目錄編輯。黎諾出手之文章，用書函體，題爲致沙信先生書（Lettre à M. Silvestre de Sacy, sur la Collection de Monuments orientaux de M. le Conte de Blacas. Paris, 1820）即討論關於此項古物者，時一千八百二十年也。一千八百二十四年，黎諾即進皇家圖書館善本書室工作，因隨時搜獲材料，擴充其舊作致沙信先生書，至一千八百二十八年，遂成書二册（Monuments arabes, persans et turcs, du cabinet de M. le duc de Blacas et d' autres cabinets, considérés et décrits d'après leurs raports avec les croyances, les mœurs et l' histoire des nations musulmanes, par Reinaud. Paris, 1828），爲當時關於錢幣之學唯一無二之書，亦爲最有用之書。惟黎諾自入善本書室工作之後，即逐漸拋棄其教會之生活及其錢幣碑版之學，而專致力於東方史學矣。

黎諾未入皇家圖書館工作之前，已由東方之著作中，掇於其關於東征十字軍之原文，撰爲長編（Extraits des historiens arabes faisant partie de la biographie de l'histoire des Croisades de M. Michaud, traduits en partie et revus pour le reste par M. T. F. Reinaud. Paris, 1822）發表於一千八百二十二年。一千八百二十八年，其定本發表（Extraits des historiens arabes, relatifs aux guerres des Croisades, ouvrage formant, d' après les écrivains Musulmans, un récit Suivi des guerres Saintes; nouvelle édition entièrement refondue par M. Reinaud. Paris, 1829）一千八百三十一年，黎諾即被選爲翰林院之翰林。一千八百三十六年，歐非兩洲回族對於法國與瑞士之侵略（Invation des Sarrasins en France, et de France en Savoir, en Piémont et dans la Suisse, d' après les auteurs Chrétiens et Mahométans, par M. Reinaud. Paris, 1839）出版。

當前書正在印刷之時，沙信已有意使亞洲學會翻印萊頓（Leiden）所藏阿蒲來菲特之地理學，時在一千八百三十四年。沙信擇定黎諾及施蘭納（Slane）爲此書之發表人（Géographie d'Aboulféda, texte arabe publié d'après les Monuments de Paris et de Leyde, aux frais de la Société asiatique, par M. Reinaud et M. de Slane. Paris, 1840）迨此書印成，而沙信則已下世矣。黎諾著手翻譯此書，即在此書翻印成功之日。其第一第二兩册，發表於一千八百四十八年，已見上述，此不復贅。

一千八百三十八年，沙信既死，黎諾即繼承其東方語言學校阿剌伯學講座；不久，又繼承其皇家圖書館善本書室主任之職。黎諾研究地理學之興趣，實阿蒲來菲特之地理學發之，雖前乎此者，已有阿剌伯商人中國印度遊記之翻譯，惟當時實因皇家印務局主任陸不林（Lebrun）之請，欲完成一千七百一十八年李諾德未竟之功，而勉爲之，非出於自動也。此書爲阿剌伯人記載中國最詳盡之書，吾前既言之矣。

此外黎諾關於阿剌伯歷史地理之著作極多，由一千八百四十四至四十五年，在亞洲學報所發之短篇論文，均爲阿剌伯關於印度之叢殘。一千八百四十九年，乃發表其印度研究之巨著一種（Mémoire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et scientifique sur l'Inde, antérieurement au milieu du XIe siècle de l'ère Chrétienne, d'après les écrivains arabes,

persans et Chinois, par M. Reinaud, dans les Mémoires de l'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lettres, Vol. XVIII, Paris, 1849) 刊於款識美文學會之論文集中。一千八百六十四年，復發表愛利得利亞沿海航行記事之研究。(Mémoire sur le Périple de la mer Érythrée et sur la navigation des mers orientales au milieu du IIIe siècle de l'ère Chrétienne, d'après les témoignages grècs, latin, arabes, persans, indiens et Chinois, par M. Reinaud. Dans les Mémoires de l'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Vol. XXIV, Paris, 1864——意大利人稱其紅海東岸之非洲屬地為 Éryptrée) 由一千八百六十一至一千八百六十三其論文見於亞洲學報者，有美陽納與沙拉常之研究（美陽納 Mésène 即今日伊拉克阿剌伯等地，為古代繼尼尼微巴比崙而興之帝國。沙拉常 Charax 即今日波斯灣鄰近等地，為古代一名城，至亞力山大復擴大，故人呼為亞力山大沙拉常）有羅馬人東方地理知識之研究。依黎諾所言，與古斯丁 (Auguste) 對於侵略東方之計劃，實及於中國與印度云。

黎諾為亞洲學會會長，凡二十年，實一終身勤勉之學者，一千八百六十七年死。

施蘭納者，亦亞洲學報一最勤勉之撰稿人也。自從法蘭西侵略阿爾及耳以來，北非洲之歷史研究，突成為一重要之題目。數年之間，阿剌伯人關於此類之書籍，日有發現。一千八百四十年，施蘭納即在亞洲學報發表其所譯之那華伊利 (Nowairi) 之回教徒在非洲第一王朝史。此文附有伊賓納卡來東記事之原文及譯文，及其採自那華伊利與伊賓納阿來阿迪 (Ibn al-Athir) 之註解。法國政府極感北非歷史研究之重要，由是極力設法，使之明白，曾指定大宗款項，以為研究伊賓納卡來東之著作之用。卡來東之書名伯爾伯爾史 (Histoire des Berbèrs) 者，為研究一切關於中世紀時馬格列卜 (Maghreb 阿剌伯人對於摩洛哥與阿爾及耳之總稱）之書。施蘭納既譯此書，乃在阿爾及耳出版兩厚册 (Histoire des Berbers et des dynasties Musulmanes de l'Afrique septentrionale, par Abou-Zaid Abn-el-Rahman Ibn Mohammed Ibn-Khaldoun, publiée par ordre de m. le ministre de la guerre, par M. le baron de Slane. Texte arabe. Alger. t. I, 1847, t. II, 1851) 伊賓納卡來東之原文及其注釋，均在其中矣。

伊賓納卡來東者，哈德拉毛特之望族也。當阿剌伯人第一次侵入西班牙之時，卡來東之祖宗有隨同前往者，因而落籍於塞維爾。惟因基督教之勢力增長，遂被迫放棄田廬，逃避於突尼斯。一千三百三十二年，卡來東即生於此。卡來東所受之教育極完備，彷彿會立志要從事教育事業。且在極年青之時，被任為突尼斯君主之祕書，實為投身於回教波瀾複雜事件中之人物。彼曾有一極詳盡之自傳傳世，其生活之變遷極多，惜不能盡述耳。據可知者，彼既為突尼斯王之祕書，又為摩洛哥王之祕書，又為公使於加斯迪 (Gastille) 其王彼得欲發還其在塞維爾被沒收之產業，以固其位，為公使於韃靼，其王玷母 (Jimour) 欲傾彼前往康國任歷史教授。彼又曾為君士坦丁 (Constantine) 王，俄朗王，格拉那達王之國務員，又任教授於摩洛哥，突尼斯及開羅。又曾六次為開羅市長，五次被革職，死時年七十四歲。在其繁複之生命過程中，有時下獄，有時隱遁，其著作蓋在隱遁時代為者也。

一千八百五十七年，施蘭納在阿爾及耳發表璧傑 (Bekri) 之北非洲圖誌 (Description de l'Afrigue septentrionale, par Abou-Obeïd-el-Bekri, texte arabe, revu sur quatre manuscrits et publié par le baron de Slane. Alger, 1857) 阿剌伯原文。璧傑者，西班牙一阿剌伯小諸侯之子也。此小諸侯為塞維爾王所封，其引退則在科爾多巴。璧傑在科爾多巴所過為廷臣及文人之生活，不時發表著作。其著作所涉之方面極廣，有哲學，有神學，復有植物學等。此蓋其時代之風尚乃如此，欲以雜眩博矣。璧傑尚有地理學通論一書傳世者，惟有數章。其中最重者，即此北非圖誌是也。此書成於回教紀元四百五十八年，其為重要，早已為多數東方學者所注意。如格齊密爾於一千八百三十一年已發表璧傑之小傳及其抽譯本矣。惟格氏所根據者，只一不完全之抄本，殊未可靠，又書中大部分之地名與人名，經格氏所決定者，均出於推測，遂謬誤百出，不可終卷。施蘭納生格氏之後，其時

阿爾及耳馬德里以及倫敦，均有壁傑之書出現，施蘭納遂得以重譯此書，確定所有專名之稱呼。施蘭納之所以久居阿爾及耳者，實爲此書之翻譯也。

黎諾對於印度古代地理學之研究，已如上述。然尙有兩事可紀者：一千八百四十五年，黎諾曾搜集阿剌伯及波斯作家所有關於印度之記載，綴爲一文（Fragments arabes et persans inédits relatifs à l'Inde, recueillis par M. Reinaud, Paris, 1845），發表於亞洲學報。世人皆知印度爲一非薄時間觀念之民族，故印度文學上最大之缺點，卽在其較古之載籍，完全缺乏年代之記注。今所知某人之作爲前於某人，或某人之作爲後於某人，者，乃依婆羅門教之經典推論而得，實非絕對準確之時日也。此種缺點之補救，今日確已有相當之進步，惟在一如此廣大之題材中，有待於新方法之推進，乃當然之事。新方法爲何，卽借用外國之歷史事實以爲旁證是也。印度古代歷史地理之疑問，決於中國希臘之史實者多矣，求助於波斯阿剌伯，又豈非一新道路乎？此黎諾之書之所由作也。

黎諾此書，實抽譯自阿爾比陸尼（Albirouni）之印度圖誌（Description de l'Inde）。阿爾比陸尼者，阿剌伯之數學家也。以耶穌紀元十世紀之頃，生於印度河流域之某地，住在印度之時間極長。其梵文之學，乃居武羅丹（Moultan）時習得。其一生著作，印度圖誌以外，以梵文所寫科學之書甚夥，惟數學一書，則僞書云。印度圖誌爲研究印度各種科學之書，科學以外，於印度地方狀況及其文學，亦甚有研究。此書著作之年月，是完全可知者，印度研究最大之困難，旣在文獻無紀元，則此在研究上之重要，從可知矣。黎諾之抽譯此書，其理由或在此耳。

一千八百五十九年，黎諾所發表之印度地理歷史科學研究，吾前旣言之。該書所用之材料，除阿剌伯者外，我國材料，實居首要。採取所及，不獨李穆藥翻譯之佛國記，亦及於尤亮翻譯之玄奘傳與大唐西域記。此三書者，乃我國人研究印度最重要之書，而黎諾均採擬及之。印度不產生歷史家及紀年家，爲世人所共知之事。至於梵文典籍，則並不缺乏歷史事實要領。獨惜有如阿爾比陸尼所言：「永遠忽略編纂歷代王朝紀元之數，」遂使吾人無法得知其王朝之終始及其所統治者爲何地耳。故研究印度紀年，求得一標準之立脚點，乃爲極端迫切之事。若有此立脚點，則梵文典籍所包含之史實，卽有所附麗，而印度古代史中之模糊，遂得清明矣。佛教徒對於紀年，與婆羅門教徒有同樣之關心，其經典中，常有重要之年月。故希臘人得因其與印度有關之事件而確定印度歷史者數事。我國之採經僧人，則遍歷印度全土，依其遊記所載，直可製造中國印度歷史對照年表。至於阿剌伯人，亦深入印度河流域，故如畢勒多利（Beladori）與阿爾比陸尼二人，均能認識印度之科學與歷史也。黎諾卽在我國與阿剌伯作家之著作中，採擬其與印度有關之材料以成此書，其目的卽在以新觀點，確定印度之歷史地理而已。

土耳其開始與西亞細亞及歐羅巴發生關係之一時期，吾人均能於土耳其之歷史家阿剌伯之歷史家，波斯之歷史家，以及希臘之歷史家知之。惟其國家之起源，發展之始基，以及其在東方申張，長期孕育之歷史，則世蓋未有能知之者矣。自昔有意於說明土耳其此時期之歷史，而向中國史乘搜覓材料者，惟德金臬一人而已。若夫尤亮，則爲沙畹之前驅，沙畹者，集土耳其古代地理學之大成者也。特別發揮，以俟君子。

附言：

本文參考 VINGT-SEPT AND D'HISTOIRE DES ÉTUDES ORIENTALES 一書而成，謹此聲明。

中外歷史

新出版物

世界文化史大綱

C. Richet 著　唐易庵 譯　一冊　定價三元二角

本書就歷史上大事件及知識上大運動，作一綜合之描寫。內容共分先史時代、埃及與東方、希臘、羅馬、教會、主權、科學、世界大戰等八章，純由尊敬個人與信仰科學二大觀念實行批判，此外並致力於正義感之播植，以助讀者對於公理正義之體認。

國史大綱

錢穆 著　二冊　定價四元五角

本書以獨特之眼光，敍述國史已往之發展，對於各時代學術思想，政治制度　社會經濟，地理背景等，均扼要闡述，尤能綜合會通，於本國已往文化利弊各點，有一種極深刻而平允之剖析。卷首有長序一篇，亦爲目前國內史學界極有關係之文字。

中國史 第一冊

陳恭祿 著　一冊　定價三元五角

此爲中國史之第一冊，內容包含十一篇，首篇評論地理對於中國民族之影響，第二至十一篇分敍我國遠古之史實，自商周以迄於始皇統一。著者綜合社會上一切勢力，說明歷代史蹟構成之原因，舉凡政治制度之變遷，領土之開拓，社會經濟之狀況，宗教思想之重要，與夫學藝之發達等，莫不一一述敍。

近代中國史 第一冊

郭廷以 著　一冊　定價四元

本冊所記以政治商業爲主，大都出自官書與當事人記載，內容包含五章，自十六世紀葡人東航起，歷敍中國與各國之通商概況以及交涉事件等，直至十九世紀英國東印度公司對華專利權之廢止爲止，爲期約三百年。卷首冠以羅志希先生之引論，詳論研究中國近代史之意義及方法。

世界分國編年史綱要

譚俊 編譯　二冊　定價二元四角

本書就 L. H. Dawson 著 The March of Man 編譯而成，將世界各國歷史上重要事實分年輯錄，其編次首爲東方文明古國　次西方文明古國，再次近世文明國，最後世界大戰日誌。年代史跡均採自大英百科全書；關於遠東部份之材料曾經譯者加以補充。

西洋中古史（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編譯委員會編）

I. W. Thompson 著　陳受頤 等 譯　二冊　定價三元五角

本書包含卅一章，自四世紀基督教化的羅馬帝國敍起，直至文藝復興時代爲止，取材廣博，於政治、社會、文化各方面，作均衡愜意的記載，使讀者不但明瞭歷史的物質方面，且同時知道歷史的精神方面。書中插有彩色地圖多幅，末附大事年表及譯名對照表。

中古歐洲社會經濟史（漢譯世界名著）

H. Pirenne 著　胡伊默 譯　一冊　定價九角

本書將羅馬帝國末期至十五世紀中葉，西歐社會經濟進化的一般動態與性質，扼要敍述。對於經濟活動，尤能窮源竟委，依據事實，作客現之探討。

俄國史 上冊

陳廷璠 著　一冊　定價一元八角

特價八折　廿九年十二月卅一日截止

本冊內容共分十章，對於俄國之封建制度，農民革命，工業資本主義，農奴主人之政治，資產階級革命，民衆革命運動，與夫俄國政治、軍事、外交之得失等，窮源竟委，詳加敍述，大體以俄國經濟之發展，說明斯拉夫人之活動與擴張，以及農工運動等。

美國革命史（漢譯世界名著）

G. O. Trevelyan 著　陳建民 譯　四冊　定價四元五角

是書爲關於美國革命史之權威著述。內容包括卅八章，分別敍述美國十三州獨立之前因後果，所述佛蘭克林華盛頓等領袖人物事實，亦甚詳盡。

◆商務印書館印行◆

蔣委員長新生活運動七週年紀念廣播演詞

君珠

新生活運動促進總會蔣會長，為新生活運動七週年紀念，於二月十八日晚八時向國外同胞廣播講演，原詞如次：

全國同胞：在我們神聖抗戰已進入第五年頭之初，又逢到新生活運動的七週年紀念日。新生活運動在當年發起時所含的眞義，就是「明恥教戰」的運動，新生活運動的目的，就在造成我們國民能耐苦忍痛，不畏飢寒，不懼強暴，整齊嚴肅，勤勞儉樸的戰時生活，使我們整個民族，能在此生存競爭非常的大時代中，奮鬬犧牲，而求得進步與乎使我們國家能獲得永久的獨立和自由。我們抗戰到今天，所以能愈戰愈強，實際上得力於七年來新生活運動推進的效果，確是不少，然而我們今天以後，應該怎樣再接再厲自反自強，以完成抗戰勝利，達到建國成功，這個任務，是比過去更艱辛，職責也更重大了。因此我在這個紀念日，對已往新運工作的效果，不能不作一番檢討，同時要將今後推進新生活運動的要點與奮勉力行的意義，懇切向各位同胞說明，以促起全國軍民的反省和自覺。自從民國二十三年春間，我在南昌發起新生活運動，到今天已經七年了。這七年之間，我國政治軍事社會經濟教育各方面，已經逐漸的更變改造，而有了很大的進步，抗戰的新環境，自然也促成我們生活上一種新的適應。但其實這種種進步，有許多都是受着新生活運動的影響，雖然是無形的，其實是很深刻的。回想二十三年新運未發動以前，我們的國家雖在九一八國恥創痛之餘，但在政治上各級行政效能，固是很低，國家的統一也沒有完全實現，地方自治更沒有基礎，在軍事上作戰精神還缺少訓練，民衆組織更配合不上戰時的需要，在經濟上，是國家工業幼稚，國民生產不足，在教育上，是思想錯雜紊亂，教育者很少能明瞭人格化導與提高民族精神的重要，我們整個的社會生活是充滿着卑污奢靡怯懦因循等等的舊習染，而沒有高尚樸實勇敢生動等等的新氣象。現在呢？我們當不敢稍存矜誇自滿之心，也不諱言除惡還有未盡，但是我們國家社會個人生活的各方面，究竟是與前不同了。我們的國家已實現眞正的統一，我們的政治，在此統一精神之下，正在向提高效率的目標邁進。我們的軍民，已有了強盛的戰鬬精神，和整齊嚴肅的戰鬬紀律，無論前方後方，男女老幼，共同一致，在整個的敵愾衞國的神聖意志下，奮勇作戰，誓死不屈。我們的經濟，在敵人破壞摧殘之中，有不斷補充的與新生的建設，國家企業與私人生產，互相配合，更見活躍。我們的教育，已推行及於德行人格的化導與民族精神的提高。我們的社會，已產生了許多合乎新運標準的新精神，尤其我們國民的思想，更能排除了許多錯綜迷離的觀念與淺薄紛歧的心理，凡是愛國的同胞，都一致接受了三民主義的立國最高原則，成為我們共同的信仰。若將這七年來前後，作一個精審的對比，就不能不認我國各方面的進步甚大了。

回想新生活運動發動之初，我們的敵人對我們是如何的蔑視和譏刺，他們說，這是「排日運動的結果」，又說這不過是中國人「五分鐘熱度的再演」，他們痛恨這一個運動，深恐這一運動的推行，將為我們復興運動的始基，而將予他們侵略政策以最大打擊。現在譏刺我們的，已證明其認識錯誤，而其所嫉忌防範的，則已使他們身受最重的迎頭的教訓了。至於國內一般人士，在當時也多懷疑觀望，以為禦侮衞國，重在實力，這種新運，不是當務之急，更有許多喪失民族自信心的人士，祇知道好高騖遠，標新立異，忘卻了我們自身歷史和民族固有的精神，因而任意非難。有的說，禮義廉恥太陳舊了，有的甚至說恢復禮義廉恥四維，乃是一種很退步的復古運動，引我們所提倡的新生活為笑柄，為頑固。但是現在經過了七年的事實教訓，尤其是在三年半的抗戰中間，一切敵前敵後，我們老幼同胞，不怕死，不畏難，忠勇節烈的犧牲奮鬬，那一件不是禮義廉恥固有精神的表現。所以到了今天，不但再沒有人反對禮義廉恥的心理，而且莫不確認禮義廉恥為立國的基本，救國的要道了。我們一般國民過去精神萎靡，思想錯亂，心理懦怯，現在則活動旺盛，步伐日趨整齊，自信日益堅強，已往所謂「禮義掃地」「廉恥蕩然」，被人笑為一盤散沙的國民，現在已逐漸構成較團結一致，生氣蓬勃奮鬭的勇士，大家一致在抗戰建國的大義之下，充分表現我們民族固有精神，與勇往邁進的新精神。同胞們祇要把七年前後的情形比一比，就知道這種不知不覺的進步，正是我們對敵抗戰最重要的力量。我們在這四十四個月抗敵戰爭之中，使敵軍死傷了一百七十萬的官兵，使敵國消耗了一百八十億的軍費，這並不是全靠我們武器所能打得他到這個地步的，這種成績，乃是我們前後方軍民同胞接受了禮義廉恥的精神力量所造成的。

講到這裏，我要請我們同胞，尤其有領導責任的知識份子，和社會上各界領袖，徹底的來一想，今天全國同胞的認新生活運動為救國必由的途徑，本毫無疑問的了，但是我們每一個人，對於推行新生活運動，已經盡到最大的努力沒有？我們已經誠意接受了新生活運動的主旨和辦法而能實行了，我們是不是已經使這一運動普及了沒有？我

要求今天聽我演講的各位，再把新生活運動綱要之中所說的「為何需要新生活」及「為何需要新生活運動」兩綱，重新檢出來念一下，更把綱要中關新生活運動的方法檢出來看看，我們是不是已經做了由城市而漸入鄉村？由政府機關學校而推廣於一般的民衆？誠然不錯，我們對新生活運動是有了相當的努力的，我們最初提倡了清潔運動，而收到了若干的成績，在抗戰以前，我們舉辦了集團訓練，舉辦了暑期農村服務等等工作，在抗戰以後，這三年以來，我們更致力於戰地服務和後方救濟，我們舉辦了戰地服務團，舉辦了婦女訓練，發動了兵役宣傳和傷兵救濟運動，收養了難童，救濟了難胞的生活，推進了節約獻金，實行了空襲服務，協助了精神總動員，更推行了其他種種於抗戰建國有關的工作，但是我們的工作實際，還是零星的，局部的，我們工作的功效，還是沒有達到抗戰建國事業所要求。試看我們煙賭惡習，還沒有根本剷除，社會頹風還沒有普遍澄清，國民精神，也沒有完全振作，不僅領導新運的人員應該自認職責未盡，一般同胞，要自認努力不夠。我以為一個民族要能夠振作自強，必須對外能打倒敵人，對內能掃除惡習。古人說「去山中賊易，去心中賊難」，山中賊和心中賊一樣足以妨害社會的進步和民族的生存。我們民族在目前有外在的有形的寇敵，也有內在的社會風俗上和民族道德上的公敵，我們必須同時克復這雙重的敵人，我們民族纔能真正復興。

各位同胞，我們為什麼要提倡禮義廉恥呢？大家須知「禮」的對面，就是不重秩序，不守紀律，不諳規矩；「義」的對面，就是不講信義，不盡職責，不負責任；「廉」的對面，就是不明是非，不辨公私，不重操守；「恥」的對面，就是沒有氣節，沒有覺悟。所以我們必須改正這種缺點，纔能實踐了四維。再看我們新生活運動為什麼要提倡整齊、清潔、簡單、樸素、迅速、確實呢？這就是針對我們民族最大的弱點而要加以根本的救治。大家須知「整齊」的對面，是渙亂散漫；「清潔」的對面，是污穢腐敗；「簡單」的對面，是複雜繁瑣；「樸素」的對面，是奢侈浮華；「迅速」的對面，是遲鈍麻木；「確實」的對面，是虛偽欺詐。這六大病根，如果能完全剷除，中國的建國工作便一日千里。正因為我們沒有實行四維，不能完全剷除這六大病根，所以到今天前線軍民雖然造成英勇的戰績，而我們全國的社會風氣和個人生活，還不能推動抗戰建國的成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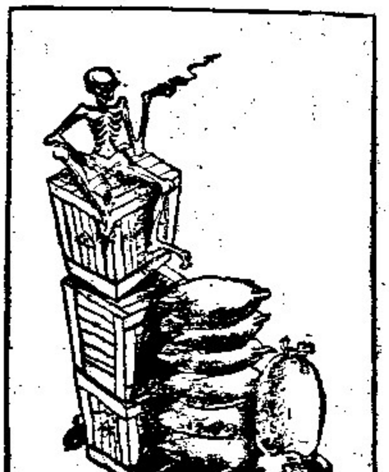
我們認為上面所舉的種種病根，表現在社會惡習上的，莫過於煙賭盜娼四件邪事，而表現在個人生活上的，莫過於奢惰貪怯四種劣性。我們只要想一想，敵人在淪陷區域所獎勵的，無不是煙賭盜娼，就可以知道這四者是戕殘我們民族生命的毒害。我們只要想一想，凡是奢侈的，懶惰的，貪污的，怯懦的，不賣國亦要誤國，就可以知道這四者的妨礙我們抗戰建國的最大的毒害。總括一句話，煙賭盜娼是社會生存的公敵，懶惰貪污是個人生活的大敵，我們若不能運用大勇大忍的精神，把這兩種內在的敵人加以殲滅，那麼我們社會就無法生存，個人決不能自強自立。我們抗戰到了今天，已有驅除外敵達到勝利的自信，我們如果不把這兩種內在的敵寇打倒，就是將敵寇驅除了以後，我們的國家民族還依然沒有出路，甚且仍不免於次殖民地的悲運，試問這樣我們如何對得起革命先烈？如何對得起前線軍民？如何對得起痛苦流離的同胞？所以我要求大家切莫把新生活運動當作一件與抗戰建國無關係的事件，知道這真是關係我們四萬萬五千萬人生死存亡，千年萬世運命所繫的一件大事。我所以不憚反覆叮嚀，就要我們同胞認識這一個意義，以十分的決心，一致力行新生活，以十分的熱情來推動與實行新生活。

現在是新生活運動的第八年開始，本人感到過去工作不夠，實在也不夠普遍，認為今後更應特別着重新運工作的考核，我們應該在各省市新運分會和各級機關普遍執行考核，來評定各項成績的優劣，並且要分項分期經常舉行，用競賽獎懲的辦法，來策勵大家實現新生活。至於今後改造社會轉移風氣的實際工作，我在今天特別要對我們同胞提出下列四點，希望共同注意，一致實行。

第一、是

切實戒除賭博。賭博在各國是都有的，似乎是不足為奇，但在我國賭博是民族最大的蠹害，這不僅是國民墮落腐敗的象徵，也是民族道德最大的障礙。大家只要看同桌聚賭的人，他們因為勝負利害的不同，就是對家人親友也都要變為面對面的鈎心鬬角勢不兩立的敵人，有人批評中國賭風普遍的結果，造成了民族嫉妒最慢的惡處，這話不為無因。所以賭博不但耗時耗財，而且有傷民胞物與的情誼，為親愛精誠的最大蟊賊。今後全國上下務必痛切

世界小諷刺



願囤積者遭此惡運！

認識。賭博和新時代民族親愛互助的道德與積極奮發的風氣,絕對不能相容,無論前方後方,家庭學校或機關,都應該切實嚴禁,深惡痛絕,更應該互相勸阻,澈底根除。總要趁這個對敵作戰的時期,掃淨我們普遍於社會各層的這個最可恥痛的污點。

第二、是澈底肅清烟毒。禁烟拒毒,政府早已反覆申令,我在去年新運六週年紀念日先已標揭「肅清烟毒」為主要工作之一。年終六年禁絕計劃滿期,又通電全國戒勉。目前在我們後方各省禁種禁運禁售禁吸,本已大體完成,但敵人殘暴狠毒,正在淪陷區域內大施其毒化政策,我們後方更應該痛切覺悟,共同來剷除殘餘的烟毒,切莫因疏於防範,使得他死灰復燃,乃至於前功盡棄。要知道在淪陷區內的同胞,受敵人淫威逼迫,就是你要決心戒烟,也不能讓你自由來戒了。這種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慘痛,簡直是人間地獄。但是我們民族決不能束手待斃,所以我特別要勸勉淪陷區內的同胞,敵人無論怎麼樣殘酷的強迫我們吸烟服毒,我們更要對於烟毒視惡如仇,立志戒除,誓死勿受敵人的誘惑,並且要以戒烟除毒視為在戰場上與敵作戰一樣的重要。我們各級政府和領導人士,對於剷除烟毒的餘燼,應當認為本年新運的中心工作,務必貫澈法禁,人民亦應互相勸勉,協力檢舉。至於前方收復每一處失地以後,政軍當局尤當以澈底禁烟為撫綏興革最先的一種要政,必須去掉這個最大的毒患,一切不合理的惡習,纔可剷除,積極向上的精神,纔能發揮。

第三、是普及節約。儲蓄節約,本是廉潔的前提,應貫澈於衣食住行,與平時一切的生活,何況當此戰時,大家怎麼能忘卻前方將士的浴血苦戰,而不知道加倍刻苦。抗戰勝利愈接近,抗戰工作必然更辛苦,軍需民生一切來源,必然更艱難,為公為私,我們不但應節約,更應該努力於儲蓄。我們要革除舊習,要維持生活,要救助同胞,要貢獻國家,都不能不節約,不可不儲蓄。須知節約,纔能使「物盡其用」,纔能使家不貧乏,國有餘財,也纔能適合戰時的道德標準。節約也可說是重於生產,而且可以促進生產。至於儲蓄的意義,更應該推而廣之,不但要儲財,而且要愛物。近世文明國家的兒童教育,多以搜集廢物當作一件愛國的美德,以利用廢物當作一種愛國的常識。無論廢鋼爛鐵,積聚善用,便是機構,就是破布碎紙,一草一木,亦沒有一件不是有用的原料。我們不僅要愛護公物,抑低消費,尤當獎勵同胞搜集廢物,指導同胞利用廢物,這更是廣義的節約和儲蓄。要知道只有厲行節約儲蓄,纔可以養成簡樸的風尚,如此直接的就能醫治我們民族「奢」與「貪」的病根,間接的更可消除「盜」與「娼」的惡風,且得造成廉恥的風尚了。

第四、是推進衛生體育。一般人看到我國近百年來國勢的凌夷,和四十年來敵人對我國的侵略,就自認我們中國是一個弱的民族,以為弱是我們民族一種本來的病根。我決不承認我們中華民族是一個弱的民族,但我所憂所恥的,只是我們各個國民體格之弱小,一般來說,也只弱在體格,而不在精神。大家看我國歷史上,文人死義,匹婦殉國的例子,固然很多,就是這次抗戰中間,慷慨節烈的事實,那更多了。譬如最近在敵後上海申報編輯金華亭的殉國,表現一個壯烈的事實。這三年多以來,敵人無論施行如何蠻橫殘暴的獸行,但我們各地同胞,不論男女老幼,只憑着我們一腔愛國的熱忱和血肉之軀,都能不避艱險,在敵人轟炸焚燒、砲毀、槍刺、火光燭天、血腥遍地之中,經年累月,夜以繼日,連續不斷的,非常悲慘生活之下,誓死不屈的堅忍奮鬥,更能沉着堅定的如常工作。這種刀鋸鼎鑊,甘之如飴,驚天地而泣鬼神的事實表現,更足以證明我們中華民族黃帝子孫,在世界上是最忠勇最堅強的一種國民性。那裏是衰弱呢?那裏是怯懦呢?如果我們全國同胞的體格,能夠更強健,更堅實,那我們民族必能發揮他更強烈,更勇猛的精神,自不待言了。可惜今日一般國民,有逸不勞動而多病的,有倚在少壯而先衰的,各個國民的「病」和「弱」,實在是我們民族最可遺憾的大恥。推究他的原因,多由於不知衛生,不重體育。新生活在衣食住行各方面,本來都以衛生為重要原則,對於國民體育的普及,歷年都作為重要工作之一,今後不單要使各級學校,特別推重體育,就是一切機關、商店、工廠、農村,無論老幼男女,由私人以及於公共場所,都要普及衛生清潔的習慣,更應該使每一同胞,都知道他要有一種適當的健身運動,來改善個人的體格,增進民族的健康,必須這樣,纔能洗雪「東方病夫」,「老大中國」各種稱號的恥辱,纔能造成一個富強康樂的現代國家,而且只有增



軸心國的祕密武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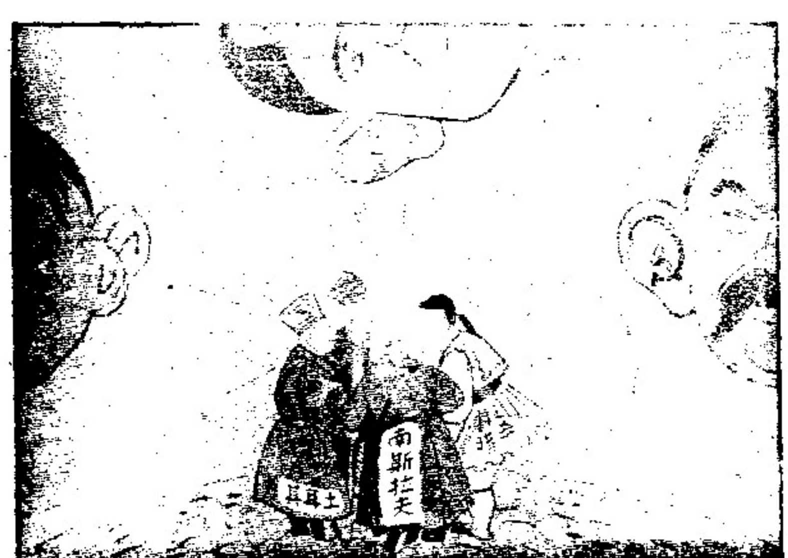
適國民體格,纔能醫治我們民族「惰」與「怯」的病根,養成我們堅深迅速確實的精神,而確立了國家社會禮義的風尚。上面所說的四點,在今後推進新生活運動中,是特別重要的工作。

此外,我們更要本着過去提倡勞動服務的精神,來獎勵勤勞,推廣生產。就目前最需要的來說,我們要倡導各地同胞,努力服務於驛站運輸,來補充機械運輸之不足。最近婦女指導會指導長正提倡婦女同胞下田耕種,來補充農村的勞工,增加我們的農業生產量。我們更要推廣空襲服務,加強消防救濟,在這種工作中,來訓練一般同胞親愛互助,守崗位,維持秩序,勇敢機警的技術和精神。總之,後方流汗出力,前方浴血奮鬪,要一樣的緊張,一樣的忠勇;前方後方配合一致,不但可以造成光榮的勝利,也要在戰鬪中,培養我們奮發蓬勃積極勞動的新風氣,為我們艱鉅的建國工作,奠立了良好而確實的基礎,這是我們新生活運動當前的急務,也是抗戰進入第五年頭,每一同胞所應該擔負起來的責任。

關於今年新運推進的重要各點,我已經大概的說明了。現在我還想補充幾句話,新運工作綱要,原來規定有貫實推行的中心機關的,自從實施以來,照規定施行的,固然有之,但只重形式,虛行故事,甚至謊報敷衍者,也是不少。現在要提醒各地負責人員,今後對於新生活運動,務必再接再厲,實事求是,負責執行。尤其希望各級學校的師生,本「先覺覺人」的精神,在學校附近的地域,負起責任,作成有系統有組織的長期計劃。例如每一教師或學生,指定幾家,幾保,為其服務指導的目標,向民衆切實倡導。現在各大學和中學,多半疏散在鄉間,正是接近民衆最好的機會,協助民衆推行新生活,正是教師們和青年學生,為社會服務最有意義的工作。因為新生活運動,也就是一種社會教育運動。

最後我要向大家再提一提,敵人對於我們國家的多方譏嘲,日人以前常斥我們為「劣等民族」,為「凌亂自私」,為「散漫無紀」,至於譏笑我們國民毫無國家觀念,毫無民族意識,不是真正的現代國家。現在由於我們的堅強抗戰,已經給予他們以事實的駁斥。但是軍事的成功,必須配合整個社會的進步,我們對於敵人輕視賤視我們還坐說法,還須我們本身警惕知恥,切己反省,是否倘無此種病根的殘留,而力求齊發矯正,洗雪恥辱。我記得有許多人士曾說,我們國家的大患在「貧」、「愚」、「私」、「弱」,其實我們國家並不貧窮,人民更不愚拙,而且並不是生成的「私」心和生成的「弱」點。大家要知道貧由於奢,愚由於懶,私由於無廉恥,弱由於不自強。如果全國同胞,皆能實行新生活運動的項目,這四個病根,都不難一律打消。我上面提到古語所謂「去山中賊易,去心中賊難」的話,其實「去山中賊」固然容易,「去心中賊」更是容易,只要我們有志氣,有決心,能自覺,能自強,一轉念間,就可把自己完全改造了。只要大家能夠誠實的去勵行新生活,我深信在最短期內,必能改造整個的社會,改造我們整個的國家。我們必須徹底明瞭新生活運動的要義,力行禮義廉恥的真精神,不虛偽,不敷衍,勿中途而廢,勿有始無終。世界上凡是虛偽假借來做事的,結果必歸失敗。我們要完成革命,必須要誠實,我們要實行新生活,也只要誠實,如果你不誠不實,那無論何事,決不能成功,決沒有不失敗的,何況是復興民族,改造社會的大事業呢?

要知道抗戰到了今天,我們打倒敵人,實在是早已不成問題的,但更重要的工作,卻要改革我們社會與個人一切的惡習慣,創造我們民族與國民的新風氣,來普遍造成抗戰勝利建國成功的社會條件。我們從歷史上,可以證明,一個新時代政治的開創,必先有蕩除舊習,轉移風氣的工作,同時,我們認為新生活運動,實在就是這種除舊更新,移風易俗的工作。所以,特別希望智識份子和各界領袖,格外要以身作則,負起責任來,使新運成為全國的新風氣。現在我們大家都已認識禮義之重要,但這樣僅僅的認識,還是不夠深切和普及,必須我們全國同胞,無論男女老幼,真能澈底認識新生活運動的意義,誠誠實實的來厲行新生活運動,沒有一點假借,沒有一點虛偽,那麼抗戰纔能達到真正勝利,建國纔能真正成功。也必須這樣,我們纔能以新運來促成我們抗戰的大業,促進三民主義獨立自由新中國的實現。深願全國同胞們,為新生活運動而努力,為我們的民族踏光明燦爛的前途。我的講話,已經完畢,敬祝我們全國同胞,身體康強,抗戰勝利。



危機四伏的巴爾幹

進退失據的松岡外交

運公

日本調停泰越糾紛，希圖從中漁利，以爲第二步南進之準備。又德國運動日本在太平洋發動戰事，以響應其對英春季攻勢。英美澳鑒於此種情勢，乃亟亟戒備，美國增強菲島防務，加派轟炸機隊至阿拉斯加；英國亦於馬來亞增加飛機並佈置水雷；澳洲亦增強防務。遠東危機日迫，英美澳不得不爲之備。然而日本當局見英美澳如此戒備，乃放出烟幕，希圖懈弛反侵略者之戒心。此所以其傳聲筒松岡對英提出調停歐亞戰事之議也。

據二月十九日倫敦電。據路透社外交訪員訊稱，日外相松岡近頃會有專函致英外長艾登，建議願採取任何行動，以恢復不僅在遠東，抑且在世界任何區域之正常狀態。日政府發言人石射十七日對此建議亦曾正式的予以贊同，此舉之重要性，顯然與一般下屬官僚偶然的談話不同。此不啻成爲一政府重要當局之認眞的接洽，石射雖稱，事先未嘗與德義協商，但該政府確與德義有盟約之關係也。松岡之函件，當然將予以適當考慮，以符作函者之願望，但英國政策一般的與不能變更的原則，似不能有任何的出入。在事實上，倫敦權威當局曾於十八日宣稱，「除非獲得完全的勝利後，英國將不考慮和平的建議。」彼等並指陳，日本之提出此項建議，極堪注意，並謂：「日本對於其同盟國家在歐洲發動的戰事所造成之局勢，顯然不能讚賞。惟吾人應憶及英首相迭次之強調的聲明，即無妥協可言是也。」英外次伯特勒在衆院中亦證實會接獲松岡函件一事，並謂現正予以適當的注意。

德國官方通訊社於二月二十日向外國新聞記者聲稱：所傳東京會向倫敦提出調停照會一事，柏林並未與聞，據此間之意見，以爲日本之企圖可以再度表明其和平之意向，而不能視作一正式的和平的建議，故倫敦關於此點之闡釋，必係錯誤。

又意國方面亦具同樣意見。據意方之史蒂汎尼通訊社稱據悉，羅馬方面確稱日本發言人之談話係意在強調聲明日本和平之願望，並不承認調停歐洲之交戰國家有任何可能，軸心國家將保持其迭次聲明之態度，決心繼續作戰，直至獲得最後之勝利爲止云。

歐洲交戰國雙方無絲毫接受調停建議之意，極爲明顯。松岡爲保持其顏面計，乃於二十日晚否認在其致英外相艾登之專函中會建議調停歐洲之戰事。松岡稱該函係答復關於日本調停泰越糾紛經過之詢問，惟在該函中會表示關於建立世界和平之意見云。

德國駐日大使奧特博士因爲松岡之調停建議，有被英國用作宣傳資料之危險，特向日提出抗議，謂：此舉實隱示日本已於事先取得軸心



意大利湯羹熟了，請大家來飲罷！

國家之默契，英國當局現正利用松岡之談話作暴露德國弱點之宣傳云。於是松岡於二十一日晚再度否認有向英外相艾登提出調停歐戰之建議。松岡於二十一日晚答復新聞記者之質問時，首先否認日本在遠東會採取任何足使英美憂慮之措施，其次對英國之措施表示遺憾，以為不需要此等措施以證實美國之援英將立即發生重大之意義，第三松岡表示希望英美能避免採取足以刺激日本輿情之措施。松岡復追述其日前致艾登之復牒，據言內容極爲坦白，藉以澄清越南之形勢。氏曰，「余所送交艾登者，絕非普通所稱之電訊。余確會將衷心蘊藏已久之世界和平觀念布露。」松岡嗣更聲稱「余願明白聲明，在余之復文內，決無任何失言之處，足以引起艾登此種之誤解。」氏更聲言，倘謂渠於答復前，曾與德方商討，實屬錯誤之揣測。松岡繼提及英美荷澳及紐西蘭各國代表在華盛頓舉行會議，商討聯合鞏固防務之舉，據謂，「任何人均能猜及，此種措施，係以日本爲對象。倘令如此，則余願聲明，日本既未嘗在南洋方面採取任何足使英美發生憂慮之行動，故彼等此種措施，實屬多餘之舉。」松岡重申數週前在國會爲反對相互準備幻想之萬一而發表之警告，並希望英美「在太平洋及南洋方面對於此項問題，能表現特殊的抑制。」松岡承認日本去年派兵赴越南一舉，或已成爲英美憂慮之原因，但同時指出此種行動，完全在越南當局諒解之下施行，且爲對付中國軍事行動的一部分云。

軸心兩獨裁的吼聲

璇珩

自法國崩潰以後，軸心國家雖侈言即將向英國進攻，但事實上其勢將近於強弩之末，尤其是軸心國家中之意大利，在阿爾本尼亞、北非、東非、連遭敗北，已深露捉襟見肘的窘況。二月二十三日，意首相在羅馬阿德里羅戲院黑衫黨黨會中發表演說，不得不承認意大利在非洲戰事中已受打擊，惟揚言意大利有宏偉的恢復能力，意國將決心與英國戰至最後一滴血。其演詞要略如下：

『倘令吾人曾有準備，則在一九三九年九月即已參戰，而不俟至一九四零年六月矣。在阿比西尼亞戰事結束後，吾人即接到西班牙之求援呼籲，吾人不能推諉，故即派兵前往。當時財閥的民主國家與其輿論界，在吾人從事和平開發意大利之頃，即開始向吾人攻擊。如非爲儲積資源計，吾人對於此戰，將早有準備，但歷史直拖吾人之吭，迫吾人作一決定。有若干人謂意大利參戰之時機，尚未成熟者，即前此須參戰已嫌太晚之人。意大利之第十軍團，業經消滅，其空軍第五隊，亦同此命運。吾人對此，既已聲明，故英方亦無須誇張事實。意大利現已長成，吾人所言者，僅爲眞象。英方謂在希里奈加（Cyrenica）一役，損失二千人，但彼等在此數字之後，至少須添上一位。吾人雖有一敵人（指法國）已被解決，但現時尚須應付第一號的敵人，吾人對英作戰，將流其最後一滴之血。吾人或需作長時間之戰爭，但軸心方面必將得勝。英國之不能獲勝，余可以事實向君等證明。意德之合作，出於眞誠。外國人士應知，在利比亞與西西里島之德軍之行動，頗能保持其名望。英國不久即可明瞭，在四大主要點，吾人勝利之時期，即將到臨。英國因處於孤立地位，故尋求美國之協助。英人謂，軸心國家擬攻擊美國，但美國可以確信，並無大惡狠欲吞噬彼等。意大利或德國，均無進攻美國之意向。進攻美國者，或爲火星上之居民。無論何事發生，意大利始終將與德國比肩作戰。由希特勒建議以飛機與裝甲部隊與意大利在地中海方面合作一事，吾人即可證明此點。一般人有一種幻覺，以爲美國係一民主國家，不知其實乃猶太人與個人獨裁政體所統治之寡頭政治。美國雖有各種龐大的工業，惟其援英如欲有效，則必須能將其製成品運抵英國，且較德國之生產爲優秀。然此點尚不能做到。除瑞士與葡萄牙，現存之希臘而外，全歐洲均立於反英地位。英國將繼續在封鎖中以迄敗亡。盼望意大利之再趨衰弱一事，殊屬滑稽。此事將絕不至發生。謂意大利將單獨媾和者，亦爲囈說。吾人不喜歡英國，吾人稱麵包爲麵包，稱果酒爲果酒。吾人宣布第十軍團與空軍第五隊之消滅，亦適如其所指。吾人曾有不利之時期，但吾人恢復之能力，至足驚人，且此爲意大利人之特性。最重要者，乃最後之一戰，軸心國家終將獲勝。』

對於墨氏演詞，英國權威方面，認爲演詞內之自行辯解之性質，頗堪注意。據該方面人士指稱：所謂意大利自一九三五年（或一九二二年）以來，即已開始戰爭之聲明，顯欲推翻國內所有抨擊意相及法西斯黨於一九四零年毫無必要地陷意國於戰禍之言論。意相對於意大利能否自力更生，絕不表示希望，而將整個希望，集中於德國之援助。墨氏承認意屬東非之接應已成絕望。並承認美國工業，確具有龐大之潛在力。至如意相宣傳戰事之最初四個月內，曾予英國以重創一點，事實上在此期間，意國損失飛機二七八架，另有八十七架亦相信已被毀壞，而英國則僅喪失飛機三十五架。意方損失巡洋艦「巴多洛

美與科里昂尼」號驅逐艦五艘,潛艇二十一隻,而英國則僅損失輕巡艦「加里甫蘇」號及驅逐艦與潛艇合計約十艘,其中大部分係被德國擊沉。所堪注意者,墨索里尼現正力謀證實希臘戰事乃爲屬於一種不幸的軍事需要。由此可見希戰之不利,在意大利發生如何不安之影響,並可證明外傳墨氏與意軍間意見不相融洽,確有相當的事實根據。惟德國方面表示,以前外傳德意兩國發生裂痕的傳說,將因此演說而不攻而破,「由此更可見軸心國家在此生死關中的堅固團結。以前相信意大利準備與英國單獨媾和者,將感失望,而且將明瞭今後亦無此希望。」

二十四日德國元首希特勒於納粹成立二十周年紀念日,在明與啤酒間,發表歷一小時半之長文演說,大意如左:

『德國新造之潛艇,現已完成。余曾利用德國之人力,而獲美果。如必要時,余決心爲同一的目的,而利用歐洲之人民。在事實上,余業經如此做法。有許多英艦,現均被牽制於地中海。有許多英國飛機,現均被牽制於北非。又有許多英國陸軍,亦被牽制,故吾人之海上戰爭,現時即將開始。在兩小時前,余曾接到報告,謂德國水面之艦隻與潛艇,在近兩日以內曾擊沉輪運二十一萬五千噸。但在三四月中,出乎敵人意外的海戰,即將開始。英方接觸大陸之地,吾人將與其周旋。英國船隻所航行之地,吾人將派潛艇攻擊之,以迄決勝之時間來臨。余知如何等候,但在此期內並未虛耗時間。英方於去秋曾謂:「如渠現時企圖登陸,將無關係。在一九四一年春間,英國將在大陸得勝。」但現時彼等已將其勝利移往他處,吾人必須追隨其後,但不論彼等何往,吾人將尋獲之,並在要害之點,予以打擊。德國之民族、軍隊、政黨與政府,均不能分解。凡以爲德國將發生革命者,祇有少數笨伯而已。已往余已克服許多民主的敵人,而且始終勝利。余十分感激命運,如此項鬥爭爲必要時,能在余身及精神飽滿之時,予以應付。現時余感覺精神較平時更爲飽滿,因春季現已屆臨,吾人又可以一較短長。吾人過去曾獲得神奇的勝利。余信天意將祝福余等之前途,余對前途具有宗教熱狂之信仰。』

對於希特勒演詞的各國觀感,英國倫敦報紙以「英國已注意潛艇戰爭之威脅,準備苦鬬決心忍耐,直至擊敗此種威脅而後已」爲標題,批評之要義。每日電訊以「瘋狂的元首」爲標題,據稱,「德元首在其成年之納粹黨中,對德國之貢獻,極其微少。渠再度告德人,將信心寄託於潛艇。吾人深知,潛艇藉飛機之協助,現成爲吾人最大之危險,故吾人已準備一長期及強硬之鬬爭。英聯邦所支配之資源及美國之生產力,已給與吾人以自信力,即今年之潛艇戰爭,將一如以往,爲吾人所粉碎無遺。德元首對將來有狂熱之自信,此爲彼所能給與德人最良好之安慰。此種狂熱之自信,已成爲其領袖之最後法寶,亦爲彼唯一之希望。」曼徹斯特導報稱:「任何人俱不致輕視希特勒之威脅,或懷疑一猛烈戰爭,即將開始。希特勒將英國之耐力及彈性,去夏即已表示驚訝,當偉大之試驗來臨時,希氏勢將發現英國豐富之資源,頗足與其匹敵。」每日郵報稱:「希特勒演詞,乃對德人在春季攻勢前夕之興奮劑。彼一如以往,編造祇有一絲真實之假話。當彼果真發動對英航運最大之潛艇及空軍攻勢時,吾人則可相信其言。但當彼聲稱此爲吾人所從未料及之攻勢時,彼實錯誤。吾人早已料及有此攻勢,且已準備一切以應付。」

美國方面則以冷淡態度,接待希特勒之演詞,各方視線都集中於加強潛艇戰爭之威脅一事。紐約時報及先鋒論壇報於二十四日均解釋此爲德國對美國運輸軍用品往海外之挑釁。各報對於希特勒之真正意向,頗多懷疑。若干評論家相信其演詞故意隱藏其意向,且全未提及進攻英國及巴爾幹之局勢,意義頗爲重要。紐約時報稱:「希特勒之計劃,雖仍隱晦不明,但其對英國航運之威脅,則爲真事。此乃對美國之挑戰,吾人必須加緊商船之製造,並徵用被扣之各國船隻,以爲對付。」先鋒論壇報稱:「倘希特勒之演詞,能引起美人對海戰之注意,則此演詞,可達一有用之目的。」每日鏡報稱:「希墨二氏之演詞,志在向美國曉喻援英之無濟於事。此或將爲虛張聲勢之舉,但倘運英之軍用品將在旅途有失,則當以不運之爲愈。如何援英相宜之問題,現正需要吾人重新考慮。」

意大利方面,羅馬各早報一致以顯著地位,登載希特勒稱許意大利對戰爭之「偉大貢獻」,及宣布於今春採取海空攻勢之演詞。羅馬人民報評稱:「德意元首之演詞中,有完全相同之理想與範疇,此不祇由於兩領袖之休戚相關所致,且由於該兩大國追求歷史上之共同理想,而有平行之命運。彼等現正比肩作戰,抵抗世界上之舊敵人。」話雖說得頗冠冕堂皇,但總不免有過屠門而大嚼,聊以解嘲的意味。

山雨欲來之巴爾幹

璇珩

自意大利在阿爾本尼亞及在非洲迭遭挫敗以後,德國在巴爾幹方面卽集中大軍,準備援助其軸心夥伴,發動新的攻勢。在二月初外間卽謠傳德軍卽將侵入布加里亞,威脅希臘,使希臘接受屈辱的和平。二月十日英首相邱吉爾發表演說,演說詞中曾向布加里亞提出警告。同日英國駐羅馬尼亞公使賀爾(Sir Reginald Hoare)照會羅馬尼亞政府,英國已決定對羅斷絕邦交關係。據倫敦官方的解釋,在若干月以前,德軍已開始開入羅國境內,當時羅政府的首腦會知會英公使,稱德軍的開人羅境祇爲指導羅軍學習現代作戰的方法而已。但結果德軍統帥部卽由訓練羅軍,推廣至在羅馬尼亞境遠征軍各種要素,並在各軍略據點,集中大量軍火及煤油燃料,羅馬尼亞之領士已成爲德國用作發展其侵略陰謀之根據地。在此種情形之下,英國不能不採取對羅斷絕邦交斷然措置。

自此以後,巴爾幹局勢便成山雨欲來的光景,惟因爲有關方面,對於事實眞相,都諱莫如深;另一方面,德意則故意播放謠言,作爲其神經戰之一節,所以對於時局演變的眞相,消息既混淆,有時且互相矛盾。十二、十三日西班牙之獨裁元首弗朗哥突然分赴意大利和法國,與墨索里尼及貝當會晤,據消息靈通方面稱,法意西三國之談話,包括三點:一、西班牙深恐糧食的恐慌,亟需外界接濟,以渡過新穀登場前之危機;二、英軍在利比亞的大勝,使西部與中部地中海的形勢發生轉變,故三國對於其己身之地位,不得不加以考慮;三、西政府不久或有改組可能,或將由外長桑納(Suner)組閣。但此類的消息既無從證實,亦無從反證。

十三日南斯拉夫總理史伐考維治(Cvetkovicth)與外交部長馬考維治(Cincar Markovicth)應德國之召,赴德與德元首希特勒外長里賓賫甫會晤商討未來德南兩國合作問題,十五日兩人互抵南國首都,據外傳在會談中,德國會提出:一、要求准德軍假道,經摩拉加流域,直搗希臘的薩隆尼加(Salonika);二、詢問如德軍假道布加里亞,南斯拉夫將採取何種態度。惟據南斯拉夫政界傳出消息,在會議中,德國僅勸告南斯拉夫在戰爭期中嚴守中立,並未提出要求。十四日英國駐布加里亞公使訪問布外長再度申明英國立場,稱如果德軍占領布加里亞或利用布加里亞作侵略希臘的根據地,英國卽將與布加里亞斷絕邦交關係,並採取任何認爲必要的步驟。

在此密雲不雨的嚴重局勢之中,十七日下午土耳其與布加里亞突然發表聯合宣言,稱「土耳其與布加里亞兩國政府,鑒於現時形勢,已決定重新發起交換意見,並已遵照下列各點,成立一項協定,但絕不傷害各該國目前與其他國家所簽訂之協定:(一)土耳其及布加里亞認定戒備外力侵入,實爲兩國外交政策之不變的原則;(二)兩國政府因彼此友誼親切,大受鼓勵,因此決心作進一步的維持及發展彼此對善隣關係之信念;(三)兩國政府聲明,準備尋求適當方法,以謀在相互的經濟機構許可之下,盡量發展兩國間之貿易關係;(四)兩國政府,希望彼此之報紙,仰承今日在宣言內重申之相互的友誼及信念,而發表其言論。」關於土布宣言,德意方面,宣稱爲軸心國家的外交上一大勝利,稱將來德國假道布加里亞之時,土耳其將保守中立。但土耳其官方表示,土布聯合宣言的重要意義,在於布加里亞的自行約束,不向土耳其和希臘進攻,換言之,不與德國採共同的行動,至於布加里亞對德軍開入布境的問題,不在該宣言的範圍以內。十八日晚英國駐布加里亞公使發表公報,稱「如布加里亞因喪失中立而發生戰事時,其責任將直接的由德國負擔,英使館的去電,完全將視德方的行動而定。」

在此時期以內,德國斡旋意大利和希臘和平的傳說,又甚囂一時,十八日德機曾飛希臘偵察,惟未曾投彈。同時又傳德軍已在多瑙河架設浮橋,準備進攻。二十日英國外相艾登(Anthony Edon)和英帝國陸軍參謀總長狄爾將軍(Sir John Dill)的飛抵埃及首都開羅,此行之與巴爾幹的緊張形勢,事必有關,是可以想像的事。

二十三日土國外交部長沙拉育魯(Sarajoglu)發表聲明,謂土耳其絕不能漠視外國在土國安全區域內之活動,並將以武力抵抗任何有損土國獨立及領土完整的全面侵略。二十四日英首相接見土耳其及希臘公使。二十六日艾登與狄爾飛抵土耳其境,並立時乘火車往首都安哥拉(Ankara)與土國軍政當局進行會商。這無疑是英國對巴爾幹時局採取外交甚或軍事攻勢的先奏。

運公

美總統代表寇里來華

中國對日抗戰,有賴於各國之經濟援助,而美國之經濟援助,尤為中國人之所渴望。是以中國當局曾請美國派員來華研究經濟狀況,俾返國後得以根據實情而作有效與及時之援助。美總統羅斯福之政務助理員寇里(Mr. Lauchlin Currie)因此奉派來華。

先是一月三十日蔣委員長接見合衆社遠東經理毛理斯並發表談話,大意謂:如美國以援英物資之半數援助中國,則美國本身將無牽入遠東戰事之危險。又謂:中國如獲有充分物資的援助,即能單獨應付日本,並不須外方軍事的援助,中國為進行對日抗戰,需要美國更多的財政援助及更多的軍用品的供給。又謂:遠東永久和平必須建築於中美蘇三大太平洋岸國家之合作。蔣委員長此番談話,適在寇里啓程來華之日。華盛頓合衆社電稱:此間美國官場對蔣委員長向合衆社記者之談話,側重美國經濟援華一點,頗正以同情態度予以研究,一般認此談話在羅斯福總統之政務助理員寇里赴重慶途中發表,恰可表示中國最高當局的合作與友誼的態度。又稱:委員長之談話至為合時,因在此美國注意點有集中於英國利益之傾向時發表,頗足以促令美國公衆重新注意中國需要之迫切也。又稱:委員長建議遠東持久的和平必須建立於中美蘇三國合作之上,顯然與美國對遠東之觀點適相符合。中美當局之意見符合一致,即於寇里來華之一舉中明白表現矣。

美總統代表政務助理員寇里氏偕同聯邦儲備局代表戴勒普斯於一月三十日從舊金山乘飛剪機來華,二月四日抵馬尼拉,五日抵香港,七日午前八時半抵重慶。寇里在重慶下機後即乘一美國海軍汽船赴美使館進餐,下午進謁蔣委員長,面呈羅斯福總統之私函,時行政院副院長孔祥熙、外交部長王寵惠均在座。寇里已於二月九日起會同各專家開始研究各項資料,並自十日起與我重慶各長官舉行談話。寇里曾在重慶參考我方經濟金融交通工業等資料,並連日與我當局進行會談,聞對於鑛砂桐油等資源頗予以注意,蓋美國當局願以借款作為永遠性質之投資也。

十八日寇里飛赴成都,二十日復返重慶。

中美文協會二十二日開會紀念美國國父華盛頓誕辰及該會成立兩週年,並歡迎美總統代表寇里博士,美大使詹森及寇里博士,戴勒普斯等,於掌聲雷動中蒞臨會場。大會由孔會長祥熙主席,如儀行禮後,首由中央訓練團歌詠隊合唱「國旗」及「旗正飄飄」兩歌。繼由孔會長起立致詞,略謂:今日為美國國父華盛頓誕辰,同時亦為中美文化協會成立兩週年,承美大使詹森,美總統代表寇里博士及寇氏秘書戴勒普斯蒞會,益使吾人引為榮幸云云。旋由哈佛同學會會長秦汾致簡短之歡迎詞,詞畢,乃由寇里、詹森、戴勒普斯相繼演說,寇氏演說大意謂:「本人此次來華,實地考察,得悉中國人民對於美國一致寄以無限之期望,本人返美以後,自當竭盡綿力,不敢有負諸君厚望。本人在華勾留為期雖短,但所得印象極佳,深願將來能重作中國之遊。」美大使路稱,「余在華已二十餘載,中國所給予余之印象,使余永遠不能磨滅。」詞畢,中美文化協會推選該會第三屆正副會長,正會長由孔祥熙蟬聯,副會長由陳立夫擔任。

寇里將於日內離渝返美,曾對合衆社記者謂:會見蔣委員長多次,留渝生活甚愉快,但倘無太多應酬,或可得更多研究機會云。

時事日誌

——自中華民國三十年二月十一日至二十四日

中華民國三十年二月十一日

◉美總統羅斯福聲明美國如在遠東作戰，並不影響對英援助。

◉美加聯防會議主席紐約市長拉加第亞向參院報告全部計劃已告完成。

同　十二日

◉美國商業部長瓊斯宣布中美成立購貨協定。

◉駐日美大使館及駐滬美領事館發出撤僑令。

◉西班牙弗朗哥將軍與意首相墨索里尼在意境內會晤兩小時。

同　十三日

◉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通過軍火租貸法案。

◉西班牙弗朗哥與法國元首貝當在法境會晤。

同　十四日

◉英國土耳其舉行軍事會議。

◉英國宣布自十五日起對羅馬尼亞實施違禁品統制。

◉德元首希特勒接見南斯拉夫總理及外交部長。

同　十五日

◉美國務卿赫爾、英大使、荷印公使及澳洲公使在美國務部會議，討論遠東形勢。

◉英國駐泰公使勸告泰境英國婦孺撤退。

◉法國維希政府副總理達爾蘭兼任內政部長。

同　十六日

◉英海軍部宣布在馬來亞沿海佈雷。

同　十七日

◉英國駐華大使館勸告淪陷區英僑撤退。

◉日本駐英大使重光葵訪問英外部保證日本並無進攻英屬及荷屬領地之企圖。

◉日蘇開始貿易談判。

◉荷印日本重行舉行經濟談判。

◉土耳其布加里亞聯合發表友好宣言。

◉德意成立海戰協定。

同　十八日

◉澳洲總理公布大批澳洲軍隊開抵新加坡。

◉美國總統下令封閉太平洋新戰略要區十三處。

◉英國及土耳其簽訂商業協定。

◉美國新西蘭決定互派使節。

◉法國維希政府副總理達爾蘭抵巴黎。

同　十九日

◉英國遠東總司令部公布遠東英空軍實力增強。

同　二十日

◉美國衆議院通過關島及薩摩亞島海軍設防計劃。

◉英國外相艾登及參謀總長狄爾飛抵埃及京城開羅。

同　二十一日

◉蘇聯共黨代表會議十八屆大會閉幕。

同　二十二日

◉法國維希政府正式向日本提出牒文，拒絕由日調解泰越糾紛。

◉英國海軍部宣布在地中海中部佈雷。

同　二十三日

◉意首相墨索里尼在羅馬演說，自承前途艱難。

◉土耳其外交部長聲明土耳其決心抵抗全面侵略。

同　二十四日

◉泰越休戰協定延長十日，至三月七日止。

◉英國首相邱吉爾接見日駐英大使重光葵。

◉日本外相松岡宣稱大洋洲應劃入日本共榮圈。

◉德元首希特勒於納粹黨成立二十周年紀念時發表演說，侈言海上攻英。

世界各國著名雜誌論文摘要

近東政局中的英國和軸心

楊憶

Albert Viton, Britain and the Axis in the Near East, 載於本年一月美國外交季報（Foreign Affairs），作者歷任美國各報近東訪員，於近東各國情形最為熟悉，現任職於美國西北大學政治系，曾著在過渡中的帝國英國（Great Britain: An Empire in Transition）。

意大利於一九四〇年六月十日宣布參戰之時，她在北非顯占優越的形勢；她在利比亞的軍力無疑已超過二十五萬人，甚至也許已達三十五萬人，在東非的軍力，包括土人部隊在內，也有二十萬人。從九月墨索里尼進攻埃及的戰役中，可以看出他事先曾有精密的計劃，軍械裝備也相當的精良，不過空軍的貧乏，是意大利很顯著的缺點，這一種缺點，後來在英國空軍的威脅之下，形成了一種戰術上的危機。反之，當時英國在近東的地位，形勢非常可危。英國從不曾豫料過她會在近東方面單獨作戰的。第一，英國預算她可以從埃及、近東諸國，尤其是從一九三九年曾和英國簽訂同盟的土耳其取得軍事的援助。第二，同時也是更重要的，英國的作戰計劃，是以英法在軍事上作最密切的合作為基礎的；英國希望法國的部隊先擋頭陣，使英國能有充裕的時間，發揮她龐大帝國的威力。本乎這一種的打算，所以英國的海軍和法國海軍合作，把龐大的軍力和大量的軍火集中在敘里亞和法屬北非洲。至一九四〇年六月十日，據估計在敘里亞和黎巴嫩（Lebanon）集中的軍力約在一二五、〇〇〇人至一七五、〇〇〇人之間，另有二十五萬人集中在非洲。聯軍方面的準備，還包括在近東國家各地儲積大量的機械化裝備及重礮，在黎巴嫩的山地建立許多火藥庫，在敘里亞訓練土軍，包括一支極有效率的駝運隊，屯積大宗的汽油，和購入飛機約一千架，這一大批飛機是今日意大利亟圖攫為己有的目標。

但等到法國崩潰和意大利參戰之時，局勢丕變了，人數既少裝備又劣的英軍，不得不起而獨力支撐殘局。在六月中，墨索里尼如果甘冒閃電戰的危險，他的部隊很有進抵蘇彝士運河的可能。其時的法國不惟不能為英人的臂助，反成了英國積極的累贅，維希政府也許出於故意、也許無心、還增加了英國許多困難。另一方面，從地中海方面其他友邦，英國亦未能取得多大的援助。聯軍方面曾預料戰事如果一旦蔓延及於這一帶區域，那麼埃及和英國的阿拉伯諸盟國勢將聯翩參加作戰。但戰爭最後爆發之時，埃及和諸阿拉伯國家全沒有行動的表示。

意大利的參戰，使埃及受直接的影響。自一九三九年之春，一般都知道意大利一旦發動攻勢，她的進攻目標將為埃及，而非法國的突尼斯（Tunisia）。從各方面的跡象看來，埃及此時勢必劍及屨及和英國比肩作戰。因之在意大利宣戰後幾分鐘，英國大使藍博森（Sir Miles Lampson）進謁埃及首相阿黎・麥漢・帕夏（Ali Maher Pasha）。他們兩人究竟有何決定，外人固然無從知道，但在次日（六月十一日）大使館機關報埃及公報宣布：『埃及在實際上已決定即刻與意大利斷絕邦交。』第二天埃及議會舉行祕密會議，議決『擁護政府對為權利及自由而戰的盟國，予以可能的最大的援助。』第三天埃及首相在議會另一次祕密會議中宣布『如果意軍侵入埃及境內，如果埃及城鎮及軍事目標遭遇轟炸，』埃及即將加入作戰。在這類的宣言以外，後來倘有更進一步的保證，至於不受直接威脅的伊拉克，雖不會有如此明白的宣言，但報紙的論調，一般有利於英國。可是經過了五個月以後，埃及和伊拉克都不會履行他們的諾言。意軍會侵入埃及境內二十英里，但埃及仍保持和平，而由英國單獨作戰。

使阿拉伯民族的陣營陷於紛擾不定者，一大部分可歸源於軸心國家的活動。德意對近東各國及阿拉伯民族的宣傳，在戰事初爆發的幾個月以內，雖暫告停頓，但不久他們又在葉門（Yemen）和伊朗（Iran）再起爐灶，捲土重來。他們的宣傳一方面以小冊子、無線電廣播及受雇用的人員宣傳英國處境之危險，以造成一種失敗主義的空氣，使阿拉伯民族不敢左袒支持英國。另一方面則散布謠言，顛倒黑白，假造文件，離間和挑撥英國和回教民族之間的感情。不過德意的宣傳在近東雖有相當的力量，但也不能把它們看得太誇張；在造成不利於英國的空氣一事上，比德意的宣傳更為重要的，是中東諸國本身的社會、文化及政治條件。

阿拉伯的政治，依舊是以個人為中心的，思想的差別，甚或階級的利益，在實際的政治鬬爭之中，並無多大的作用。這種情形便常為軸心國的陰謀家所利用，用金錢或其他方式，支持相敵視的政治團體，使他們從事鬩牆之爭，這樣一來，英國的造成政治安定的努力，便徒勞無功了。自從歐戰爆發以後，又產生了一個使近東國家政治紛擾不安的新因素。在近東諸國之內，都有若干團體，為了某種不一的原因，希望對法西斯國家採取妥協的態度。在埃及，國君法洛克（Farouk）便是最重要的一人，是親法西斯的妥協派的領袖。反對法洛克妥協政策的，包括中等階級、金融家、工會領袖，幾乎全部的知識階級和絕大多數的地主；換言之，所有進步的分子，都承認法西斯的勝利，有百害而無一利。所以他們同情於自由主義的民主國家，要求給予英國以積極的援助。伊拉克方面的情形也是大同小異。如果說埃及和伊拉克對於英國的作戰，未能有多大的臂助，敍里亞更成了英國的一種負擔。軸心國家的人員會在敍里亞的大馬士革（Damascus）和貝魯特（Beirut）設立反英宣傳的中心，至使英國不得不分遣得力部隊，守衛巴勒士丁的北境。在近東方面的報紙上，常可以看見敍里亞境內發生範圍廣大的騷動的消息，駐在敍里亞的意大利休戰委員會也非常活躍，不過大體而言，仍擁有重兵的法國統治當局，尚能維持一般的秩序。

在巴勒士丁方面的情形，比較各地要好些，英國可以得忠誠的猶太人的合作。當地自一九三六年四月開始的紛擾，至一九三九年初已漸歸平息，使英國當局可以撤退駐軍，調往別處。自戰事爆發以後，猶太人即刻以他們的人力及工業設備供英國的支配，阿拉伯人也保持消極的中立態度。不過另一方面，戰事發生以後，輸出銳減，外資的輸入停頓，失業的人數有空前的增加，這是一種可以發生嚴重危險的危機。

要是近東諸國能夠一致團結，那麼縱使不能直接抵抗法西斯的侵略，至少在抵抗法西斯的戰爭中，將成為一種極宏偉的力量。但主要由於王朝之間的和私人之間的糾紛，阿拉伯民族的團結，始終不會實現。一九三六年四月二日所訂立的阿拉伯民族友愛同盟條約（Treaty of Arab Brotherhood and Alliance），在初訂之時，雖情況熱烈，好像近東的歷史將因條約的訂立而踏入一個歷史的新階段，然而結果近東諸國依舊是貌合神離，互不合作。在戰爭已經爆發了十五個月，而且烽火一天天的逼緊近東之時，近東國家依舊陷於紛擾不定的狀況之中，而且並無形勢轉好的朕兆。英國在這次歐戰之中對阿拉伯民族之所以採取消極的態度，主要的原因也就是因為這些國家的紛擾。大多數精明的英國當局，在對阿拉伯民族失望以後，現在都明白如果要保衛英帝國的交通線和阻止法西斯的進攻，非得由英帝國自己的軍隊擔任不可。在上一次歐戰中，勞倫斯上校（Lawrence）單鎗匹馬的領導阿拉伯民族為協約國作戰，英國人這一類帶有浪漫意味的希望，自從二十年來和阿拉伯民族發生密切接觸以後，已經漸漸淡了，而且發生了反動。雖然，如果英國可能從近東取得比現在更大的援助，也是一件事實，要實現這一層，英國當然需要一種更積極的政策。

美國援英與日本南進

關根郡平

本文載在日本「外交時報」第十九卷第三號，主張日本不待德國有勝利之把握時即行南進，奪取新加坡。作者為日本海軍少將，係著名之戰略家。——編者識。

距今約二十年前華府會議當時，英美兩國間成立一種諒解，由美國監視亞洲，英國監視歐洲。美國監視亞洲者，監視日本云爾。美國在華府會議後將其艦隊駐於太平洋，職是故耳。爾來英美合作，煽動中國抗日。在歐洲則英

國自德國屈服後，爲備法計，援助德國之復興。及意阿戰爭爆發，英國始覺得德意是盎格魯薩克遜國家之仇敵，爾來，聯蘇聯法以對付德意。

然而訴於實力，究該如何？英美意見不一致。英國主張先解決歐洲，美國則反是，主張先解決亞洲。滿洲事變爆發上海事變亦將發生之際，關於對日實力行使問題，英國拒絕美國之勸誘，蓋爲此也。即在目前之歐戰，最近英國欲在歐繼續抵抗，美國則以爲再行抵抗無裨實益，英國政府應遷至加拿大在大西洋方面取守勢，在太平洋方面取攻勢，先壓倒日本，而後與中蘇兩國相聯，以陸軍力對德意，採攻勢。去年八月上旬德國開始攻擊英國本土時，此種傾向尤爲顯著。然其後德軍不易侵入英國本土，英方抵抗力尚大。加以意軍爲希軍所反擊，亞爾巴尼戰線有崩潰之虞，同時侵入埃及之意國利比亞軍，亦遭英軍之反擊而作戰澁滯。至是，美國乃容認英方之主張，對日攻勢作戰之實施，有展延至英國地中海作戰成功後之觀。至於最近美國決心以主力援英以餘力充實己國之軍備，俟英國抵抗成功，進而打倒軸心國，即令抵抗不成功，至少南北美之安全可以確保。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羅總統以「爐邊閑談」之形式對美國人民廣播演說，其中有云：「美國將來之安全繫於英國之興廢，爲美國計，今日盡力援英，較之拱手旁觀以待將來捲入戰渦之可能性很小，此可斷言者也。（中略）美國國策之中心在於不捲入戰渦。同時一面爲使得美國國防愈加安固計，以最大速力充實軍備，一面須加強援助英國及其他與侵略者作戰之國。迄今吾人之努力尚未充分。單是工作照常，尚未爲足。不可因爲懸念將來生產過剩而澁滯生產力之擴充。余今宣言：用全速力以圖軍需品生產之增加，是美國之國策也。是故國防上不必要之奢侈品之生產，可以犧牲。美國應成爲民主主義國家之兵工廠。吾人應以戰時決心犧牲一切。吾人之援英絕不受獨裁者威嚇之影響。英國之戰鬪力因希臘之英勇抵抗而上昇。余確信此戰之勝利不歸全體主義國家。吾人勿爲敗北主義者所惑。吾人具着勝利希望，和平希望，民主主義擁護希望，將來世界更佳希望。余以美國大總統資格要求美國人一致團結，爲護擁民主主義而加倍努力擴大軍需品之生產。吾人之努力必可收得偉大之成果，是余所信而不疑者也。」此段演詞，足以證明之矣。從可知美國之新國策，是放棄從來之太平洋第一主義，轉向大西洋第一主義矣。良以美國雖富強，在太平洋戰爭同時又在大西洋援英，譬猶一犬逐二兎，事實上不可能也。

多年不能一致之英美，今也齊步對抗軸心陣營。然則英國目今對抗軸心陣營之策如何？曰：地中海第一主義。何謂地中海第一主義？英國利用德軍展緩攻英本土之機會，一面誇揚其本土抗戰持久力及英希兩軍在亞爾巴尼亞及非洲之成功，一面定然多方說美增加援助，即英國說法是：第一，此際再向前推進，意軍戰線必全面崩潰；第二，意軍崩潰，則蘇聯必放棄其從來之騎牆態度，投入英美方面；第三，與蘇聯提攜，從東西兩方夾攻，德軍雖驍勇，亦不足畏；第四，壓倒德意，則日本陷於孤立無援，可不戰而倒之。此即吾人之所謂地中海第一主義。

英人素來有置主戰而重支戰之傾向。故有增強新加坡方面之傾向，並不足異。此在日本，不可忽視。然此際致力地中海，復分力於新加坡，正是忽略英國本土防備，徒與德方以侵入機會，並且德方第一侵入英國本土；第二用兵巴爾幹；第三備蘇之兵力綽綽有餘裕。目下集中於羅馬尼亞之大軍三十萬，一旦南下，必能將希軍粉碎而衝入薩隆尼加。果爾，所謂地中海第一主義全然等於沙中樓閣。美國政治家關於戰略如有眼光，應不信英國之甘言蜜語。今竟聽信英國之言，誠可哀也。

美國之新國策，是主力注於援英以餘力擴充己國之軍備。此乃想定將來太平洋作戰而兼行準備工作者也。此項準備工作中包括：第一，對蔣援助；第二，增強遠東方面美國之軍事施設。同時新加坡之攻守施設，美國亦不惜一臂之助。即今後英美合作，一面援蔣，一面努力強化新加坡等根據地之攻守力。何以美國重視新加坡？無他，美國對日作戰時該地爲其艦隊極重要之根據地也。然則何以美國艦隊必要新加坡？第一，以現有勢力實施對日作戰，美國艦隊須先有遠東根據地爲其休息之處，俟旅途勞頓愈後，方能出於攻勢。第二，在到達該根據地以前途中須不遇日本艦隊。那末，果應以何處爲根據地？美國之遠東海軍根據地只有馬尼拉。但馬尼拉第一，有要塞而無船渠；第二，過分接近日本。故馬尼拉不適於用。然新加坡要塞完備，且有可容五萬噸大艦之船渠二處，聞說尚貯有大量燃料油。又該地距日本根據地較遠，美

國艦隊大可安心在此休息。

大凡一國之對外戰爭，準據海陸聯合作戰之原則，海軍先制海洋，然後輸送陸軍，壓制敵之陸軍，使作城下之盟。美國艦隊到新加坡後其對日攻勢作戰，必採如此形式。一面徹底援蔣，一面加強馬尼拉，香港及其他遠東之英美次等殖民地之固定，移動兩兵力，艦隊先獲得南中國海之制海權，成功之後，海陸呼應，從西南及西方攻擊日本領土。從來美國有從東北及東方攻日之傾向。今因使用新加坡，所以說：從西南及西方進攻。新加坡之重要如此。要之，新加坡一旦為美國艦隊所據，則美國之對日作戰極為有利。若在美國艦隊進泊新加坡之前，該地為他國所據，則因為別無可用之根據地，其作戰必陷於極不利之境地。美國對日作戰，是在英國地中海第一主義的作戰成功之後，其時新加坡入美國之手與否，已不成問題，為時已遲。要之，日本應不待英國地中海作戰成功及美總統提出最後一張牌而先行下手。

東方雜誌（半月刊）三十八卷第五號

如何應付遠東危機（論壇）……鄭允恭
歐戰的浮面與實質（論壇）……吳澤炎 朱輿
我國運用外匯平準基金之新階段
物價問題與吾國戰時穩定物價之方策……陳城
從巴爾幹戰爭說到德蘇關係……儲玉坤
歐洲的黑幕……趙自強
平抑物價的中心問題……謝君哲
論儒家的法律觀……沈玉清
中英衆據法異同考……劉朗泉
蘇聯的實力（論文摘要）……楊憶
▼每册港幣一角五分　國內郵費四分　歡迎預定

商務印書館發行

東方畫刊　十三卷十二期　三月號

國之大老：吳稚暉先生（封面）
七十二烈士就義
三十周年祭
訓練中的中國新空軍
陸上防空部隊軍容
軍用電訊幹部訓練班
中央無線電製造廠
出沒日後的游擊戰士
百鴿圖
有朋自遠方來
童軍大檢閱
磚瓦的製造
一個防毒面具的製成
陸軍第五軍榮譽軍人眷屬工廠
抗戰以來的浙江大學
英軍在北非的戰績
毛里西亞僑胞的愛國熱
廣西義民新村
江南處處慶豐年
雲彩的美
世界攝影名作選
女子公寓
華南雙星之影（封底）

每册港幣五角　國內郵費六分　歡迎預定

商務印書館出版

教育雜誌
三十一卷第三號
每月一册　港幣一角五分　國內郵費四分　歡迎預定

論憲法與民族教育……古楳
領袖型之實驗研究……蕭孝嶸
我國師範教育應有之改進……孫邦正
縣立中學的特質和任務……胡昌騏
私立華南女子文理學院遷校南平以後的活動概況
英國教育之今昔觀……蘇芹蓀
講書——小學實際問題……俞子夷
無教育上馬奇諾防綫（摘要）……陳科美
由教育而民主主義（摘要）……陳科美
兒童心理健康和社會適應的推進（摘要）……陳選善
教育文化史的新頁（二則）

商務印書館發行

China Today
今日中國
（影寫版印每月畫刊）
第十六號
中國空軍專號
◀要　目▶
戰士信條，空軍訓條，中國空軍首腦部，驅逐大隊，轟炸大隊，防空部隊，飛機製造廠，飛機材料之研究，空軍戰績統計表，新空軍之成長，降落傘練習，航空機械學校，氣象台，八一四空軍節，航空教育，The Raid on Singyang (by Ta Chun), The 10,000 Feet Dog Fight over Lanchow (by Yen Tung-su)

本號零售港幣六角　預定者不加價
編輯兼發行：今日中國出版社
總經售：商務印書館香港分館

學生雜誌　二十一卷第三號

太平洋的大風暴（卷頭畫）……明睿
青年與科學精神（卷頭言）……周康
夏威夷羣島的戰略地位……高時良
法國殖民地的珍珠—越南……蔣寶華
語法的基本觀念（英語學習講座）……范存忠
對家庭的態度（「新中國青年」之二）……平生
漂白和去污……甘景鎬
孤鴻（文藝）……張春風
諷刺畫選（六幅）　現代語林（三則）
科學新訊（三則）　學生文藝（三篇）
學生論壇（四篇）　時文摘錄（四篇）
▲每月一册港幣一角五分　歡迎預定
▲國內郵費每册港幣四分

商務印書館出版

影寫版精印　每月一册
少年畫報
第四十一期

國父遺像（封面）
革命史實：國父逝世十六週年紀念
時事：新閩一廉畳友在
抗建寫眞：反戰設新畫
宜昌頓線·建新空軍
慶訓練卜的
榮參軍人職業訓練所
的一警
國際：在革命中的祠比
亞尼亞南蘇維突之宮
民族·雲：的山頑民族
軍事知義皮電戰車的内
客像特逛的製成
科學·蒙·卡羅水族館
工業製造蔗儲
勞作·童子軍營帳

每册港幣二角五分　郵費港幣四分
預定全年港幣三元　郵費另加

商務印書館發行

文藝

華胄

吳勉

登台人物：

方榮　年三十歲，改邪歸正的綠林好漢，抗戰後任湖北大洪山西麓一帶第某游擊隊隊長——即鍾祥附近地帶——是個剛毅的男兒。

李彪　年二十五歲，落草時爲方榮部下，後任□軍隊長，是個誤解「忠義」的漢子。

蘇倩倩　年二十二歲，本係都市交際花，後充日本間諜，是個敢做敢爲的女性。

有田　年四十左右，日本特務機關長。

□軍　四人。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五月間豫鄂大會戰，張集團軍總司令自忠將軍，身先士卒，追擊南竄之敵，斬獲無算。不幸於同月十六日在湖北大洪山西麓張家集附近之南瓜店，彈中要害，壯烈殉國，鍾祥要鎮，由是淪陷，那兒附近的英勇華冑，痛憤張將軍之壯烈犧牲，受其崇高的精神感召，紛紛起來參加游擊隊，在鍾祥外圍運用機動戰術，殲敵無數。游擊隊長方榮便是那英勇華胄羣中的一個漢子，以此，□人恨之刺骨，千方百計想把他收拾。因爲他剛勇有餘，精細不足，以致中了□諜蘇倩倩的詭計，終於被盤踞長壽店之□特務機關所獲了。

日本特務機關的辦公室，佈置非常的簡單；室中窗前安置着一個長方沙發椅，右邊安置着一個辦公桌，桌前排着兩隻椅子，左右相向着，左邊有一個小門，通達外室。

有田機關長坐在正中的椅子上，嘴兒含着雪茄烟，左腕靠着桌面，手兒托着腦袋兒正在沉思。無疑的，近月來中國游擊隊的英勇襲擊委實使他無法應付，而感到無量的苦悶。

——門外有人喊「報告」——

有田　進來。

——□兵甲上——

□兵甲　（向有田行軍禮）報告機關長，方榮已經抓到了，現在暫時押在偵緝隊。

有田　（精神興奮異常）眞的嗎？

□兵甲　一點也沒有錯的。

有田　（站起來，自言自語）哼！我以爲你是怎樣能幹，想不到你也有今天！（向□兵甲）快去請蘇女士來！

□兵甲　是的。（行軍禮，下。）

有田　（兩手插人褲袋裏，得意揚揚地在室中踱來踱去）哼！你也有今日！

——門外敲門聲——

有田　進來！

——蘇倩倩着西式臘裝上——

倩倩　（笑容滿靨向有田鞠躬，並用日語向其請安）「剛尼志瓦！」

有田　（回禮）「岡尼志瓦！」

倩倩　機關長喊我有什麼交代？

有田　（獰笑）你眞是能幹，委實令人欽佩極了！

倩倩　（莫明其妙地陪笑）究竟什麼事情？

有田　你身材生得漂亮，做起事來也這麼地漂亮。（邪笑）嘻嘻！眞是使人拜服得五體投地呀！（憨笑）哈哈哈！

倩倩　（撒嬌）夠啦，夠啦！眞是氣煞人，一見面一句正經話也不說，總是恁

有田　殺笑得好像「煑熟狗頭。」

有田　剛才偵緝隊派人來報告：……方榮這個傢伙已經抓到了！我以為他是個怎樣厲害的東西，原來也逃不出好姑娘的圈套。（狂笑）哈哈哈！

倩倩　你打算怎樣處置他？

有田　那何必問？當然是把他做掉！

倩倩　把他做掉？那，不過是殺他一個人吧了。

有田　以你之見要怎樣處置他？

倩倩　他在這長壽店一帶的地方，甚至大洪山西麓的鄉鎮，有着很大的潛勢力，把他做掉，不但不能儆戒效尤，反足激起他的黨羽圖謀報復，而更加猖獗搗亂地方。以我的意思，不若用溫柔的手段籠絡他，使他去號召他的黨羽來投誠，增厚我們皇軍的實力，豈不是更好嗎？

有田　他是一個硬漢，恐怕此路走不通咧！

倩倩　他本來是一個綠林的強盜，只要我們有官給他做，有錢給他用，那怕他不會來就範呢？

有田　（慢慢地跑近桌旁，坐在原位，順手向桌上取了香烟抽着，在沉思。）

倩倩　（也跑到桌前的椅子坐下，取着香烟抽着。）你也不用着這麼地遲疑，你要知道：強盜們之所以不顧一切，敢做敢為，無非是大洋錢，只要我們有錢給他，那怕他不替我們拚命？況且現在中國的游擊隊裏常常沒有軍餉發，弟兄們生活上非常的困苦，如果投誠到我們這邊來，既可以領到全餉，又免露宿挨饑，又何怕他們不來呢？

有田　可是我們這邊的經濟也是非常的困難呀！你要知道，上頭已經兩個月沒有發餉下來了。如果沒有賭捐和大烟捐這兩筆款的收入，我們也是沒法維持的。你的計劃雖然很好，但是「無糧不聚兵」這筆額外的給養要從那裏去籌措呢？

倩倩　你眞是一個[illegible]瓜！反正「牛毛出自牛身上，」如果軍餉不足的話，我們儘可仿照鍾祥的辦法，徵收綏靖捐，或人口稅來補助，那怕沒餉發？

有田　（憨笑）嘻嘻！你眞是一個智囊兼經濟學家。好，我就照你的意思去辦吧。（高喊）勤務兵！

口兵乙　（在內應着）有！（上，向有田行軍禮。）機關長有什麼差遣？

有田　你去偵緝隊通知魏隊長把方榮押來這裏。

口軍乙　是！（行軍禮，下。）

有田　（向倩倩注視傻笑）

倩倩　（右手靠在桌上裝瞋撒嬌）看什麼，難道還不認識嗎？

有田　（攜着她的手傻笑）嘻嘻！我問你，為什麼你昨夜半筵逃席？

倩倩　哼！你喝醉了酒，便來向我找開心，昨夜客人那麼多，你以為好看嗎？

有田　管他好看不好看，反正誰不知道？

倩倩　（縮回手）夠啦，夠啦，誰要再和你囉嗦？正經事一點也不辦，天天老是這麼地胡鬧！

有田　（正色）我問你，等一下，你要用什麼話去說服方榮來投誠呢？這……（沉思少頃，又向她陪笑）嘻嘻！好姑娘，這當然要再托仗你的伶俐的口才來幫幫我的忙。

倩倩　我沒有什麼能幹，你自己去說服他吧。

有田　（故作癡態）好姑娘！請你做做好事，幫幫我的忙吧。（合十向她朝拜）

倩倩　（不禁好笑）不害羞的，誰要看你這樣的醜態。

——門外有人喊「報告」——

有田　進來！

——口兵甲、乙、丙綁方榮上——

方榮　（兩手被綁，形容憔悴，俯首默默不語。）

倩倩　（走近方榮）方大哥！……

方榮　（仰首瞋目向倩，恨極。）賤貨！原來是你！……

倩倩　（不等他說完陪笑）方大哥！請你不要怨恨我，你要知道：你所恨之刺骨而單人獨馬冒險前來謀刺的有田機關長，他不但沒有絲毫怨恨你，而且非常的欽佩你是個英雄好漢咧。

有田　（離座跑向方榮陪笑）是的，方榮君，我委實非常欽佩你，是個英雄好漢。

方榮　（怒視不答）

倩倩　（向方榮）老實告訴你吧，如果我前日沒有單身冒險到你們的隊部去找你，並且坦白地告訴你我是個日本的間諜來取信於你，而誘你入城來行刺機關長，那能夠把你灌醉，不費一兵一卒而請你到這兒來呢？我之所以不顧性命危險，用盡心思來引誘你，爲的是，我們的機關長非常欽佩你是個頭等的好漢，時時渴望你前來合作，以共成大事，所以我才不顧一切，到你那邊來完成這個任務。方大哥！我們待你的苦心如此，難道你還忍心離開我們嗎？

有田　（向方榮）是的，方榮君！蘇女士所講的話，一點也沒有撒謊，請你聽她的勸告，來和我們合作吧！

方榮　（憤恨難過）老子不高興聽你們的鬼話，我這回的上當，算是我老子倒霉，要殺便殺，何必多說？簡單告訴你們吧，要我投降你們，那是比上天還要難的。

倩倩　（苦求）嗄！方大哥！你何必這麼地固執？古人說得好：「識時務者爲俊傑，知進退者是英雄。」現在中國的地土被皇軍佔據的有十幾省之多，照這個形勢看，皇軍只要幾個月後就可打平全國，不若早些投誠，落得將來做個開國元勳，而且……

有田　（不等說完）而且我們皇軍這回出兵到中國來，是絕對沒有侵略土地的野心的，而是來幫忙你們貴國的汪精衞先生去打倒重慶政府的，因爲合乎人情，所以我們戰無不勝。

方榮　汪精衞是你們□□□□□，誰相信你們的鬼話，你說你們戰無不勝，那麼，台兒莊之戰，蘭封之戰，武漢外圍之戰，湖北之戰，廣州外圍之戰，桐柏山之戰……也都是你們的大勝利呀！你說你們佔據了中國十幾省，爲什麼你們的□□兵每回到市外去沒有一回全數回來呢？

有田　（被譏，老羞成怒，正要發作動武，被倩倩阻住，怒氣冲天。）哼！

方榮　（看他的樣子，故意狂笑）哈哈哈！

有田　（怒極）你笑什麼？

方榮　我笑你們的□□兵，戰無不勝呀！（又狂笑不止）哈哈哈！

倩倩　（恐有田動武，弄壞事情，用力推開，向他苦勸。）你休息一下，讓我慢慢地勸解他。

有田　（怒氣冲冲，跑回坐在原位。）

倩倩　（向方榮）方大哥，你眞是太不知好壞，人家這麼地看重你，你偏偏要來惹人生氣，你現在已經給人綁到這兒來，生死操在人家的手裏，難道你不想活嗎？

方榮　（瞋目怒喝）賤貨！你以爲我也像你那麼地貪生怕死，甘心去做□□的玩物，來汚辱祖宗的光榮嗎？（以足踢之）不要臉的賤東西！

倩倩　（被踢跌倒，憤極）好，好！

□兵甲　（怒打方榮）媽的，不知死活的東西！

□兵乙　（也怒打方榮）媽的，你這個狗強盜！

倩倩　（氣喘怒罵）你……你這狗強盜，還不知死活，敢在這兒逞兇！

有田　（急離座扶起倩倩，使坐桌前椅上）踢傷在那兒，痛不痛！

倩倩　不，不甚痛。

有田　（坐於原位，怒極，向□兵）把刑具拿出來！

□兵丙　是！（下，旋取長木棍、索、皮鞭上。）

有田　（向□兵）把他綁架起來！（□兵甲、乙、丙把方榮衣服扯掉，兩手展開，緊緊地用索綁在長木棍上，然後甲乙各執一端，□兵丙拿皮鞭向方榮上身毒打。）

——皮鞭須自行製造：最好用橡皮細管（rubber tube）（如無橡皮細管，可用小繩，唯小繩缺乏彈性，打在身上聲音不大響亮，且會微痛）外裹棉花，用線紮緊，並用櫻色漆油浸濕，則鞭打時可助滑性，且顏色染在身上又極似皮膚被打將出血的傷痕。唯皮鞭的長度須環繞胸部一周而有餘，切不可太短，且須用力鞭打，務使皮鞭環繞一周，才不會受傷，因爲環繞全身，則壓力分散，些微重力都集中於鞭末，所以打在身上雖然很兇，但是一點兒也不痛的。——

有田　（向方榮冷笑）現在人被綁着，皮鞭也放在面前，再逞兇，換皮痛，你懂得嗎？

方榮　（怒視不答）

有田　我問你，這城裏頭誰做你們的偵探？

方榮　這城裏頭除了在你左右這班無恥的狗男女外，每一個中華兒女都是我們的偵探！

有田　你還要逞兇，（向□兵）打！

□兵丙　（拿着皮鞭向方榮上身毒打）

方榮　（咬緊牙關，一聲不叫）

有田　（向□兵）暫停！（厲聲向方榮）說呀！

方榮　（怒視不答）

倩倩　（向方榮）誰是你們的偵探，快說！

方榮　（怒喝）像你這麼不要臉的東西，當然不配做我們的偵探，何必問？

有田　（向□兵）再打！

□兵丙　（復毒打，方榮仍咬緊牙關，一聲不叫。）

有田　（向□兵）暫停（向方榮）我問你，你們的游擊隊的大本營在那裏？

方榮　（聲嘶而激昂）除了漢奸之外，四萬萬五千萬中華兒女的心，都是我們游擊隊的大本營！

有田　還再逞兇，（向□兵丙）再打！（□兵丙復毒打，方榮仍咬緊牙關，一聲不叫。後來因爲身體不能支持，昏絕，把腦袋俯下。）

□兵丙　（停打，向有田）報告機關長，他昏絕了！

有田　拿清水把他灌醒。

□兵丙　是！（下，旋捧一盆冷水上，並向方榮頭上灌去。）

方榮　（慢慢地回魂，憊極，且喘且說，聲音低微，）□□！你……你……你……你打壞我的身，你……你總不能打服我的心！（氣喘）

——門外有人喊「報告」——

有田　進來！

□兵丁　（上，向有田行軍禮）報告機關長，李隊長要請你出去，有機密事奉商！

有田　知道了！

□兵丁　（行軍禮，下。）

有田　（向倩倩）我馬上就來。（下）

□兵丙　（向倩倩）蘇女士！你看這個傢伙眞是好漢，這麼地拚命連打幾回，總是一聲也不喊苦！

倩倩　（默默地點頭，若無限感想）

（默場，）

□兵丁　（上向□兵）喂，老倌！機關長有命，把他暫時鬆解，好好看守着。（向倩倩）蘇女士！機關長有請！

（倩倩偕丁下。甲、乙、丙把方榮鬆解，榮被鬆解後站立不住，跌坮喘息，□兵們站在旁邊監視，默默地相顧嘆惜。）

李彪　（軍官裝，但不帶自衞鎗，且跑且喊）大哥！大哥大哥！（目睹方榮狼狽不堪形狀，無限痛惜，蹲下把他扶起）大哥！大哥！

方榮　（憊極，展眼注視又瞌下。）

李彪　（向□兵甲、乙）把沙發椅移到這邊來！（向丙）你到我的房間裏頭，把那壺熱茶拿來！

□兵們　是！（甲、乙把沙發椅移近台前，略斜安置，一頭靠左壁，一頭向內。丙往內，旋捧茶具上，置於桌中）

李彪　（扶方榮靠身椅背，坐於沙發上，踞其膝前，右手置於椅背，左手置於方榮足股上，仰首瞻視。）大哥，我因爲昨晚出發，剛剛回來，以致救援來遲，害得你多吃不必要的苦頭，心裏頭眞是難過得很！

方榮　（瞌目不答，）

李彪　（向□兵甲）你到我的房間裏隨便拿一件衣服來。

□兵甲　是！（行軍禮，下，旋取衣服上）隊長！這一件可以嗎？

李彪　可以的。（站起來把衣服接過去，輕輕地替方榮穿上，復如前踞其膝前。）大哥！你疲倦嗎？我扶你到裏頭躺一躺好嗎？

方榮　（色厲聲昂）不！我問你，爲什麼到這兒來？

李彪　今年五月間，我們從前的伙伴王三麻子引導皇軍打進鍾祥，虧他在機關長面前說了好多的好話，才把我從監獄裏釋放出來，並給我在麻

子的部下當排長，因爲我替他們打了十幾次的仗都很順利，所以前月間就升爲中隊長。（少頓）大哥！麻子這個傢伙眞是了得，他現在已經做了大隊長，又賺了好多萬的大洋錢，（忘形喜笑）嘻！嘻！他還討了一個十七歲的漂亮姑娘當小老婆咧！他……

方榮　（不等說完，摔開李彪的手，厲聲責罵）這些不要臉的話少說些吧！你們狠心的強盜，你們無恥的漢奸。（憤極氣喘）

李彪　（撲了一鼻子灰，慢慢地站立一旁，若無限悲痛，既而看見口兵們還木立室內，不禁赧然，因厲聲令其退出。）你們出去，沒有呼喊不要進來！

口兵們　是！（行軍禮下。）

——默場——

李彪　（誠摯）大哥！你或要誤會，你被抓到這兒的時候，做兄弟的裝做不知道，故意和機關長做下了圈套兒來捉弄你，使你剛才吃了那麼多的虧，所以才這麼地生氣我。可是！大哥！如果你這麼地誤會了我，那，未免太寃枉我老李了，我們做好漢的，只有始終「忠義」是我們的根本，做兄弟的如果違背了當日在大洪山結義時吃歃血酒的盟約去和外人做圈套，來使大哥吃虧的不忠不義的行爲，那麼，我再出發時，便不得好死！大哥！我已經對你宣誓了，難道你還不相信嗎？

方榮　誰誤會你和口口做圈套？

李彪　（喜極）大哥！你沒有誤會我嗎？這，這就好辦了。

方榮　好辦！（咬牙切齒）我恨死口口，恨死你們這班無恥的漢奸！（厲聲）你們放火、姦淫、搶刼，（且喘且說）你們，你們是強盜。你們，你們是虎狼！你，你還想我來做你們的幫兇嗎？（憤極喘極）

李彪　（誤解方榮的意思）大哥！你又誤會了，兄弟怎敢「上下倒置」叫大哥來做幫手呢？我剛才就對機關長說過，大哥是個頭等的好漢，我決定把我這個中隊長讓給大哥當，做兄弟的就是在大哥的部下當伙伕也是情願的。不但兄弟有這個意思，就是王三麻子，他如果知道大哥到這兒來，也會把他的大隊長讓給大哥咧！（誠懇）大哥！我們做好漢的，是以「始終不變」爲本，無論我們怎樣地得勢，總不敢忘掉你是我們的大哥，這，這請你不要誤會吧！

方榮　（既憤怒李彪誤解他的意思，又被其誠摯的語言所感動，悲憤交集）誰像你偏會那麼多誤會，誰希罕做你們一個強盜般的大隊長？

李彪　嘎！大哥！你也學人說起聖人話來了！反正「無本生理」是我們的本業。現在我們有了皇軍的招牌掛，就是多賺幾千洋錢，也不怕人家，和我們做對，只要有錢賺，管他強盜不強盜？

方榮　（憤不可遏）難道以前我們也像他們到處放火，到處姦淫嗎？

李彪　姦淫，放火是我們的戒條，當然誰也不敢違犯的。不過現在是個亂世，我們只要約束自家的弟兄不要違犯它，就好了，我們怎能管到許多，反正他們燒不到我們的老屋，淫不到我們的老婆，管他媽的。

方榮　（切齒痛恨）燒不到我們的老屋，淫不到我們的老婆，（站立起來，瞋目厲聲）他們偏偏把我的老屋燒掉，把我的口口口！（氣喘，足顫，睚眥直視）

李彪　（跑近方榮）怎樣？眞的有這麼一回事？

方榮　（兩眼直視，語聲悲戚，身顫如故）自五年前你率領兄弟們刼車失事被扣後，官兵對於我們非常的注意，我們跑到那裏，他們就追到那裏，弄到沒一夜好睡，而且，兄弟們每回和他們抵抗，總要損失幾個，所以後來……

李彪　（不等說完）後來怎樣？

方榮　（慢慢地說）後來我不忍看弟兄們一個個的損失，所以就單身冒險到鍾祥去求見陳旅長，請求全部繳械自新，陳旅長因爲被我的誠懇的態度所感動，所以答應我們的要求……

李彪　（看見方榮全身顫動，站立不住，扶他坐下）大哥！你請坐下，慢慢地再說。

方榮　（坐下）

李彪　那麼，大哥！自新後做什麼經紀？

方榮　我因爲覺悟到做強盜是沒有了局的，所以自新後就回到我的故鄉買了一頭耕牛，替人家耕種，五年來靠着你的嫂子的節儉，建置了幾坵

田園，一間小屋，滿望這麼平淡地度過一生，不料□□兵打進我的故鄉來，把我的三頭耕牛搶去，把你的□□□□，（聲音悲戚）她，她因為和他們反抗，就，就被他們慘殺了！（嗚咽不成聲，）可憐，可憐你的七歲的姪兒。……

方榮 （急問）我那可愛的姪兒怎樣？

李彪 他……他因為看見你的嫂子被慘殺，駭怕哀號，也同時被他們殺掉了……我的老屋也同時被他們燒燬了！因念和我遭遇同樣命運的，不可勝數，所以我才再出來召集以前的弟兄們去參加游擊隊來替這些被慘殺的同胞報這刻骨的仇恨！

李彪 唉！像嫂子這麼賢德的婦人，竟會得到這樣的下場，委實可傷，姪兒那麼天真可愛，也免不了那麼地慘死，實在可憐不過，大哥既死是不會復生的，你也不要太過於傷心，待做兄弟的慢慢地替你物色一個年青的漂亮姑娘來給你續絃，將來生下了一個更可愛的姪兒，豈不是更好嗎！

方榮 （切齒痛恨）更好？只有你這個混賬才會這樣想的，（且喘且說）你們，你們沒良心的無恥漢奸！

李彪 （被責無語以對，跑近桌前倒茶，送給方榮）大哥！喝杯熱茶吧！

方榮 （接杯在手，忽聞屋內傳來男女吵鬧的掙扎聲音，凝神靜聽）

男人聲 姑娘！我，我愛你，請你做做好事，答應我吧！

女人聲 □□！你不要來，我，我是不答應的。

男人聲 姑娘！我愛你，我愛你！

女人聲 （掙扎）不，不，我死也不答應，（且哭且罵）死□□！天殺的！

男人聲 （憤怒聲音）你敢打我嗎？你敢和我反抗嗎？「馬蓋亞羅」！（鎗聲，跌倒聲，女人哀號聲，繼後又兩響鎗聲，女人的哀號聲就寂寂無聞了。）

方榮 （憤極把杯擲地，雙手緊緊地抓住李彪的衣襟，高喝）他們白日□□，白日□□，你，你這混賬的東西，竟來做他們的幫兇（切齒痛恨）你，你這無恥的漢奸（用力把李彪推倒）

李彪 （被推倒在地，忍不住方榮的侮辱，憤怒異常）大哥！你未免太過份了吧！我有生以來，那一件事對你不盡情盡義，就是你將來自己養的兒子，也未必會這麼地孝順你呢。我們做好漢的恩怨要分明，信義要始終，你想，皇軍把我一個已經判決無期徒刑而且在監獄吃不到一頓飽還要天天挨打罵的罪犯，打救出來，他們簡直是我再生的父母，況且我一出獄，他們還給我當隊長，使我豐衣足食，俗語說「有恩報恩，有德報德。」他們待我恩情這麼地深重，難道我不該為他們盡「忠義」嗎？

方榮 （怒罵）混賬的東西，你只知自己不知民族，你，你（跑近桌旁拿起椅子向李彪丟去）你這無恥的漢奸！（因用力過猛，支持不住，跌倒在地）

李彪 （急趨前將方榮扶起）

（有田倩倩聞室內聲響相率入內）

有田 什麼事情，什麼事情？

李彪 （言語支吾）沒有，沒有什麼事情。

倩倩 剛才那邊鬧命案，難道你們這裏也要鬧命案嗎？

方榮 （怒目向有田）這是你們皇軍的軍紀，你們白日□□，白日□□，你們這種□□的行為，我們萬世的子孫都不會忘掉的！

有田 （以為方榮經李彪疏通後已經誠服，單為剛才的事情發惱，勉強向其陪笑）剛才的事情是我的衛兵的胡鬧，我等一下定規把他押起來重辦。方榮君，請你不要生氣吧！

（鎗聲由疏而密，由遠而近）

□兵甲 （向有田行軍禮）報告機關長，中國的游擊隊分三路向我們這裏打來了！

有田 （怔住）唔！（少頓）你快去通知總隊部趕快派隊去佈防。

□兵甲 是。（行軍禮，欲下。）

有田 定國回來。

□兵甲 （轉身立正）機關長還有什麼交代？

有田 你出去時叫兩個兄弟進來。

□兵甲 是！（行軍禮下。）

李彪　（急扶方榮坐下，站立一旁）
□兵乙丙　（上，向有田行軍禮）機關長有什麼交代？
有田　（指方榮）把這個　伙監視着！
□兵丙乙　是！（兩人各抓住方榮的手臂）
有田　（沉思有頃，恍然若有所悟，厲聲向李彪）李彪！我平素待你怎樣？
李彪　機關長是我的再生父母，當然是再好不過的。
有田　哼！你還要用甘言蜜語來騙我嗎？
李彪　（又驚又急）機關長！你是我的救命的恩人，我怎敢欺騙你。
有田　不敢欺騙我？你為什麼串通中國的游擊隊來打我們呢？
李彪　（急煞）這！這冤枉！我，我絕對不敢這樣做。
倩倩　他或許不至於這麼地梟險吧。
有田　你聰明一世，卻糊塗一時了，（指李彪）他昨夜七時就出發，到現在才回來，全部隊伍連一顆子彈也沒有放出去，何用這麼長的時間？而且他的隊伍回來不上半句鐘，就有他媽的游擊隊分三路打來，這不是他去串通卻要說誰呢？還有，他回來時看見我們正在拷問這個　伙（指方榮）就趕快命得勝來請我進去，要求我暫停拷打，我故意嚇他要把這個　伙做掉，他就急得跪下哀求。並且一肩挑盡地向我擔保，定要說服這個　伙前來投誠！這明明是怕我們再用刑迫出真供，漏洩他們的秘密，所以故作緩兵之計，這個事理是非常明顯的，難道你看不出他們的狡計嗎？
倩倩　唔！原來如此。
（鎗聲漸近漸密）
李彪　（急得全身發抖）這，這是冤枉的，機，機關長是，是我……我的再生的父母，我，我死也不，不敢背叛的（向倩倩求援）蘇，蘇女士，這，這是冤枉的，我死也不敢背叛機關長！
有田　（向李彪）你真的不敢背叛我嗎？那麼，我命令你去做，你服從不服從？
李彪　服……服從的，機關長叫我去赴湯蹈火我也要服從的！
有田　（抽出短鎗，交給李彪）你當我的面前把他（指方榮）做掉，來表示你的真誠態度！
李彪　（接鎗在手，悲極，急極）這……這……
有田　（厲聲）怎樣？
李彪　他，他是我的結義的大哥，我，我不忍下手！
有田　（聲更厲）你敢違抗我的命令嗎？
李彪　機，機關長命令我別的事情，無，無論怎麼危險我都要服從，可是，他，他……我委實不忍下手！
（室外有人喊「報告」）
有田　進來！
□兵丙　（上，向有田行軍禮）報告機關長，敵人已經衝破我們的防線，請快準備！
有田　知道了。
□兵丙　（行軍禮，下。）
有田　（向李彪）快把他做掉！
李彪　我，我委實不忍下手！
方榮　李彪！請你趕快把我做掉，去討你的□□的歡心吧！總之，我們中華民族的志士是殺不完的！
有田　快把他做掉！
李彪　（被迫把鎗口向着方榮，手顫身抖，面容悲慘，情不自禁地把鎗丟在地下，抱住方榮痛哭）大哥！大哥！我們，我們今天一同死掉吧！（言已放聲大哭）
有田　（看見李彪把鎗丟在地下，擬趨前拾起）
倩倩　（被感動抽出短鎗向有田厲聲喝住）不要動！
李彪　（看見倩倩翻臉，也拾起丟在地下的短鎗向着僞兵們，）把兩手抬高！
有田　（突遭意外打擊，兩手抬高，駭怕異常）蘇，蘇女士！你瘋了嗎？
倩倩　我一點也沒有發瘋！我三年來做你的玩物，做你的工具，自告勇敢幫

同你們來殘殺自己的同胞，那才是發瘋！我眞是慚愧，我一個大學畢業的智識階級，反不如他們「目不識丁」的綠林強盜，可恨我三年來的迷夢，到今天才覺醒過來！□□，我老實警告你：我們英明的華胄，遲早總有覺醒的一天，絕對不會永遠中你們的毒計來自相殘殺的！

□兵們 （被感動高呼）是的！我們中國人不殺自己的同胞！

有田 （且叫且進）倩倩，倩倩，你瘋了嗎？

倩倩 （看有田迫近，開鎗把他擊倒）

全體 （高喊）中華民國萬歲！

（屋外鎗聲劇烈，人聲喧嘩，幕落）

一九四一，一，六吳勉於菲律濱宿務。

商務印書館出版

大時代文藝叢書

王亞平：**紅薔薇**（詩） 1册 定價 .50元

「紅薔薇」是一首歌頌一個擔任鋤奸工作的少女的英勇故事的長詩。此外，本集還收有十二首詩，正如作者所說，都是「用生命換取血寫的詩篇」。

高蘭：**朗誦詩集**（詩） 1册 定價 .50元

此集包含「縫衣曲」「新中國的空軍」等朗詩凡二十一首，都是歌頌我神聖抗戰的作品，情緒熱烈，音節鏗鏘，能將軍民戰鬪意志一一傳達出來。

曹禺：**蛻變**（劇本） 1册 定價1.00元

這本四幕劇敘述抗戰初期有一個私立的醫院遷移到後方，全院人員初到時，情緒激昂，工作緊張，日久即習於懈怠苟且，嗣經政府澈底改組，風氣一變，工作效率激增，救活了無數傷兵。劇本的主題在表現抗戰中「蛻」舊「變」新的新氣象，而作者特別指出風氣轉變的關鍵在確立合理的行政制度。

老舍：**殘霧**（劇本） 1册 定價 .60元

構成這一本四幕劇的人物，有舉動穩重而意志動搖的官僚，有專事逢迎的僚屬，有貌美而年青的女間諜，還有難民、文化人、摩登小姐、有點思想而不深刻的青年……等等。時間是在抗戰初期。故事是敘述交織於這許多人物之間的許多不快意的活動，好像黎明前存留下來的一些殘霧。

周文：**救亡者**（中篇小說） 1册 定價 .60元

本書描寫抗戰中後方的各種救亡份子，其中有空話家，有投機者，也有埋頭苦幹的人物。這些人物都在一個場合的前後出現，他們有矛盾，但統一在抗戰之下；有陰影，但更多的是在艱苦中的成長。

李輝英：**火花**（短篇小說） 1册 定價1.00元

作者籍居吉林，身遭九一八亡省亡家之痛，在戰區實地工作達二十月之久，因就親身所經，親眼所見，寫成短篇小說十四篇，集爲本集。凡所描寫，均係我軍民爲民族爭解放、爲國家爭生存而抗戰之諸般實況。

羅烽：**橫渡**（短篇小說） 1册 定價 .90元

集中包含「橫渡」及其他短篇小說共十五篇，所有題材差不多全是抗戰期中各式各樣人物抗拒強暴的動人的故事，地域多在東三省及華北一帶。

田濤：**大別山荒僻的一角**（短篇小說） 1册 定價 .60元

「大別山荒僻的一角」一篇敘述大別山一個老農夫的故事；其餘八個短篇都是描寫我抗戰勇士的光榮戰績和戰地人民的困苦狀況的。

ENGLISH WEEKLY

英語週刊

新409—412號［要目］

Rubber's Man-Made Rivals
To Save Democracy in China
Future of Writing in a World at War
The Romance of Queen Victoria and Prince Albert
The Betrayal of Nobel
The U. S. Fleet
Should America Police the Pacific?
Sweeping Changes in France
Canada
Voyage in the Wilderness
Conjugation of Regular and Irregular Verbs

每册港幣.08 全年50册4.00

國內郵費每册.02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中國工程師學會發行

工程 十三卷第六號

沈怡：中國工業化之幾個基本問題
陳廣沅：雙缸機車衡重之研究
王之卓：航空測量實體製圖儀有系統誤差之影響於天空三角鎖
呂鳳章：沿異展覆流分佈計算之另一方法
王敬立：鋼筋混凝土預力樑之設計
王敬立：長方形截面鋼筋混凝土連續預力樑
顧敬心：抗戰期內如何製造硝酸
應家豪：亞爾項愛一預勵振機改用電子管之報告

▲每三月一册零售港幣四角 歡迎預定
▲國內郵費每册港幣六分

商務印書館香港分館經售

東方雜誌

第三十八卷第六號

總第六八一號（新第二〇三號）

民國三十年三月十六日初版

不許轉載

編輯發行人 鄭允恭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香港分廠 香港英皇道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香港分館 香港皇后大道中

分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分支館 重慶 成都 嘉定 長沙 衡陽 邵陽 貴陽 常德 梧州 桂林 柳州 昆明 開平 肇慶 梅縣 韶關 金華 鄞縣 恩施 萬縣 贛縣 福州 西安 蘭州 南鄭 南陽 廬江 新加坡 澳門 廣州灣

投稿簡章

（一）本誌各欄均歡迎投稿投寄之稿請繕寫清楚（勿用鉛筆或紅墨水書寫）並加標點符號能依本誌行格書寫者尤佳

（二）投寄譯稿請附原書如原書不便寄來則請詳示原書名稱作者姓名出版年月及地址

（三）投稿如附插圖說明請用黑墨繪成（藍紅等色不能製版）

（四）投稿人請開列詳細姓名住址以便通信

（五）投寄之稿登載與否不能豫先奉復原稿亦不能寄還但滿五千字之長篇經投稿人豫先聲明並附還稿郵票者如未揭載可以退還

（六）對於投寄之稿本社有酌量增刪之權

（七）投稿經揭載後由本社酌奉現金報酬不預先函商如投稿人欲預定數目者亦可於寄稿時聲明

（八）投稿酬資概由本社按照來稿地址寄奉投稿人於文稿登出一月後如尚未收到酬資請即來函查詢但以登出後六個月爲限逾限本社不再負責

（九）除與本社有特別約定者外投寄之稿一經揭載其著作權完全歸本社所有不得再在他處發表

（十）投稿請郵寄香港英皇道商務印書館東方雜誌社勿寄編者個人並勿在稿內夾入他項信件重要之稿並請掛號郵寄以免遺失

東方雜誌社敬訂

定價表

每半月一冊 全年二十四冊

每月一日十六日發行

訂購辦法	零售	預定全年
冊數	一	廿四
價目（港幣）	一角五分	三元六角
郵費（港幣） 國內及本港澳門	四分	九角六分
郵費（港幣） 國外	二角	四元八角

廣告價目表

等第 地位	全面	$\frac{1}{2}$面	$\frac{1}{4}$面
普通 正文內	三十元	十八元	十元
優等 前後封面之裏面	四十元	廿五元	
特等 底封面之外面	五十元		

（1）刊費概照港幣十足計算，連登二期以上者九折。

（2）廣告版口全面以寬五吋又二分之一，高八吋爲度。

（3）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

（4）欲知詳細情形，請致函香港英皇道本館總管理處駐港辦事處或通電話（電話二四七六六）接洽。

定閱諸君如有詢問事件或更改住址通信時務將（一）定單號數（二）定戶姓名（三）在何處定（四）原寄何處四項詳細開明寄香港英皇道商務印書館方可遵辦實緣定戶太多簿冊繁重非此四項無從檢查特先聲明

中華郵政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一一三〇號
中宣會登記證中字第七四號
中宣會免書證免字第五號

商務印書館出版

特價新書　民國30年2,3月份發售

律照定價加五成後八折發售

右列特價業已折實

			(特價·元)	(截止期)
現代歐洲社會經濟史(世界文化史叢書)	Renard 等著 宋衡之譯	1冊	3.60	30年6月1日
戰時經濟問題續集	中國經濟學社編	1冊	4.20	6月8日
貨幣與銀行	楊端六著	1冊	3.00	7月8日
英文中國年鑑 第五回 1940—1941	董顯光 桂中樞 …	1冊	30.00	6月15日
中國的政治改進(文史叢書)	王慧憑著	1冊	1.68	7月1日
中國軍制史 上冊	黃聖叔著	1冊	1.80	7月8日
抗戰第一年	王叔明編	2冊	4.20	7月22日
比較法律哲學(漢譯世界名著)	Miraglia 著 徐百齊等譯	3冊	3.60	6月22日
中國音韻學研究 (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委員會編譯委員會特刊)	高本漢著 趙元任等譯	1冊	24.00	6月15日
袖珍德華小字典	魏華鵲編	1冊	3.00	7月1日
中華民國三十年天文年曆 附本年日全食帶中國徑路圖	陳遵嬀編	1冊	9.60	7月22日
霍奈二氏代數學習題詳解	姚元基等編	4冊	各3.00	7月1日
高級有機化學	Perkin 等著 譚勤餘等譯	1冊	3.60	6月22日
生理學實驗(大學叢書)	蔡翹,吳襄著	1冊	4.20	7月29日
長生論(漢譯世界名著)	Metchnikoff著 余小宋譯	1冊	1.44	6月8日
實用配伍禁忌	Ruddiman著 金理文譯	1冊	3.60	7月22日
中國政府會計(立信會計叢書)	吳鼒編著	1冊	3.60	6月8日
木刻版畫概論	鄭中鐵著	1冊	1.20	7月8日
日出(英譯本)	曹禺原著 何永佶英譯	1冊	3.00	6月15日
種族與歷史(世界文化史叢書)	Pittard 著 董希白譯	2冊	5.40	7月15日
秦始皇帝傳	馬元材編著	2冊	2.40	5月25日
耶穌傳(漢譯世界名著)	Renan 著 雷白韋譯	1冊	1.44	7月15日